

81783

五月的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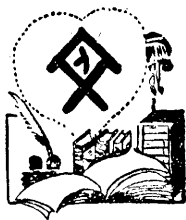
—— 集 體 創 作 ——



收藏

YING LIBRARY
 上海
 圖書館
 SHANGHAI

代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鴻英圖書館

登記 74440
書碼 862.3/278
到期 35/12/26
價格 \$.80
備註



74440

安延的月五

——作創體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151B



售代約特

社版出活生書讀

280882

五月的延安

實價國幣八角

編輯者

發行者

代售處

五月的延安編輯委員會
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
協會「抗戰文藝」工作團

讀書生活出版社

重慶武庫街一〇〇號
桂林桂西路十七號
成都祠堂街三十三號
貴陽中華南路五十七號
昆明華山南路九十一號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三九年五月初版

外埠酌加郵費

目錄

前記.....編輯委員會(一一四)

一 五月的紀念日

「五一」在延安.....一青(一)

一個在鄉村裏舉行的紀念會.....靜溪(五)

活躍的「五四」.....集體創作 蕭偉執筆(八)

「五卅」在大雨中.....家為(一一)

趕路.....華山(一四)

二 五月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

我們怎樣紀念「五一」.....辛衛(一九)

生活在五月的熱流裏.....元留(二一)

抗大第四期的開學典禮.....呂志澄(二三)

五月的抗大的一日.....次萍(三一)

偉大的工作日.....沙凡(三三)

夜哨.....凌旺(三五)

運木頭.....邱承烈（四〇）

開闢自己的課堂.....野馬（四一）

夜襲.....集體創作 魏榮章執筆（四三）

我們是在戰鬥中學習的.....集體創作（四六）

五月詩草（五首）.....王穎（五七）

三 五月的陝北公學

陝公的新發展.....蓬麥哲（六四）

一天.....余修（六六）

行軍之夜.....張實秋（六九）

「五九」的月夜.....余志平（七三）

偉大的同情.....齊語（七六）

在「五卅」工人晚會上.....星田（七九）

五月鱗爪.....狂波（八二）

四 五月的魯迅藝術學院

藝術工作者的生活.....莫耶（八六）

月色燈光下的人羣.....姚子璐（九〇）

一天的生活.....翟定一（九二）

五 五月的魯迅小學

- 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記……………白遐福（九六）
 延安市少先隊的檢閱……………薛國甫（九七）
 「五卅」在延安……………余建明（九八）

六 五月的工人

- 我們怎樣紀念了自己的節日……………小清（一〇〇）
 工會改選大會……………李廣源（一〇八）
 我們的生活報告……………吳克真（一〇九）
 明天當早班……………金鈴（一一一）
 煉焦……………林中（一一三）
 是工廠也是學校……………集體創作 顧光執筆（一一五）
 新地……………劉亞洛（一二〇）
 宣傳生活的一日……………范萍（一二五）

七 五月的女自衛軍

- 狂風暴雨中的女自衛軍……………楓葉（一二八）
 解放了的婦女……………丁亘（一三二）
 急雨中的民族女兒……………趙鋒（一三五）

女自衛軍在陝公……………洪荒（一四〇）

八 五月的人物素描

毛主席在「五四」晚會上……………魏榮章（一四六）

林師長……………長谷川作 雷 加譯（一四七）

郭布家……………齊 語（一四九）

理髮匠……………李念乙（一五二）

九 五月的一般動態

清涼山今天不清涼……………張季純（一五九）

一個歡欣的娛樂會……………何琪之（一六四）

早上，我們走進工場……………茵 林（一六七）

初到邊區醫院……………徐 馳（一七一）

散文二篇……………楚 橋（一七三）

世界語初級講習班開課的一天……………辛 敏（一七五）

上俄文初級講習班的一天……………敏 英（一七八）

我們決不背烏龜……………汪 明（一七八）

準備過「五卅」……………平 民（一八〇）

一個文書的報告……………澤 如（一八二）

前記

五月是激刺革命情緒的月份，延安是發動抗戰力量的中心，五月的延安的生活，該是多麼熱鬧緊張，豐富，活潑的呵！五月在延安的情形，該是爲多少人所想知道的呵！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有鑒於此，決定動員延安的寫作者，分工描寫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的各方面的生活，集成『五月的延安』一書。故首先於四月二十八日，發出如下的徵稿啓事：

『五月來了，在五月裏面，有着多少可紀念的日子：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那是世界上整個的革命浪潮，特別是中國民族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留下的脚印。在今年五月裏，我們已經對惡貫盈滿的日本強盜進行了十個月的偉大的全面抗戰，而且獲得了許多新的勝利。我們將以從來未有的興奮情緒來迎接這抗戰史上的第一個五月。我們更盼望五月的鮮花，將是人類中間被壓迫者翻身的信號！』

『爲了紀念這五月，現在我們發起一個集體創作：「五月的延安——最有意義的一天。」我們要求延安每一個角落裏的羣衆都來參加這創作的的工作。我們希望能夠借着羣衆的千萬雙眼睛，把延安的一切生活情形，工作情形，以及各種各樣的情況，生動的反映出來。

『在五月裏，從一日——三十一日中間隨便你選擇一天，只要你覺得這一天是最有意義的都可以寫下來。片段的也好，整個的記錄也可以，內容也不拘定。不論是學校生活，軍隊生活，工農商人的生活，工作生活，婚姻戀愛，抗戰動員，領袖印像，只要是能夠反映延安生活的一點一滴的特徵的圖畫，都是我們所需要的。』

『我們相信——這一個有意義的紀念方法是垂遠的永久的。在那中間充滿艱苦也好，充滿困難也好，但是那是真實的活生生的東西，也正是我們抗戰史詩的第一頁。』

「徵稿截止是六月五日，並準備現金薄酬，酬勞寫稿的同志們，希望大家以突擊的精神，熱烈的來參加這一個工作，來共同努力完成這一個工作！」

次復於五月十日，由編輯委員會在新中華報副刊「邊區文化」上提出關於寫作的兩項注意：

「第一，我們反映延安的生活，應該是愈深刻愈好，愈詳細愈好。因此，我們覺得，在描寫各紀念日的集會的大體的情形，反映各學校各機關各部隊各團體……的一般生活之外，更需要個人的某一片段特殊的生活的記敘。

「第二，我們所需要反映的，不僅是能夠執筆寫作的人們的自己的生活，我們希望多面地普遍地來描寫五月的延安。延安的工人，農民，商人，士兵，婦女，兒童，以及一切雜務人員如「小鬼」之類，都有和別的地域的同類人們相異的生活。但是這些人們，多半是沒有寫作的能力，因此，我們希望我們的寫作者，能分別去訪問這些人們，請他們口述自己的生活，而代他們記錄下來。」

在延安，一切工作的動員，都是很迅速的，但寫作的動員，則向來很慢。原因是在延安的人們，莫不工作繁忙，很少寫作的工夫，就是各校的學生，也是一天到晚忙於學習，無暇撰著校內牆報所需的稿件以外的作品。因此，「五月的延安」的稿件，到了預定的集稿期——六月五日的時候，集中到編輯委員會的，還是很少。然而這個題目實在太動人了，作者們到底不忍放棄它，所以過了六月五日以後，直至七月初頭，許多的稿件紛紛陸續而至，終於積有三百五十餘篇。

在這三百五十餘篇作品中，編輯委員會一再精選，最後選定了五十五篇，凡十五萬言，作為本書的內容。在這五十五篇之外，佳作尚多，但或取材重複，或於題不符，所以只好割愛。然而我們因此發見延安的優秀的作者，實在是很多的。

所選定的五十五篇，也並不能算是盡善盡美，個別篇章的技術上，還是有着不少缺點的，尤其是就全書而論，我們覺得它實不曾普遍地反映了五月的延安。實際所有的無數寶貴的事象，尚未被寫入在本書。

編輯委員會最初所預期的成績，實遠在現狀之上。

然而，現有的五十五篇作品，畢竟已反映了五月的延安的比較重要的各方面。讀了這些，讀者就會得了解整個的延安了。由久居延安，深入生活的作者寫了出來的這些作品，縱使個別篇章的技術上不免尚有若干缺點，但其內容，比起以前有些外來的新聞記者的浮光掠影的描寫來，無論如何是真實得多，正確得多了，所以我們以為本書在確能增進讀者對於延安的了解這一點上，是具有空前的價值的。

此外，關於本書還有幾項很重要的事實，我們要在此提起一下：

第一，這次為「五月的延安」撰稿的，並無一個著名的「作家」。入選的五十多位和未入選的三百餘位作者，都是向來「無名」的。但雖然「無名」，而作品却決不遜色多少。在延安，有名的老作家並非沒有，而且有着不少，但這回的工作，竟全體由新作家來完成，我們覺得這實在是一種可愛的現象。大批的新作家的一出時頭，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新文藝運動的幸事。不過這樣的事，自然是在延安的制度之下才能發生的。

第二，在本書所包含的五十五篇作品中，我們認為最優秀的，要算幾位工人同志所寫的幾篇。這事情證明了中國將來新文藝的支柱，不一定是大學文科畢業的作家。工人作家的發展，是有無限的前途的。

第三，本書中的幾篇集體創作，是特別值得注意的。生活的集體性，工作的集體性，在延安最為發達，所以集體寫作運動，也有很大的發展。我們從本書中可以看出，真正的集體創作的確具有着個人的創作所不能有的許多優點。

第四，魯迅小學的小同志們的投稿，是使我們最快慰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值得讀者予以注意的事情。他們的幾篇作品技術自然是幼稚的，但是我們看出這些小同志們的意識範圍思想能力，是如何的與別處的小學生不同。

由於編者的別的工作的繁重和印刷的困難，本書的出版，離開五月已經很久了。但我們相信本書對於讀者，決不會給予明日黃花之感。因為其中所寫的事實，大部分是延安經常所有的事實。對於生活在落後地方的人們，則簡直將長期地使覺得是從未聞見的新事實。革命的五月，革命的延安，是決不會速朽的呵！

編輯委員會

(附記)

本書的編輯委員會，是由文協聘請（以姓氏筆畫爲序）艾思奇，林山，柯仲平，柳青，徐懋庸，徐雉，張季純，高敏夫，諸同志組織的。

五月的紀念日

『五一』在延安

是下午的兩點多了，霧還像昨夜初起時一樣濃重，籠罩着山，籠罩着水，籠罩着整個延安城。

我們的隊伍經過了南門而達到會場時，到會的人還不多，先到的只不過是陝北公學，馬列研究院，邊區黨校和八路軍的部隊與軍政機關代表等，可是隔不了多久，魯迅藝術研究院，魯迅小學，邊區小學，有九連之衆的民衆自衛軍，四中隊的少年先鋒隊，邊區婦女半日學校，延安師範，和各業工會合作社，文化界救亡協會等都來了，還有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及其他來賓也迎着我們的拍掌和歡呼，踏着莊嚴的步伐走進了會場，他們揮舞着鮮明的旗幟，執着使人憧憬到古代英雄的古代武器——長矛和背着黑壓壓的步槍，整齊地迅速地整理着隊伍。

會場的周圍更擠擁着設有隊伍的民衆，好奇的眼光觀望着會場裏的一切，一些化裝表演的宣傳隊立刻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出色的歌唱和表演，把他們的注意力都集中起來了。

在民衆前面矗立起莊嚴而熱烈的講演台，它披纏着雪白的粗布，襯着鮮紅的布條。兩旁展開了魯迅藝術學院製的布畫，牠們有力地，具體地告訴民衆在日本強盜的侵略下我們應怎樣抗戰，我們應怎樣爭取自己的解放與自由；裏面，正中懸着國共兩黨的黨旗，兩旁分掛着列甯，斯大林，孫中山和蔣委員長的肖像；角落裏散放着幾張方凳；簷前的中國國旗迎着微風和五色紙裁成的三角旗一道在飄着。

歌唱在隊伍裏爆發了，每一個歌唱者用力地把被壓迫民族的呼聲傳到天邊。

魯迅小學的一位小英雄在羣衆面前出現了，他指揮着他的隊伍在唱歌，雖然只不過十二三歲的孩子，可是指揮手法的靈活純熟，是多麼地使人興奮和驚訝！只要他指揮的手一放下，羣衆們便熱烈地拍着歡迎的掌了。

「歡迎小同志指揮我們唱歌！」全場的隊伍裏轟發出了這一聲懇摯的請求，於是，有着蘋果臉，穿着黃色制服的小軀體給大會的主持者親熱地拉上了主席台上，他扭捏地推辭着，然後向羣衆行了一個舉手禮，和了一和音，喊一聲「預備唱！」我們便跟着他起落落着的手唱出了保衛邊區的歌。蒐集新聞材料的記者一點也不肯放鬆，緊緊地把他的姿勢收入了鏡頭。歌聲一止，他便笑嘻嘻地走下台。

羣衆裏傳過來邊區總工會發出的爲紀念「五一」發起一分錢募捐運動宣言，拿到手裏，隊長們對着同學們朗讀着。

一聲哨子，坐在地上的我們立刻站起，是開會的時候了，開會的程序給羣衆通過以後，便一項項地進行着。

雄壯的國際歌在呂驥同志的指揮下開始了。接着大會的主席團也推選出來了，我們再坐下時，就聽主席宣佈大會的意義：

「五一勞動紀念日，是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檢閱自己力量的節日，這偉大的紀念日，距現在已經四十九年了，四十九年以來每到今天，全世界無產階級都停止了工作，舉行大的集會，遊行示威，反對資本家壓迫剝削工人階級。

「它是由一八八六年美國勞動者開始的，他們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度，後來各國勞動者都依着第二國際的決議在一八九〇年起一致起來參加這「三八」制的運動，歐戰開始，這運動會受愛國主義所中斷，可是到第三國際成立它又復活了……」

電影攝製者的手正執着機柄在急速地搖，八路軍滕參謀長繼續出現了：

「五一節在延安今天是第二次被紀念着，第一次紀念的時候，統一戰綫還未形成，而今天却不同了，顯然地，這一次紀念會是更多一重的意義，它意味着國共永久的團結合作，對抗戰的勝利是有絕對的把握的……」

「當世界各國正繼續進行「八小時」運動時，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已勝利地實行六點鐘工作了，每星期還只工作六天……」

「在每年的今日，莫斯科有着三百萬以上的工人在舉行這一紀念會，所有紅軍，所有保衛和平的武器都參加着檢閱着……」

「在紀念今天這一個節日時，我們要看到全世界工人階級在這一中、日戰爭中已經給了中國以很大的同情援助，特別是無產階級的國家蘇聯，對於中國的抗戰已經在精神上物質上給了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們更要努力去鞏固被壓迫民族與無產階級的聯合，來反對帝國主義法西斯的侵略勢力……」

照例地，當演講者有力量的詞句鑽入羣衆腦筋的深處時，一陣陣「拍！」「拍！」的掌聲便響個不歇，把講演者的說話隔斷了一會才得再繼續。而當他的話到了一個段落，旁邊的同志便急疾地高呼着明確的有力量的口號，於是羣衆也轟雷似的和了起來，高舉起拳頭。羣衆的熱烈的口號使演講者更有勁，你看滕同志的聲調便因此而沙啞了，然而，這算得什麼呢，革命的戰士是可以犧牲一切的！

「久仰的延安給我盼望到了，這裏的青年都是優秀的，甚至於小孩子……爲着中華民族的解放自由與幸福，國共兩黨永遠地團結合作是我所極盼望的……」

「紀念五一，我們要鞏固和擴大統一陣綫！」

「紀念五一，我們要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到底！」

「擁護國民黨擁護共產黨！」

一聲聲羣衆的呼聲透澈了雲霄，一位波蘭的來賓接着出現，他說着流利的英國語：

「……我代表全波蘭的人民希望着，希望明年的今天，就是全中國獨立自由的一天，也就是世界和平永遠鞏固的一天！」他在結束時這樣地祝頌着，人們也這樣希望着，他們把這希望寄托在最後一次的拍掌聲中。

這時，西斜的太陽由重霧裏隱約地透出了慈祥的臉，人們也感覺到暖和。

大會的宣言由成仿吾同志宣讀着，人們側耳在聽，讀完了都無異議地通過了。

「起立！」主席台上發下來一聲命令，全體羣衆都立了起來，彼此的屁股都覺得有點麻木。熱烈的呼聲又起了。

「紀念五一，要開展邊區抗戰動員的突擊運動！」

「紀念五一，擁護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

「全國工人運動統一起來！」

「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擁護無產階級的堡壘——共產黨！」

「工人階級應站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前綫！」

「肅清漢奸托匪！」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

人們一致地叫着叫着，聲音震動了山谷，一些帽子從人們的頭上飛了起來又落下去。

「保衛邊區，保衛邊區，邊區是咱們抗日的根據地，如今已到抗戰的最前綫……」雄壯的歌聲隨隊伍的移動轟發着，萬多人的長蛇陣漸漸向着市街，躲在屋子裏的人都被這些歌聲和口號號召出來了，在滾起的塵埃中眯着眼睛，他們頭上的屋簷下密密地懸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牠們趁着風溫柔地互吻着。

這時，濃霧已經散盡，太陽也躲在西山後邊了。

抗五大隊廿二隊呂志澄草

一個在鄉村里舉行的紀念會

(一)

是五月三日。在距延安二十里的兩河口附近的一個小鄉村裏，佈置着一個簡單的會場，紅綠色的標語，貼滿了會場的內外，講演和演劇兩用的台子，更裝飾得非常素潔美麗。

集合的號音，在高坡上響了。

從那距會場約有三里之遙的河壩上，有一大隊受過檢閱的自衛軍和少先隊，開始向會場蠕動而來，飄揚的各色旗幟，和那反着光的戈矛相映，確乎別有一種風趣。

長蛇似的隊伍，走進了會場，恰巧台上的話匣子吐出：「大家努力，一齊作戰！大家努力，一齊作戰！」的歌聲，他們一面驚奇着那「怪物」的號召，一面緊握着刀矛，黝黑的面孔上，現出分外興奮的神氣。

會場裏擠滿了武裝的羣衆，大家坐在地上，戈矛大刀直豎在他們的前面，小鬼頭背負的短刀，一致斜向右側。

「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會場。

台上的歌聲，吸引着他們的注意，他們鴉雀無聲地坐在會場裏，嚴肅，緊張，威武的氣氛，籠罩着整個的

(二)

「同志們！我們開會了。」

小個子的指揮者宣佈開會，接着提出主席團的名單，經羣衆雷鳴似的一聲「贊成」之後，三個全武裝的人物，被掌聲送上了講演台。

「照開會程序，唱「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主席之一的大漢子，站在台前發命令。

「向前走，別退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羣衆湧起了堅決的聲音的巨流，他們的歌聲，雖然不很整齊，但「同胞被屠殺，土地被強佔，我們再也不能忍受」的呼聲，却是男女老少共同的怒吼。「拿起我刀槍，舉起我鋤頭」。「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守」的怒嘯，却是萬衆一心的抱負。「拿我們的血和肉，去拚掉敵人的頭」却是大衆堅不可摧的決心。這些，都是他們絕端一致的地方！

(三)

「同志們！在現階段的抗戰中，我們今天開會來紀念偉大的革命的五月，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的……」

主席團裏那個大塊頭開始報告了。

「這一月裏，有五個紀念日——「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和「五卅」都和日寇有密切的關係，有些還記上了我們的血賬。從去年「七七」事件以後，我們開始作着總的清算，討還我們的血

債洗雪我們的奇恥……」

有力的講演，被雷動的掌聲截斷。一會之後，高昂的語聲，又響澈了整個的會場。

「同志們！我們知道：『精神團結，共赴國難』的諾言實際上開始，就是自衛抗戰的最後勝利的開始！現在，地無分前方與後方，人無分男女與老幼，都猛烈地燃着神聖的民族抗戰的烈火，成爲我國發展之障礙的內部對立和內戰，事實上早已停止了。各民族各黨派各軍隊和各界民衆，都一致地團結起來，站在捍衛祖國的崗位上了。今後，我們要做到『中國的人民，一齊起來救中國』。我們更要努力做到政府成爲民衆的政府，民衆成爲政府的民衆，軍隊是民衆的武力，民衆是軍隊的後盾。這樣進行持久戰，終會把日寇趕出中國去，而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我們要堅持這種作法，腳踏實地做去，那末，才不枉自紀念這個戰鬥的五月！」

激昂慷慨的講演，引着羣衆凝神靜氣地傾聽。這時的空氣，緊張，嚴肅；羣衆的情緒，高漲，奮發。他在掌聲中結束了他的報告。

「鞏固國共兩黨親密合作！」

「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綫！」

「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

「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羣衆自動的呼聲，響澈了雲霄。

(四)

還有兩人報告目前抗戰的形勢和後方民衆的任務，他們都異常興奮地聆聽着。蒸人的烈日，不能使他們畏縮帶沙的狂風，不能使他們逃避。甚至飢腸的轆轤，都不能使他們困倦，他們真是堅強結實的鐵漢。

民族解放的鬥士！

報告之後，接着就是游藝。首先，「秋陽」在簡單的舞台上出現了。雖然佈景燈光效果化妝等都整腳得簡直可以說沒有，但他們却做了它底熱心的觀眾。

後來還有些雜耍的節目，直到夕陽快要西下的時候，紀念會才結束，他們肩上荷着戈矛，口頭哼着歌曲，分頭地各自回到自己的村子裏去。

他們似乎是「妙手空空」地回去，但我想，他們總有些新東西，帶給他們的家人，親友和鄰居作禮物！

靜溪五月四日的晚上在文協

活躍的「五四」

天透了一綫曙色，黑暗爬到地下，朝陽像害羞的少女紅潤着雙頰，忸怩地從美麗的山那邊，暈紅的天空裏，露出她的半個身來，我想，要是地球的人都向她投了一個微笑，也許她羞得縮回頭去。

晨風不斷地吹，帶來夜底殘留的涼意。大家都披上了大棉衣。一位綽號叫「手榴彈」的戲劇組的同志，從院子的那邊走過來，本來他身子够肥的，特別他今天在大棉衣外還罩上一件單衫，情形十分像如來座前羅漢菩薩。走過來他就同我們的組長囉嗦要這兒，要那兒，組長同志給他一頂破了的大禮帽和幾件化裝用的服裝。他拿起帽子使勁地往頭上一擲，滑稽的動作和滑稽的表情，引得同學們都笑起來，回答他一聲「蠢」的敬禮。

用過早飯，大家到南門外去演習「班進攻」。隊伍通過南街時，紅綠色的標語，到處在牆壁上電桿上吸引着人的視線。「紀念五四，要繼承五四給予我們的任務」「紀念五四要……」正處在大時代的革命的浪潮中，這標語逼使青年們從記憶裏回味着數十年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於是熱忱不可

遏抑地奔放出來了！尤其是昨天參加宣傳組寫標語的同志們，他們更深切的感受到。歌聲從一個人開始，電一般的速度，大家都唱起來了！「前進……中國的青年……」

鑼聲在另一個街的抹角處響和着，有節奏地把音波送過來，歌唱得更雄壯了！

人們聚集在鑼聲響處的周遭，當隊伍通過那裏，遠遠看到我們戲劇組的同志在那兒表演他昨天所排編的劇本。手榴彈同志正在大顯身手，早上從我們組長同志那裏拿去的破大禮帽，半偏着戴在頭上。嘴上畫了八字仁丹鬚，精神抖擻地，引起了觀衆們的情緒的緊張。

宣傳組的同志們在街的那一邊吸收着幾十個羣衆，繪聲繪形地，講得十分動聽。「全邊區民衆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羣衆們熱忱的溢流，也跟着講演者高喊了！

歌聲，口號聲……震盪了周遭的空氣。民族的自尊心和正義感在每個人心中沸騰着，革命的火花，將爆發成爲摧毀黑暗的巨燄。

晚上，抗大的民先隊召集了紀念「五四」的青年晚會，參加的有抗大，陝公，魯迅藝院，魯迅小學，陝北自衛軍。

會還沒有開，稀疏的口令和步伐聲，似乎並不會打破了空氣的沈寂。魯迅藝術學院很英勇地投下一個爆炸彈，「起來，同胞們……起來和鬼子們拚」情形馬下緊張了！會場的東角上首先響應起來，像一支高漲的潮，在會場裏汹涌澎湃。最後將冲毀暴力者的堡壘。

主席宣布開會了！第一個講演者是李富春先生，中等的個子，在煤氣燈光掩映下，顯得特別莊嚴。

「……五四運動，不是偶然產生的，是有他的歷史根源做依據的，五四以前，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都正在進行着對中國的掠奪……」

「……日本帝國主義者找到大戰這個機會，加緊地向中國侵略，使中國迅速地走上殖民地的道路。」

……所以五四是以反對日帝國主義者發動起來的……今天來紀念五四，要集中我們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沈重而悲壯的辭句，像炸藥一般，在每個人心裏爆發起來。

接着是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安關青訓班主任馮文彬先生講演。正在他吐出鄭重的句子的時候，毛澤東先生從會場的西角走來了！大家以一種極高興的情緒注視他的來到，掌聲不期然地響了起來！這是邊區每次集會時，對於領袖所表示的最高敬意。

青救會的同志結束了講演。「現在歡迎毛主席講演，」主席在台上報告這麼一句大家所企望的語言，又是一陣掌聲，似乎比先一次還要響亮。

「……我們的中國，是一個老中國，舊的不合時宜的中國，我們要把他變為新的現代的中國。

「新中國是沒有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沒有封建軍閥的榨取，是一個獨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國，我們要有偉大的熱忱，為實現新中國而鬥爭。

「今天到會的青年們要把握住最高的理想，最進步的理想，而且要怎樣去完成這理想，實現這理想。理想沒有完成，我們決不放鬆，決不停留我們的工作。

「……我們要到農民中去，到工人中去，組織羣衆，發動羣衆，拿羣衆的力量去反對去粉碎日本帝國主義。」

這每一句每一句作為青年們思想行動的指標的良箴，深刻地在青年們的腦子裏浮上一層濃厚的印象。

大家很沈靜地注意地把精神集中在毛澤東先生的身上，雖然陰冷的風，浸襲着我們的肌骨，然而這一切已被忘記了！

熱烈的掌聲中，毛先生的講演結束了！人們以極婉戀的眼光注視着，一直到他走出了講演台。

以後是陝北公學的化裝表演，雖然燈光那麼黯淡，劇台是那麼殘敗，十足表現着普羅式的風格。但是活的生動的血肉所組織的劇情，却吸住了觀衆們的每一顆心，每一視綫的集注。

當義勇軍認識了漢奸的挑撥，一個義勇軍的首領誠懇地向戰士們申述他的錯誤，百感交集地流出淚來。

這種十分逼真的反映了當前的血的教訓，深深地打動了台下人的心懷，淚在每個人的眼眶裏打滾。最後他們不可壓抑地高呼：「……團結起來，打倒漢奸走狗……」

接着是抗大魯迅藝術學院……出演。他們都靈活地，機敏地把抗戰中可歌可泣的史實，革命的英勇犧牲故事，通過了幾個人的藝術手腕，向人們暴露出來。不時在會場裏掀起了羣衆們熱忱的浪濤，奔放地洋溢地泛濫着。

風依然在響，深意越來越濃了！會散，我們跟着隊伍回來，在途上，我們不時的在腦子裏展開了這不可忘記的一幕。

第一隊第六組集體創作蕭偉執筆

「五卅」在大雨中

(一)

幾天以來，大家忙着準備參加今年「五卅」的盛大紀念會——「延安民衆紀念「五卅」武裝保衛邊區大會」大會籌備會發出的通知，早一日已經分發到延安市各機關，學校團體了——五卅上午八時起爲體育運動比賽，下午二時起爲延安市自衛軍總檢閱，三時起爲紀念大會，遊行示威，晚上各處舉行紀念晚會……

但是「老天不作美」，偏偏下起雨來。一直從清早天還未亮時就開頭。

南門外的大操場上，照例先一日在中央豎起了一個方方的司令台。會場與司令台上的佈置與裝飾，正待當日清早去完成——但是幾個負責佈置的同志，終於呆立在對山山麓下的石窰門前，遙望着天空，會場與小小的司令台，儘被大雨淋漓沖洗，感到束手無策。

這樣大的雨，不停地盡往下落，有時還帶着雷電的霹靂聲，這實是延安今年從春到夏以來第一次呢！上午的時間很快的溜過了，似乎天空有點兒在「開光」的樣子，大家懷着希望——「天快晴了吧，下午的大會還可以繼續舉行的！」

中飯已經過去，照例這時候，大家都得準備着出發了。但是，天却連一點放晴的徵兆都沒有，滴滴的雨點，又繼續在延河的水面上畫起了圈，開會的希望，也正像水圈兒似的，跟着延水東流了！

再等也是多餘，抗敵後援會的主任（也是大會籌備會的主任）終於下了最後的決定——延期舉行的通知，跟着電話通知單，立刻傳給各機關團體去了！

雨，還是繼續不斷地下着——似乎更大一點了！

（二）

「隊伍來了——是自衛軍！」勤務小同志披着一件棉襖代雨衣，站在窰洞前的小坪台上，驚異地尖聲叫着。

真的，長長的一列人車，有四五千，在大雨淋漓下，沿着城東的牆脚，蜿蜒地向大操場前進。這是延安縣的自衛軍，是延市四鄉的羣衆武裝部隊，離城有幾十里地，他們却冒着大雨趕來參加今天的檢閱大會！

「我主張今天的大會一定要開！」一個同志很興奮地喊出。

「真的，他們這樣熱誠，冒着大雨趕來這裏，就讓他們沒有參加大會空空地回去嗎？」有人和聲着說，

還帶一點憤慨的樣子。

屋子裏的人們都跑出外邊來瞧熱鬧了。站在大雨的土坪台上，遠望着齊整而莊嚴的隊列，魚貫入會場，排列到司令台前。

每個自衛軍帶着他自己的武裝——梭矛與大刀。梭矛上的紅色「線子」被雨水粘成了一團，已經不如新時的紅潤而美麗了。雨水浸透了每個人的服裝，赤裸着兩足，直挺地站在水中，是那樣的嚴肅，有神！

保安司令部的負責同志，抗敵後援會的主任都到場了。司令台的布幔，經着風雨的吹打，已經零亂不齊，改變了原來的樣子。

「今天下着這樣大雨，你們冒雨按時趕到這裏，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就要大家團結一致，民衆自己武裝起來，不怕一切困難，不怕一切危險犧牲，幫助政府抗日，爭取最後的勝利……」司令台上的首長在開始講話了。

接着，自衛軍表演開始了——在大雨淋淋下，一隊又一隊，揮大刀，刺梭矛，是那樣的靈活，齊整，有力，並不下於正規的武裝部隊。

繼續在大雨中，「先鋒」，「英勇」的紅綢獎旗分授給優勝者了！

「紀念「五卅」全邊區人民團結起來！」

「紀念「五卅」要檢閱全邊區武裝抗戰力量！」

「保衛邊區，保衛西北，保衛全中國！」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幾千個人高呼着一個聲音，幾千個人結成了一條心。慢慢地，隊伍又變成了長長的一列人車，開始向城裏進發——喊着熱烈的口號遊行。

大衆的吼聲，依舊盤旋在大操場的高空，四圍的山谷被振盪着發出回聲，伴着淋漓的大雨，混和成一種有力的交響。

家爲「五卅」十三週紀念于延安

趕路

——「五一」在延安道上

「讓我們再睡一刻吧？」

「不，就祇差今天一天了！」

經過一夜的風沙，幾天來在西北旅途上的人們，更加顯得疲倦了。在院子裏，我們來回地拖着無力的脚步，或者把身子倒在滿是黃土的背包上。

天是昏黃的，黑色的山峯一層層地重疊包圍着這個山野中的古城。太陽在這些山峯後面，隱隱地透出一塊灰色的微光。沒有光明，沒有路，眼前的一切好像夜來一場惡夢，把這一羣陌生者帶到什麼可怕的地方，空虛開始壓到每個疲倦的心坎上。

「隊長，」一個同志用哀求的聲調說：「歇歇一兩天再走吧，我的腿再也走不動了。」

太息着，眼光沉了下來望着自己那兩條微顫的泥腿，在草鞋和山路的摩擦中，腳板的水泡從一個增加到兩個，三個，四個……現在又變成枚銅元似的一大塊了……

「但是，同志，忍耐些吧！過了今天你總可以好好地休息了。」

是的，快要到延安啦！延安，向來所企望着的延安，寄托着新生和希望的延安，幾天來在山路中一天天

接近着的延安……我們經過千丈的大溝，我們涉過五道急流，我們忍受着初夏的太陽和西北的風沙，而現在牠離開我們不過祇八九十里路了。

「休息一天不是一樣？」

「不，今天是『五一』我們要趕到延安去參加勞動節！」

一個響亮的集體的回答把他那軟弱的聲音壓了下去。在「五一」這個光輝的名字招引底下，旅客們突然又抖起精神來。

小學前面的廣場上，搭着一個小小的戲台，小學生們開始興奮地佈置着會場，紅綠的紙條貼滿了每一個牆角，每一根柱子和每塊板壁。他們的口裏不時在哼着些勞動的歌聲。現在延安該也是這樣地爲着世界勞動羣衆的節日而忙碌着吧，不，牠該是比這裏更忙碌，更熱烈，在忙碌和熱烈中緊張地慶祝着勞動節吧。

「恐怕來不及了，現在已經九點鐘哩！」

「這段路很好走，加點油吧，爲了參加延安底『五一』！」

吃過了自己燒的飯，我們大隊的先遣隊便背上背包，向着爲黃沙所吞蝕了的遠方走去，向着放射着「五一」的光芒的延安走去。

「你不覺得太快嗎？」

「不，祇稍爲有點痛，但是還可以再快一點……」

一朵閃光的微笑在她的臉上開放了，胸膛驕傲而興奮地挺着，微微地顫動着，大家在輕輕地喘着氣，在混着黃沙的晨霧中，我們底回憶和想像透過這層厚厚的渾濁，回到過去的上海和快要看到的延安——在上海，東洋和西洋的大肚皮重重地壓在我們的頭上，在上海巡捕的皮靴尖頭發着亮光，向我們兇惡地繚笑；在上海，我們在鐵甲車和槍尖下紀念着「五一」勞動節……

渾黃的天不知什麼時候澄清了，雖然還未看見太陽，往延安的大道却無邊地向前方伸展。在路旁的村莊裏，不時走出來一隊隊的鄉民來，撐着「自衛軍」的紅旗，拿着標梭和長矛，他們也要去參加「五一」吧？不錯，在紅紅綠綠的小旗上我們看見閃着光芒的名字——「五一」！

「同志，我有點餓了！」

「對啦，大半天沒吃東西啦！」

我們在一棵樹下歇了下來，試試摸索袋中是否還有吃的東西，但是連一個硬饅頭也沒有了。今早上早餐已經是最後的一餐啦！三塊錢，從安吳堡走到延安，還要給生病的同志雇驢子……——「管他呢，到延安再說吧！」

前面來了幾個武裝同志，衣服和面孔的顏色顯示着他們經過了怎樣堅苦的戰鬥，對於他們，從前錢的歸來，我們是表示着怎樣的敬意啊！

「同志，你們是從那裏來的？」

「我們從山西回來，預備到後方帶領新兵去——你們呢？」

「我們預備到延安去。」

「延安啊，今天熱鬧極了，快啦，還有四十里！」

四十里，我們跳起來了！祇要再過幾個鐘頭就可以到達希望的延安，參加「五一」偉大的紀念節了！

路在山中盤旋着，向着傾斜的頂上，我們並不覺得包裹的沉重和雙腿的酸痛，我們唱着「五一」紀念歌，我們忘記了飢餓和疲勞不停地向着前方邁進。

一輛汽車嗥叫着爬了上來，上面載着一羣穿綠色制服的乘客，他們也是上延安去的嗎？我們試試向他們招手表示我們的親愛和歡迎，意外地他們也向我們招手了，其中一個伸出幾個手指來，向我們說道：「歡迎上來，四位！」

汽車並沒有停，我們伸手給他們，把身子一踴，便離開了向後飛跑的地面，升到車裏去了。

他們是從上海來的新四軍的同志，預備到延安去受訓，而現在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要趕到延安去參加「五一」勞動節。

這是多未興奮的啊！一個個跳動着的心頭，在高速度的飛奔向前面跑着，而這輛半舊的大汽車，似乎也覺得參加「五一」是光榮的事情似的，在不很平坦的公路上嗥叫着，奔跑着，掙開地面崎嶇的絆纏，恨不得馬上跑到延安！

「嗚嗚嗚嗚趕快啊！……」

汽車可笑地在叫着，人們瘋狂似地笑着唱着，不時捲起來的塵沙，撲到一些來不及閉攏的口中去……公路在飛奔，山岳在飛奔，樹木在飛奔，喜悅的心坎在飛奔，世界上一切東西都這樣地爲着「五一」而飛奔……

「加油！加油！」不知誰在路旁的牆壁上用白粉這樣寫着，來不及看旁邊那行小字是什麼，汽車已經飛跑到前面了，我們開始到了平地。

「看！寶塔！」誰指着不遠的前方山頭的尖端。

「到啦！快到啦！」

一陣歡呼從車中震了起來，汽車更加急速地飛奔了，在平地上瘋狂地顛跳着，嗥叫着，天真地把車廂中的乘客穉氣地倒來倒去，和這一羣青年人鬧着善意的玩笑。

邊區的田野，邊區的心臟，我們逼近了延安了，在城門外的廣場上，旗子和槍矛的紅纓在廣大的羣衆的中間閃動着，千萬的人在講台前結成一個鐵的集體，當我們快要從他們的旁邊閃過去的時候，一個宏亮的巨雷的呼聲從那裏迸了出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在巨雷的爆響中，在鐵的集體的移動中，在鮮明的旗幟飄盪中，在保育着勝利的信心和力量中，我忘記了自己，我在自我的忘却中來到延安。

華山

五月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

我們怎樣紀念「五一」

雖然已經是暮春天氣，但在北國，一點也感不到太陽的威力，只在正午的時候，你會覺得微微的春暖，但是早晨在操場上，冷風刺了你的肌膚，你真不能相信已經快到初夏了。然而這裏是「大陸氣候」，轉瞬間便是五月了。

五月是紅的，它被無數的先驅者的熱血渲染着，尤其是五月的頭一天。

在寬廣的原野，在密集的會場，從這一羣富有熱力而活潑的人羣中，隨時你都可以聽到「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的歌聲。

不錯，誰也不會否認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我們抗大的教職員，學生和什務人員。除了參加「五一」的紀念大會和宣傳，還用自己的勞動。

「同學們！爲了紀念勞動節，爲了慰勞咱們學校的什務人員，有一部分同學提議在「五一」那一天，走到廚房裏去燒飯，使天天辛辛苦苦的伙夫同志，在「五一」節好好的休息一天，好嗎？」一陣狂熱的贊成的掌聲。

誰願意落後！大家熱烈的要求參加這一次的燒飯工作。

在「五一」底前夜，熄燈號吹過了，倒在坑上終不能入睡，感到一些悶熱。爲什麼會失眠？因爲太興奮了。

腦子裏老是想著到廚房去怎樣動手幹。燒飯雖然是很平凡的一件事，可是有人却覺得很有興趣，興奮到睡不着覺呢。

三點鐘便爬起來，叫醒了同伴，大夥兒往廚房跑。人們常常會相信自己是萬能的，當你坐在辦公室，俱樂部或是教室中，高談什麼理論的時候，誰會想到一件平凡的工作——燒飯——會有了這樣困難。

但是，你一走進廚房，困難便發生了：米該放多少，水該放多少？火力的大小等等，你要解決這些問題，就不能不請教伙夫同志了。

兩位較老的伙夫同志，被我們的談話聲鬧醒了。他們下坑來幫忙。我們把他們攔住，只要求他們指揮。大家聽著老伙夫同志的指揮，非常高興的分工忙碌的幹著。終於飯燒熟了，大家的臉上現出愉快的勝利的微笑。

吃飯時，每一個人都覺得今天的飯特別好吃，因為是吃著自己的勞力。飯後，工作依然熱烈的，緊張的進行着。洗碗呀，砍柴呀，挑水呀……

我們還分一部份人對伙夫同志進行教育工作——唱歌，講故事，把「五一」的意義告訴他們。伙夫同志真可愛，他們的坦白的，率直的態度，會使每一個都和他們接近起來。

兩個人抬着二隻水桶到河裏去打水，一方面感到好玩，同時也感到自己的偉大。

水打好了，沿着河岸走上來。同我們一道打水的還有兩個年紀青的小同志，但他們是一人一担，和我們對比起来，實在強得多了。

「看，兩個人抬一擔！」小同志望著我們笑。

這使我們臉紅了。

「一個人來吧！」放下水桶，兩人同時這樣說着。

一擔水放在肩上，背有點駝了，腳也飄飄然起來。但是咬緊了牙關，終於把水挑到廚房。放下担子感到全身輕鬆，臉上又浮起勝利的微笑。

我們整整一天在廚房中工作着。

生活在五月的熱流裏

前次的信裏，不是告訴過你嗎？四月的延安還是枯燥的，寶貴的綠色還埋葬在地裏。但，似乎是歡迎戰鬥的解放的五月吧？禿山上綠草像禿頭頂上長出淺髮似的佈滿着，枯樹枝也披上了綠衣。我總有些脫不掉文人的氣質，心理由於綠色的營養，生出喜悅之苗，而五月這個不平凡的時日，又令我興奮着。

「五一」那一天，這個勞動者高舉鬥爭旗幟的節日，想來全國都是熱烈慶祝吧？因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全世界勞動人民的解放是有密切聯系的。這一天我們爲了給學校什務人員休息一天，讓他們明白這天對於他們的意義和慰勞他們，我們自己燒飯給同學們吃。

親愛的，你能够想像得出同學們對於燒飯擔水等事的熱烈情形嗎？當管理伙食的同學徵求臨時炊事員的時候，大家搶着去，都帶着光輝的興奮的神色，但是，小小的廚房那裏容得下幾十個炊事員，於是跑得快的同學們搶着了工作，其餘都快快地回來，像有無限的歉意。

臨時炊事員們整天愉快地担水，砍柴，洗米，切菜……全沒有一點疲勞的樣子，炊事員同志在一邊微笑地看着，充任着指導者。一個同學手裏刺進了一根柴刺，坐在地上揉着，冒出細粒的鮮血。

「我來幫你砍！」炊事員同志說。

「不，不，該你們休息呢！這不要緊的！」

我們在今隊的總動員之下，募來些錢。兩個代表抱着抄本，鉛筆（平常我們要教他們識字或報告時，事）手巾，牙粉等物去慰勞他們，十二個炊事員同志列成一行來接收慰勞品，代表用誠懇的親愛的語調，解釋「五一」的意義，並勉勵他們工作和學習。

一個熱烈的羣衆大會在南門外舉行，慶祝的標語滿街貼着，橫在天空的紅布在春風裏飄動，披上金色的陽光特別耀目。每家低矮的門戶前，青天白日旗和紅色斧頭鐮刀旗交相輝映，象徵着國共兩黨的親密團結。

會場裏擁動着各色各樣的人，雜色衣服的自衛軍肩着紅纓梭標進來，人們用熱情的注視來歡迎他們，這羣落後的武裝，像蘊藏着無限的力量似的。「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紅幟出現，嘩啦嘩啦的掌聲表示了無限的敬意。救亡歌的大合唱，怒潮似的巨吼，捲擁在飄動着各色旗幟的低空裏……

人羣變成一條巨龍，擺動在延安的街道上，當先頭已經由南門達到北門的時候，場裏還鵠立着不少的羣衆，交雜的口號和歌聲，洪水般的淹沒了整個延安城，這是抗戰力量的檢閱。

爲了紀念「五一」學校放假三天。

「五四」「五七」「五九」這些鬥爭的恥辱的日子，在我的室外廣場上，開了兩個紀念晚會。

親愛的，形式的紀念「五四」這是不夠的，我們提出用突擊精神來紀念它。我們的兄弟隊（第二隊）向我們挑戰了，用戰鬥的突擊競賽來提早完成教育計劃，推動學習和工作的進展。

我們還舉行政治軍事的測驗，親愛的，這不同於一般學校的試驗。祇有集團的成績，要是某一隊某一班個人成績很好，集體成績惡劣，那算是失敗，因爲學校要求的是同學們平衡發展，程度高的同學，應該幫助程度低的，集體成績低，就表示出幫助工作的不夠。在測驗的時候，紀律非常之好，什麼「夾帶」「傳遞」

全沒有，這種紀律是建築在自覺的基礎上的。我們這一隊成績還好，政治測驗為全校之冠。但我們不因此而自驕，還要向前突擊，完成學習的任務。

為準備測驗，我們開了一個極有興味的軍事政治問答晚會。救亡室先預備好一些紙條，寫着軍事政治問題和娛樂節目，以班為單位，同學們圍坐在救亡室裏。有十二班，每次發下六張紙條。一個人唱歌，一張紙條就開始在二班之間傳遞，歌停，誰得着紙條，誰就得解答問題，以兩分鐘為限。若有得着娛樂節目，上面寫着「學驢叫」就得學，「學小腳女人走路」就得走。活潑裏帶着嚴肅，把娛樂與學習熔成一爐了。幾十張紙條傳完以後，由政治和軍事教員，把問題總結一次，批評回答的優劣。

.....

現在五月快完了，人們的活力一天天增加着，太陽也一天天增加威力，預計着將要到來的大陸酷熱，會以難得克制的偉大精神去戰勝這自然加於我們新的困難吧！同樣，也將以這種精神出去戰勝日寇。

元留五月二十三日於「抗大」

抗大第四期的開學典禮

呂志澄

(時間：一九三八·五·廿四·)

一 會場裏

「誰不知道：

抗大是青年的煉鐵爐，
牠，煉出殺敵的槍，

鍛出滅敵的刀。

誰不知道：

抗大是時代青年的保姆，

她養出了英勇的兒女，

去戰場上死拚強盜，

為保衛中華民族的國土。

誰不知道：

抗大是勞動者的先鋒，

他為着新社會的創造，

用進攻的身手，馬列的頭腦。

誰不知道：

抗大是堅強的連環弩，

他有刻苦奮鬥的精神，

那怕它的處境荒蕪。

啊！偉大的煉鐵爐，

昨日造成的刀槍已在大地滿佈；

啊！年青的保姆，

今天的兒女正嗷嗷待哺；

啊！勞動者的先鋒，

世界史上急待寫上你光榮的詩稿；

啊！堅強的連環弩，

未來的聲名崇高！

當記者的足剛踏進了會場時，一種崇高偉大的感覺，使我記起了日前寫的一首詩而無聲地念了出來，聽啊！如是雄壯的歌聲充滿了會場；看如是多的人類優秀者伴着興高彩烈的情緒把會場擠滿了。當歌聲不絕地轟發的時候，一個至多不過十六歲的女青年在他們的面前指揮。

同學們的行列是多麼整齊，從高的地方下望，他們便像印刷所裏字粒的排版。對稱地，他們有兩列戴着白草帽，這使我憶起南方池塘裏的風荷。

誰能否認他們生活的緊張呢？就在這開會前的一息空閒，也不肯輕輕放棄而研究看地理圖與理論的書籍，沉默地寫着文章與迅速地作着漫畫。

電影的攝製者托着他的工具從外面來了，隨着他的鏡頭我也轉移了我的視線，他先對着「紀念第四期開學」的橫額和兩旁的具有偉大正確意義的壁畫和標語活生生地描寫，然後又對着各級首長指導員與同學們的行列，以後便停下來等待着每個攝照的機會。

天氣是這麼晴朗，陽光照到人們的軀體上，引起了他們更豐富的生之欣躍，他們自己歌唱，也要求着別人唱，他們自己舞也要求着別人舞。

「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當別一隊的歌聲歇下來的時候，有一隊的同學們便緊跟着，一位同學很活躍的指揮，有節奏地拍起掌來，由慢而快，由疎而密，到了它進到了最密與最低的聲音時，又突然響亮地擊了三聲，乃戛然而止。於是指揮者急忙翻身鑽進隊伍裏去，避免着驚奇的目光。

在階前各隊的招待員忙着手招待首長和來賓們的茶烟，他們週圍活躍的情態只引起他們有時的凝視與歡欣。

倏然來了「起立」與「立正」的口令，隊伍發出騷動才又肅然，耳孔裏聽見一陣跑步與報告的聲音，人們都知道這是林校長來了。

緊繼着這嚴肅奏樂的號音在往復回轉，中華民國和抗大的旗幟在會場的正中慢慢升起，旁邊緊緊着四角的，無數用寫過字的五色紙裁成的小旗，趁着和風簌簌地飄舞，大概這就是表示它們的歡騰吧！

偉大的校旗是第一次在同學們眼中出現，所以集中於它的視線是無限地崇敬的，它的面目是這樣地莊嚴，它有表示着無限熱烈和政治路線的紅色的大篇幅，左角上一棵黃星，星裏是一位黑色的騎士，星上旁寫着黑色的字——團結緊張活潑嚴肅；中間刻着白色的兩個宋體字——抗大；下面是三條黃色的曲水波紋，這一切意義着——在沉着地奮鬥了十年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團結緊張活潑嚴肅光明的抗大經過不斷的努力，在今日已經像黃河之水一般地澎湃，震動了全世界了！

雄壯的校歌唱過後，隊伍又迅速地坐下來，階前鋪着紅毯的桌子旁出現了一位高身材的人物，他戴着眼鏡，穿着一身藍灰色的衣服，腰間勒着一條布帶，他便是中共領袖之一的康生先生，他年紀雖有點老，可是他最能保存年青人的活潑氣概的，他第一個講演這一次開會的意義，他流利的詞鋒，活潑的姿勢，把會場上全部注意力吸引着，把十多個攝影師一起吸在他的身旁，他手上夾着一枝香烟，每當羣衆拍掌的間隙，便抽上一口。

這時會場上是靜寂的，除了他的聲音只有鴉雀在空中歡呼。

旁坐者手錶的晰晰聲使我瞬了一下，時候在十點鐘左右。

熱烈地拍手與呼口號是講演者結束他的話以後必然的反應，康生先生便在這種情況下微笑地回到他的坐位了。

接着的是李富春先生的報告，他的詞句與姿態都是沉着的。

穿着黃色軍服的滕參謀長，有着雄壯的聲音和有力的拳頭，他的話常能適時引起羣衆劇烈的反應。太陽已漸升向天頂，屋簷下的陰影顯見得愈少了，聽講者的背上蘊蓄了很高的熱流，短時間的休息成爲必要，於是在滕參謀長演講之後來了一個五分鐘的休息。

在重復恢復會場的秩序時，記者變換了一個位置——在廚房側旁的一個土堆上，這裏伙夫同志正坐着忘懷地聽着演講，他們早已把飯造好了。

這時演講的是校長林彪將軍，他的體格並不與他的名字相符，並不是彪形大漢而是文質彬彬，他清亮的聲音隨着活潑的姿勢變化着，打到每個人的心坎。

太陽給雲遮蔽着，一種清涼之感使人更加靜穆。

副校長羅瑞卿先生的演詞是雄壯的，常常博得羣衆的掌聲，他有着高瘦的體格與響亮的聲音，由於他從前頰部的受傷，他講話很吃力，每句話都像在咬緊牙關，同時由於他說話的賣力，於是喝水成爲滋養他談話的泉源。

天氣在變了，當何思敬先生代表着教員講話的時候，太陽全隱蔽了，天黑下來，疾風在吹，沙塵在滾，稀疏的雨點在落，雷電在天邊怒吼，好像響應着演講者的大聲疾呼一樣。

會場的秩序依然一樣地在進行，學生代表一面吞着風沙，一面在講，代表着全體同學堅定地答覆，今

後在行動上答覆首長們今日的偉大指示！
散會的時候在下午一點多，隊伍像海潮一樣地退出了會場。

二 晚會

下午六點多，隊伍重集在會場裏，靜了半天的會場，這時又湧起了無限熱鬧。舞台早已預備好，它外面新懸起了許多同學們創造的各種龐大的紙燈。

天依然是晴朗，不過太陽顯然是沒有氣力的了；它懶洋洋地向西北角的高山沒落。

毛澤東先生早已到了，電影攝製者在等待他幫忙自己藝術品的完成。毛先生和他的同志們也並不厭煩地等待着鏡頭位置的變換。一表書生風度的他，用着適當的步調向着會場行進，他經過嚴肅的空氣走到桌旁後，隊伍立即坐在地下傾聽着他幽默的談風。

他幽默的談話風度常使人掛着笑臉的，他的聲調雖不高，然而會場裏特別甯靜的空氣已很適宜的了，他說話的姿態通常是又着手，有時把右手伸出去向胸前劃一個彎，或是向左一推又收回來，有時向右一招手或向上一托，有時左手向前一指又立即按在桌上，他最初說話的時候是慢慢的，漸漸流利得連綿不絕，直至在熱烈的掌聲中完結。

各方祝賀的電文被宣讀以後，一聲聲有力的明確的口號在羣衆裏轟發起來，拳頭緊握着高舉起，最後一頂頂的帽子在空中亂飛。

校歌領導着別的歌聲在會場上跳躍起來，組成了雄壯的交響樂。

煤氣燈光在前台幕後照耀起來，跟着游藝節目逐項地被展開。

主要的節目是戲劇，小節目有音樂，歌詠，魔術，跳舞和口技，它們間雜地在主要的節目前後出現了。

在這裏值得特別提起的是音樂裏的中西合奏，那是梵亞鈴，口琴和幾塊柳葉組成的，而主音却在柳葉的吹奏，首調的抑揚頓挫引起了人們如是憂怨的情緒，很容易使人想到在日寇的殘殺下，未亡者午夜

的幽幽哭泣！

跳舞一項裏的「母女之愛」和「農民舞」都很好，而它們在這裏是表現着特別意義的，不是嗎？這種人類之愛的純潔與熱烈已在她們一紅一白的衣服上顯示出來了。

「是聖母瑪利亞與小天使啊」旁邊的人這樣說，無論上空是否有着天堂，然而這句話已充分表示這一幕的價值了。不過我們並不是被壓迫者的幻想，幻想着只有天堂才有這樣的愛，只有聖母瑪利亞照遍人類的屬於虛無的慈光，而在現實世界的人間，這慈愛是更偉大的，這在馬列主義領導下的延安城裏緊張的創造工作，不是很明顯地表示着麼？在中華民族解放的鬥爭，它不是爲着，根據着與發揮着這個人類之愛麼？

在大城市裏的藝術是肉慾的引誘，幾會見着勞苦大眾的生活被顯現在藝術上？可是今晚在這偏僻的城市裏却發現這奇蹟——農民舞，農民的姿態在四位女青年的舞蹈裏被描劃着，直至籃裏革命的種子播散了又收穫。

戲劇一共四幕，有兩個話劇，一個歌劇和一幕活報。

第一幕的游擊隊還不錯，劇本是同學們自己編的，這描寫着一個富有者對目前抗戰的不關心，對游擊隊的誤解與憎恨，描述他保守性與頑固，直至漢奸的侮辱加在自己家人的身上才覺悟；對於游擊隊員的描寫是很緊張而有力的，當他被漢奸捕捉了而審問着游擊隊的情形時，他甯可受着種種的痛苦都不肯洩漏一點消息。

「我現在落到你們手裏就不想活，正如你們落在我游擊隊手裏就別想活一樣！」這句有節氣的話

是最受羣衆的掌聲歡迎的。「打倒漢奸！」「游擊隊快來吧！」台下的觀衆着急地叫了起來，雖然他們並沒有走上台去把漢奸打一頓的傻動，可是，我知道上面的這一句話他們必然地深深銘記的。

歌劇的題名是自由神，第一重布幕展開時是中日對壘的戰壕，兩對中日戰士相繼從自己的陣地出現而互相殺死，在出場與倒地的先後顯示着侵略者的殘酷與抗戰者的英勇。第二重布幕展開時，在許多共同踏着惡魔的中國武士之上，自由神高舉着中華民族的國旗，舞台上一致轟發出自由神之歌，各階級的民衆在自由神的面前走過，當歌聲收歇時他們又手執着融融的火炬從兩旁走出，當時這一有詩意的感動的偉大的場面，除了拍掌外，使人們深深地稱歎！

活報所描寫的是國際時事，名世界一日，它將歐亞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面目在這一剎那間活報出來。

這時，舞台已移到會場的中心，旗杆上紛插着世界和平陣綫國家的旗幟，羣衆已讓開東西南北的四條路了。

當鑼鼓敲起來的時候！在手執着火炬的民衆簇擁着的世界和平陣綫旗幟之下，斯大林從北方步上了舞台，他大聲堅決地號召着世界的愛好和平者，同時在鑼鼓的繼續震動聲中，從東南西三面各來了日意德這三個法西斯的惡魔，牠們各追逐着自己侵略的對象——中、阿、奧，可是牠們的背後却緊跟着手執火炬的廣大的勞苦大衆，在舞台上他們用舞蹈的姿勢追逐着，掙扎着，反抗着，吶喊着，而在和平陣綫與法西斯國內羣衆及被侵略者的內外夾攻之下，侵略者是敗亡了，得勝者在燦爛的火光中，舞蹈着奏着雄壯的凱歌，於是人們也就熱烈地拍着掌，驚疑表演者創造力的偉大！

據導演者事先的介紹，這原是山西的羊腳戲，他大胆地利用這舊形式配上新的材料，這雖然是舊瓶裝新酒，但酒味可並不差，這要大胆精密與靈活地去創造，結果是一定得出好的作品的！

在晚會結束後，我這樣無聲地對抗大的同學希望與祝頌着！

五月的抗大的一日

當我從落伍的南方的一個小城市中第一次來到了自由的延安，第一次吸到了自由的延安的自由的空氣的時候，我立刻感到它的美麗，它的偉大。它的美麗當然並不像杭州西湖那種大地底嬌養女兒樣文弱的外表的美麗；同樣，它的偉大當然也並不像美國之因為有摩天樓而被一般世人所豔羨着的那種偉大。

它活潑健康，它緊張嚴肅。

五月二十四日，我參加了我們抗大的第四期開學典禮。上午，暴日的烈炎吮噬着我們的熱汗。

會場的佈置是非凡簡單的，非凡簡單的一個大露天會場。四角交叉着掛了三角旗，交叉點上飄揚着我們的國旗與我們的校旗。演台頂橫着一幅白布，寫着『紀念第四期開學』。大概說來，只此而已。然而數千學員精神的活潑健康，整個會場空氣的緊張嚴肅，我相信是勝過了佔有優勢的物質設備的某種大會千千萬萬倍的。

那天到會的，除我們抗大的林校長羅副校長及其他全體首長及我們數千學員等等外，尚有很多中共中央的負責人，堅決的執行着偉大的革命任務的英雄。

典禮尚未正式開始舉行前，我們發出了巨大的雄壯的吼聲——我們的歌聲。它填實了會場的每個孔隙，它使我興奮得幾乎流下淚來。我相信這是我們大中華民族每個國民久久抑制心中的吼聲，歌聲。每個青年的熱血，在火樣燃燒了吧！就憑着這熱血，中華民族是亡不了的。

接着，各位來賓各位首長給了我們許多許多比甚麼都寶貴萬分的禮物，寶貴的教訓，寶貴的指示。這寶貴的每一個字，我將永遠不能忘去，我們數千同學將永遠不能忘去。

儘管暴日盡它最瘋狂的烈炎曝曬在我們的會場，曝曬在我們的頭上，然而我們的熱血勝過了它萬倍，我們怕它嗎？我們將因此躲到壁角落裏去嗎？不，決不，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它在我們的面前屈膝了。下午，它終於不得不躲進雲層裏去了。

晚六時，我們偉大的革命領袖，領導我們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我們的毛主席，在數千同學衷心的熱烈的歡迎中勉勵了我們，期待了我們。他希望我們加緊學習，學習後到前綫去。是的，我們到前綫去。我們將沿此前進，在民族革命途中，盡我們「抗日的幹部」的責任，到流完最後的一滴血為止。

我們以此報答我們的領袖。

在南方時，我讀過了他的革命論著，在此地我得到了他的切實教誨。我第一次看到了我們的領袖，我感到說不出的快慰與欣幸。

晚八時，遊藝開始，在這兒，充分表現了我們同學堅強的革命意識與精密的組織能力。最使人感動的，是最後的一個節目，內容的大意是：「法西斯蒂強盜的侵略陣綫雖然一再企圖包圍我們社會主義的祖國蘇聯，企圖將一切弱小民族及勞動階級打進地獄去，而結果恰恰相反，它自身終究不能不被我們英勇的偉大領袖斯達林同志所領導的和平陣綫所消滅，把它送入了地獄。」當勝利的羣衆高唱國際歌時，我們的看客的掌聲嚮激了雲霄。

就在這樣興奮的情緒中，我們的大會結束了。

在南方，我沒有參加過這樣使人感動的集會。當然，在南方，這樣使人感動的集會在過去是不可能產

生的。

偉大的工作日

次萍

搬家的日子到來了。這真是一針濃厚的嗎啡，我們迎接它，我們活躍，我們愉快，工作！有工作才有青年的生命底跳動！

早上，我們集合在後院裏，我們要理解，這不光是人的集中，而又是精神的集中，力的集中。我們底隊長，他鼓勵我們，他這時的確是一位幹練的精神上的工程師。「怕不怕？」他大聲地眼睛充滿着光輝地叫着。「不怕！」一百二十個堅決的簡短音響應着他！

一剎那，這難道不是一剎那嗎！我們把一切都搬空了，這一座熱鬧的屋子，一下子就只騰下了寂靜與空虛。在城外，在到陝北公學的途中開始了極有節奏的熙攘。

站在清涼山底斜崗上望下看，同學們彎曲着背，背着箱子和龐大的被包，一對一對地用樹幹扛着桌子，板凳之類的傢俱，成羣結隊地在渡河，這行列，像是長征時代的偉大的紅軍的輜重隊。這中間，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學生」，他們粗野地歌舞，像是「鐵流」中毀滅了哥薩克騎兵隊的人民，他們么喝着，完全是都市中底搬運夫。

雄壯的歌聲在輕淺的延水上面波動着，西北的五月風沙撲着這深蒙灰塵的隊伍。

我們來到這新的地方了。它是荒涼，簡陋，好像是經過了流匪破壞的屋子，但我們有的是血和熱，有的是創造力，我們要從這裏製作出一座「無產階級底皇宮」！

我們開始工作，搬草挖土，修補破壞的地方和整理舖蓋，一剎那，依然是一剎那，一切都閃電快地完

成。有一部份同學拉上了毛巾跳到河裏洗澡去了。

我們底隊長帶着滿身的塵土，和另外一個同志扛着一個笨重的火油箱似的東西，進廚房裏去；他是我們工作和思想上的指導者，但今天他却是一個有着老兵風度的伙伕。

黃昏的時候，我們幾個同志到南門外去拖背新的板凳。其他的同學們却開始打掃着，總動員地打掃着。這集體勞動的一天，何其迅速地過去了，晚會要開始。

在殘暴的鞭笞底下，勞動者們的休息只是抑鬱，詛咒，甚至痛哭。那休息正是檢查自己底創傷的時分。然而我們呢？我們在放下這煩重的工作的時候，便檢查自己底勝利的工作成績了，自發的勞動的結果推動着我們展開了輕鬆的愉快的晚會。

我們在自己「墾荒」下來的新地上，來慶祝我們底工作，來進行我們的娛樂，真是有意義極了！我們底隊長，在發狂的掌聲中出現和隱蔽，這種鼓舞是一點也不含諛媚和「義務主義」的氣味的。

「……我早上會鼓勵你們，煽動你們，我恐怕不能如我們底計劃來完成應該完成的工作，但是，我的估計失敗了！事實上，工作進行底速度和完成，都出乎意料之外……」

我們知道，隊長底估計並沒有失敗，相反的我們這整天的工作，都證明隊長底鼓勵和煽動，是有着如何偉大的「同志愛」。他在早上向我們說的話：「……諸位同志一定能够很快地完成這種工作并不感覺到困難，而且將會全無怨言……」這些話也同樣在工作中證實了它的「正確性」。

娛樂在活潑的空氣中進行着，副隊長，指導員，也說了很多有意義的話，我們沒有火，西北的晴亮的夜色，籠罩着我們底集會，在微暗中，在星光下，每一個人底臉上都異常興奮地微笑着，戰鬥的血與力，就是在這毫無壓迫的微笑底下呢。

夜哨

「同志，起來吧，該你站崗的時候了！」

我在黑暗中穿好了衣服，兩隻眼睛不大自在，好像裏面有什麼東西，在那裏故意的摩擦着。

同志們的鼻息聲彷彿競賽似的，一個比一個高，一個比一個大，有時在他們的嘴裏唱出日裏所學習的歌子。

北斗星在黑色的清涼山上放着冷光，一陣陣的小風吹在我的臉上，使得我的眼睛感到舒適，我酌量着大概是夜半了。

「誰？」一個尖銳短促而嚴肅的聲音。

「換班的！」我迎着他的聲音回答。

我把交班的槍接過以後，他很低聲的，鄭重的，謹慎而親切的告訴我：

「從北邊那個門起，至南面那座破牆止，是我們的守區，口令是××，清楚了嗎？」

「清楚了！」

我把槍背在肩膀上，來往的度着脚步，交班的回去了，但當他剛轉房角的時候，忽然回轉身來，細細的低聲的，說出下面的句子：

「那個門內，有一個自衛軍！」

「他在那裏幹什麼？」

「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在放哨。」

「唔！」

交班的回去了，這裏只剩下我自己，遠處的東西——房子，牆，樹木，土堆，都隱蔽在夜色裏，四週是那麼的靜，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左右循環的注視着我的守區，我憧憬着在前綫上那些英勇的鬥爭着的弟兄們，也許他們現在正在與敵人火拚，也許他們按着一定的計劃，打敗了敵人，正在檢收戰利品。我將我肩上的槍，不覺的用兩手緊緊的橫握着，我的眼光瞪得很大，感覺有幾個什麼黑的東西，很快的由道路的對面，跑了過來，漸漸的接近了我。

「誰？」

「……」

「口令！」

「……」

那東西沒有回答，一直的由我的面前跑過去，我拾起一塊石頭，恨恨的打在後面的東西上，那東西拚命的汪汪的叫了幾聲，而漸漸的很快的消失在遠方的夜色裏。

門洞裏有衣服的響聲和脚步聲，顯然的那聲音越來越大而越來越近的，向我這方面走來了。

「你們年青青的漢子，爲啥連幾條狗都看不清楚？」
在微弱的星光下，看出了他的灰色的鬍子，他很小心，咳嗽了幾聲，把他的腳移到了我的身邊。

「老同志，你這大年紀了，爲什麼也要加入自衛軍呢？」

「老同志，你說我年紀大了嗎？對的，我今年五十二歲了。我要加入自衛軍，他們不叫我加入，他們說：「老同志，你的年紀大了，你應當休息，你有兒子嗎？好，叫你的兒子出來，加入自衛軍，保衛我們的邊區，我們的延

安，我們的家鄉！」對的，我不加入了，可是我雖不能擔負別的工作，放放哨總是可以的。」老同志的話講得特別興奮，他很小心地咳嗽了幾聲。「年紀大了總是要咳嗽的，我有一個兒子，是泥水匠，一個孫兒今年十六歲了。在前方八路軍中打日本鬼子呢，我叫我的兒子加入了自衛軍，你說對嗎？如果我的年歲還青的時候，我一定要和我的孫兒一樣，加入八路軍！」他把那手中的紅槍，很猛烈的向外刺去，彷彿已經刺着了什麼東西，又馬上很迅速而熟練的拉了回來。「鬼子要真的來了，我們的紅槍可不容情，就這樣插進他們的肚皮。」

老同志把他的紅槍，抱在他的懷裏，很小心的咳嗽了幾聲，他的目光銳利的向四外看了一回，北斗星在閃着冷靜的光，它照耀着這陝北的大地，照耀着我們這個英勇的放哨的老同志的身上，他身上的皮大衣，並沒有掛上布的面，喳喳的隨着他的往來的脚步而發出響聲。

「在延安的自衛軍有多少人哪，你的兒子爲什麼不放哨呢？」我很想知道我們延安的民衆的武力準備的成績，我很低聲的親切的問他，希望他很快的能給我以滿意的答覆。

「這我可說不清，是凡延安府的年青的漢子，都是自衛軍，他們以爲一個人不加入自衛軍就好像不革命，不光彩，沒勇氣，像一個婆娘一樣。」他猶豫了一會，慢慢的答覆了我的問題，他四週的看了一回，很小的聲的又向我說：「就是知道也不應當說的，因爲這是要祕密的，同志，你不怪我吧？」

對於這位老同志，一位富於極高度革命熱情的，偉大中華民族的父親，我只有敬仰，這時我說不出用什麼話來回答他的反問，我用着最同意最親切的眼光望着他。

「老同志，您是對的，我不怪您，可是您看見過毛主席嗎？他在五四那天晚上，和我們定下了一個條約，在打日本鬼子的時候！我們誰也不許開小差的，開小差的不算好漢，算革命不徹底，您說對不對呢？」

「看見過他嗎？我還聽他對我們說過話呢，他說：『老百姓們起來呀，幫助八路軍打日本！』我們都很

喜歡他，我很愛聽他對我們說話，他說的話都有理，我們都很信他所說的話，「提起了毛主席，他很興奮的，而且話更特別的多，他說了許多關於毛主席的故事，那些故事雖然有些半真半假，但那裏都是充滿着對於一個羣衆領袖的尊敬與誠意的愛戴。最後，他的眼光發亮了，蒼老的面孔特別的顯出快樂的樣子。他這樣的問着我，他的論點轉到另一個人的身上，身居前方，統率軍隊的，最英勇最偉大的人民的領袖朱總司令的身上。

「您看見過朱總司令嗎？他真好，見着我們老百姓總是笑嘻嘻的，我們也對着他笑，好像我們很早很早就熟識的一樣，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發過脾氣，他給我們帶來了快樂，消除了一切的捐稅，咳，快一年了，朱總司令離開延安府快一年了。希望快一些把日本打走，那時朱總司令該回來了吧？真的，我們很願意看他那張愛笑的臉！」他望着東面，兩隻眼睛向那很遠的地方看去，彷彿朱總司令就在那邊似的，但是終於收回他往黑暗中望去的視線，很小的咳嗽了幾聲。

夜是很冷靜的，遠遠的，微微的，聽見在隔街上問口令的聲音，幾條狗往來的追逐着，有時它們互相的吠了幾聲而跑掉了。

延安，我已在這裏住了將近一年，它在我的心靈上，深深的打了一顆戳印，我曾在延水內洗過我的身體，我更每天的吸着這早晨的清新的空氣，在這偉大的五月，我會爲着那廣大的洪流所興奮，在這冷靜的夜色裏，我會爲着這位民族父親的誠摯的言詞而感動。我會想起我的年高的祖父和青年的哥哥，他們正處在敵人的鐵蹄下，呻吟着輾轉着，在最大的痛苦中過着他們奴隸的日子。偉大的時代啊，它會使他們變成英勇的抗日英雄，民族的驕手，正像這個年老的同志一樣。在長白山，在松花江，在這偉大的五月的夜裏，放哨與襲擊！

延安市爲了紀念這偉大的悲壯的五月，他們特別的着重自衛軍的訓練，在五一節的那天，遠距幾十

里路的城鄉自衛軍，都來到了延安，參加這富有全世界意義的五一勞動節。他們每個人都背着整齊的背包，邁着同一的步伐，紅色的槍纓在他們的頭上閃耀着，當他們進入會場的時候，人們以極高度的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他們，歡迎我們的廣大的民族的武力，自衛軍。

「五月三十日快要到了，自衛軍要在五卅檢閱競賽呢，他們天天早上出操刺槍，齊步走，在右轉和跑步，他們誰都很高興，誰都想爭第一，誰也不願落在別人的後面……」

我正在獨自幻想的時候，老同志這樣的話，刺到我的耳朵內，然而又忽然的停止了，用一種很嚴肅的，尖銳的短促而可怕的聲音，喊出下面的問話：

「誰口令！」

「×××！」

「同志，我的兒子回來啦，他查哨呢，和他回來的是換我的班的！」

他用手拍拍我的肩膀，我感覺到無限的安慰。他很快的回去了，遠遠的和另外來的一位自衛軍換班。夜是很冷靜的，一點聲音都沒有，北斗星在黑色的清涼山上發着光，接班的自衛軍很隱蔽的閃在那

座門洞裏。

×

×

×

×

×

當我躺在牀上的時候，同志們的鼻息聲一聲比一聲的高，一聲比一聲的大。在我的腦子裏，浮出毛主席的話：

「我們中國雖然有四萬萬五千萬人，但是因為沒有組織隊伍，所以感到沒有力量，如果我們要將這四萬萬五千萬人組成隊伍，那麼我們中華民族將成爲一種不可克服的力量……」

我期待着期待着五卅的到來，因爲在那天將有偉大的檢閱典禮，檢閱我們民族的力量，抗日的隊伍。

檢閱全延安市的青年自衛軍，來回答最瘋狂的，最殘暴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凌旺一九三八，五月，十六。於抗大二大隊

運木頭

——五·十三日抗大生活一斷片——

邱承烈

一綫曙光閃耀在我們窖洞的窗口了，我底早就睜開了的眼睛，更加清醒啦！昨夜同志們的熱烈鼓盪底情緒，在黎明前一瞬，又重新佔據了我底整個心靈，使我不能安靜地躺着，我「巴不得」馬上到了目的地，勝利地完成我們的任務！沒有屋子給我們做課堂，這的確是一個困難，我們得克服呀！昨夜同志們討論的結果，是願意去搬木頭。

「……三期同學替我們造下了這麼多的窖洞，他們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是偉大的，我們得學習他們呀！」

「……………」

「對呀！就去搬木頭吧，我們的這個勞動是有着歷史意義的，卅里路算得什麼？況且我們有了八百里長征的經驗呀……」

「……我們要坐飛機，要做模範，看誰拿的多……」

這個熱烈的討論，一直鬧到燦爛的月色全盤地籠罩着這山腰的全部時，纔興奮地結束了。五月的風，柔和地在這北國的原野，輕輕地拂盪，讓人們自由地呼吸着，是那樣地有力愉快！卅里鋪，很快地就達到了。

幾堆木料，被我們爭着拿光了。在溫和的陽光下，開始了我們的加了重負的歸途。

雖然負着那樣沉重的七長八短の木頭，但爲了完成最後任務，爲了爭取先鋒，誰也不願落伍，腳步盡量地加勁，保持着這大夥兒的行列，蜿蜒着，延水似的向那可愛的城堡進發。啊！我們的隊伍，是一條不可征服的鐵流啦！

『……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我們自己來擔承……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

一串串的歌聲，斷續地飄浮，光波似的激打着，使我們忘記了勞動的疲困。

中午，我們勝利地歸來了，在每一個年青的額面上，蕩漾着勝利的愉快的微笑。

——革命的五月於延水之濱抗大窯洞內

註：『八百里長征』——我們這一隊同學共一百廿餘人，都是打從安吳堡青訓班來的，由那兒到此共八百里，我們用去九天功夫完成這段路，書籍被盡以及一切用具都是自己負担，結果沒有一個掉隊。

開闢自己的課堂

我們抗大五大隊第一隊是孤獨地住在距延安城七里路的羅家坪的半山裏。在山下蜿蜒地流動着一條長河，這就是我們的天然游泳池。我們的宿舍佔遍了那些零散在山腰裏的密洞。至於我們的課堂呢，那更難得，就是山脚上的一間天然方洞。這個六面立方體，有五面是天然的石壁，另一面，則整個爲光綫和空氣的門戶。碧清的山泉，靜靜地躺在這間石洞的左側，在洞口又羅列着嵯峨的怪石。這座兼有山林泉石之勝的課堂，真可謂別具風格，爲任何大學所欲有而不能的。不過我們還感覺到有點美中不足，就是還嫌太低太小。我們一隊共百餘人，坐在裏面頗有不能容納之勢。且由坐的姿式變爲站的姿式時，一不小心，頭頂就要和『天花板』接吻，而產生出一個疙瘩來。所以每逢我們踏進這座天然的課堂，就覺得還需要及時開工，以擴大它的容量。誰知在今天的上午，我們就真的拿起鋼盔鐵鏟來了。

早飯後，隊長集合訓話：「今天上午講社會科學的郭同志，因病請假，那麼我們就利用這個時間自習。」大家都覺得悵然若失，因為郭同志確乎講的太動人了。隊長接着又說下去：「並且我們在這個時間，輪班開闢課堂，每班為二組，工作二十分鐘後換班。我們要拿出突擊的精神來工作，使我們的課室更加整齊寬大。那麼，等一下聽哨音，先由第一、第二兩組開始散隊！」一個非常熟練的舉手禮。

自從開闢山路，修理窖洞後，我們好久沒有什麼集體勞動了，現在又來一個開闢課堂，使我們覺到特別興奮，躍躍欲試。我在本隊裏，按次序恰是最末一組，須先自習後工作，這倒使我有點迫不及待。

兩點鐘後，值星隊長的小哨響了，「換班！」我們從屋裏跳出來，跑到我們的天然課室裏去，大家都爭先恐後的拿鏟拿鏟，只剩下幾個跑得慢一點的同志，在守着幾個預備裝碎石塊的籐筐，六把鏟和七把鏟開始飛舞起來，雄壯的動作，配合着雄壯的歌聲，乒乒乓乓震動了整個的小谷。我們這二十幾個「斯達哈諾夫」開始開闢自己的課堂。

「老徐，把鐵鏟讓給我，你的病剛好，不成！」守着籐筐等着拾石塊的老吳，一面說着，一面動手來奪鐵鏟。

「讓我挖出這塊石頭後就給你！」

Pai 一塊在鐵鏟下崩出來的小石子，飛到老吳的頭上，以打碎了他的眼鏡的餘威，又在他的耳邊造成了了一個小小的血泉。

「吳同志，你帶彩了；快快回去包紮！」正在用鐵鏟和石壁作鬥爭的小王驚叫起來。

「用不到，用不到，我還是繼續拾石頭，」老吳用手一抹，把血泉變成了一渠紅流。

Pala, Lai 短小精悍的劉同志在「天花板」上鏟下一大片石屑，博得采聲不少。賀大個子也不甘落後，在「地板」上掘出一大塊石頭，又 Gu-tu-tu 把它推到山澗裏去。

「只還有五分鐘了，同志們來個突擊！」值星隊長又在旁邊加油。這些「斯太哈諾夫」們，拿事實來答覆這個號召，鏟及籐筐運動的更加活躍了，「天花板」慢慢地高起來，「地板」也一層一層地低下去，同時三面石壁都不斷的向外開展着。每個礦夫都在流汗，都在氣喘。

「Guard! 值星隊長的哨子又叫起來。『時間到了，休息吧，同志們！』

野馬一九三八·六·三於五大隊一隊十二組

夜襲

集體創作魏榮章執筆

大地上捲着風沙，天空中懸着個一灣如眉的月亮。夜色是昏黃地，靜悄悄的宇宙沒有一點聲響，除了兩聲狗叫而外，只有那小溪的私語了。夜怪寂寞地披着灰紗，張開了兩翼，覆蓋着遼闊的西北。

在幾天前，爲了戰略的關係，爲了使那些笨豬似的所謂皇軍進入這個壘裏，爲了完成迂迴包圍的形勢，把這個西北的重鎮，養育着千千萬萬抗日幹部根據地的延安暫時放棄了。城內已成了個空城，所有的居民都遷了出去，給他來一個堅壁清野，四鄉到處蜂起了游擊隊，不斷的給予敵人嚴重的打擊。我們四面已完成了包圍的形勢，城內敵人的確已成了壘中之蠶了。我們這一連在今晚的任務就是要殲滅這些傢伙，使他們永遠不會再起到陝北來的念頭。

隊伍在極端靜肅中行進着，沒有一聲咳嗽，只有輕微的沙沙的脚步的響聲，前面隱隱約約的城壕已經在望了。每個人的心情突然緊張起來，隊伍停止在一個山嶺裏，目光照不到的陰影處。

「同志們！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離延安僅有一二里路的觀音橋！一個壓抑的低沉的聲音激蕩着沉寂的空氣，這是聽熟了的盧連長的聲音。忽然一個黑影從那邊跑了過來對連長報告了兩句又跑開了！

「城內的鬼子大概是已經入睡了，這正是我們襲擊的好機會。」是的，延安城內像死一般的靜寂，看樣子對我們這次猝然的襲擊是不會知道的。這是一個勝利的預兆，一陣喜悅在心頭一閃，但馬上又嚴肅的聽着盧連長的指示，因為這還不是該歡喜的時候。

「但是，同志們！要襲擊勝利，必須先奪取這個山頭！」他指着那黑黢黢的山頭，像個怪物似地立在那裏。

「據剛才偵察員的報告，山頭上大約有百十個敵人，這是不難消滅的。這山頭對延安是居高臨下，我們能奪取了它，延安內敵人就可以不戰自退。」他又有力的加了一句，「我們必須奪取它！」每個人都爲這幾句話所激動，特別是「同志們殺鬼子的機會到了！」是最令人興奮地。山頭上沒有一點火光，敵人大概都已睡下，這真是他們的末日到了。

一聲低低的命令發出後，這些猛虎似的一羣就一齊動作起來，第一排被派往山後，從這個山谷繞至後面火擊敵人，我們這二、三兩排，作正面的攻擊，順着小路向上爬去。慘悽悽的昏黃的月亮已浮游到中天，幾個黯淡的星星眯着眼睛，一道流星像條金色的鯉魚，拖着尾巴沉沒到無涯際的海裏。風已停止了它的呼嘯，像老頭子似的間或發出一兩聲氣喘。沒有一個人敢大聲的出氣，夜靜得差不多可以聽出脈管的跳動。極端的沉默預示着就要到來的廝殺，無言的悶熱是象徵着大風暴就要到來的。

在月夜之下，進攻的確是有點困難的，走路必須選擇陰影處，而在這個無林無樹的荒山上，陰影處是不大多的，爲了不暴露目標，爲了安全，那就只有採取最低的姿勢了，有時爬行，有時快跑，像貓樣地竄來竄去。像條長蛇蜿蜒匍行，每人背後的皮帶上都繫了一條白手巾。這是用作標誌的。隨着人的動作，那白手巾也飄飄地擺動起來。我想假使能够站在高山上，俯視這個昏月下的進攻，那將是一個偉大的奇蹟，一個驚心動魄的戰場。

我們二排由於人數較三排多，特等的射手又有幾個，於是就走在他們前面，然而山路是那樣的不好走啊！它是那樣的崎嶇，那樣的歪斜，那樣的陡險，路途上滿佈着尖硬的棘刺，這些可惡的東西躲在陰影處，專伺着機會，等候着人的到來，以滿足它吸血的慾望。斑斑的鮮血洒在土灰色的小路上，在慘淡的月光下，呈露出異樣的顏色。這是光榮的血迹，永不可磨滅的血印。咬着牙，忍着痛，準備着更多的流血，忍受更難忍的痛苦。

頂前面的幾個偵察員的一個，突然退縮到排長的面前，低聲的報告敵人已經發現了我們，而且正在準備抵抗了。果然，嗒嗒……的機槍聲在山頭響了起來，一陣烟塵在前面瀾漫，火藥氣味籠罩了全山，一聲散開，展開了我們的隊伍，拍拍，嗒嗒的槍聲回答了敵人的射擊，嗚嗚的槍聲在頭上飛鳴，壯烈的交響曲突破了午夜的沉寂。每個人眼睛轉也不轉的注視着前方，臉色是蒼白的。雖然敵人的火力是那樣的猛烈，然而並不能阻止我們的進攻，在機關槍強烈射擊掩護之下，我們又勇敢的前進了。在這種情況下前進的姿勢是特別要低下的，於是我們就爬了起來，敵人的射擊更加猛烈了，射擊得簡直抬不起頭來，然而我們還依然向前進，忽然在眼前出現了一道高坎，這真是很好的隱蔽地，敵人的槍聲愈加猛烈，這裏離敵人已經只有百十米遠了。每個人都在想：「這該是衝鋒的時候了！」是的，班長已在小聲的命令準備手榴彈和上刺刀，聽命令後的這一剎那的心情，實在是沒法子形容的，一聲哨響，這羣戰士就發狂似地衝了上去，散開的人羣一下子就靠攏來，震天的炸彈聲響激雲霄，一陣黑烟，衝天而起，白刃的戰鬥就要開始，我忘記了自我的存在，忘記了性命，鼓起了眼睛，腦子中只記得個「殺殺殺」。

用盡了一切力量衝了上去，找不到一個鬼影，只見盧教員——我們的連長立在那裏吹哨子喊集合。他笑着向大家說：「我們勝利了。大家演習的精神真好！」這真是值得興奮的一句獎語，我們真的忘記了這是演習了。

我們是在戰鬥中學習的

抗大四大隊三隊學生集體創作

一 行軍縱隊

五月廿八日的下午……

延水河像一條藍色的巨蟒，沿着延安城流到嘉嶺山脚，被阻攔了去路，又折向東去，波浪鱗鱗地在夕陽里輝耀着。

高原地帶的五月，天色湛藍如海，僅有幾道白紗簾般的雲片靜飾在天空上，清涼山的蒼鷹，搗着灰褐色烏烟一般的翼膀，飄在空中，地底眼睛，凝視着大地上廣茫的一切，忽然發現成羣的烏鴉聚落在河畔淺灘上啄食着獸類腐爛的腸子的時候，就瘋狂地飛降了下來和它們爭食。

這時刻，有一支百餘名的隊伍，唱着歌渡過了河，活潑潑地向南走去。

踏着軟酥酥的土地，隊伍邁動堅實的脚步前進，曠野展開一片綠色的畫面，空氣裏流來青草和葦蒿的蜜一般的氣息，他們每個人底領口上鑲有「抗大」的紅領章，背上背負着極簡單的行囊，肩荷紅纓飄曳的架鏢和步槍，帶着一頂小圓傘似的大草帽，而每個人底心裏都充滿了愉快和勝利的信心，他們底臉龐是輝朗的。

「立……定。」

支隊長柏樹同志突然喊了一個口令。

隊伍立刻噓地一聲停止了。

同時被阻礙的思想在每個人心裏活動：

爲甚麼要停止呢？我們不須要停止，應該前進。

行列裏的人，誰都這樣想，誰都這樣希望。

這時候游擊戰術教員走到隊伍前面帶着啞啞的聲音說道：

「同志們，」他回手指點着身後的山頭，「譬如那邊清涼山是國軍××將軍的隊伍，這邊是日本強盜，他們佔據了嘉嶺山和西山，他們底兵力約有一聯隊……這和今天上午所講的完全相同，你們懂得這個地勢了嗎？」

「懂得。」

「你們懂得，就不多講啦，我們這次要派出三個偵探。」

要派偵探，就馬上派出三個去。

在偵探出發後不久，隊伍又開始進發了，在他們底前面不遠，偵探兵的圓草帽在廣大無邊的綠色的汪洋裏浮動着。時而沉下去隱藏着，支隊長立刻向隊伍招手發出壓抑的口令：「蹲下。」隊伍應聲蹲了下去。

「前面發現敵人啦！」

伏在草溝坡上的勤務兵同志口裏吐出這麼一句。

於是隊伍裏每個同志彼此交換一個微笑的狡猾的眼光，好像說：「敵人……我們要消滅他。」

過了一刻，隊列繼續前進着。

一一 靜靜的豁谷

漸漸地隊伍折向豁谷深處，太陽落在西崗樹木背後，紅色的殘輝渲染着各山的山頂，晚風吹動着高

草尖梢，有陰影在那中間跳着。

學生的隊伍沉默地前進，脚步踐踏着長草葉和舊年的苦蓬的枯梗，發出唏唏沙沙的音響。這光景，隊伍的行列蜿蜒在薄暮的山道上如同一條巨大的游龍似的。

空谷的氣息是芬芳的，像酒一樣沈醉着每個戰士的靈魂，他們不出聲音，祇是邁動挺進的步態前進。在這空谷靜靜的草原上，草碧綠得和天鵝絨一般，有兩頭牛在吃草，同時也有一匹毛驢子搖着叮叮的銅鈴從溝裏走來，在牠後邊尾隨着一個個佝僂的老人向這個隊伍凝視了許久。

我們知道組成這個隊伍的份子，都是來自祖國各處的中華民族優秀的兒孫們，他們有的生長在幽美的南國的菜畦邊，或電光磨閃機器喧騷的大都市，又有的生長在遼遠的北國，是高梁和大荳之鄉。他們底父親，有的耕種田畝，也有吹着箏笛，驅趕着羊羣，依然過着游牧的生活的……而今天那些地方，滿佈了了災難，一切都被強盜縱火燒成灰燼，他們底房屋被炸毀了，父母被殺死了，姊妹被姦污着，一切都被糟蹋了……可是就在這砲火的灰燼上他們站起來了，好像頂天立地的塔一般地站起來了。

他們要為爹娘復仇，要在血的鬥爭中，拯救這古老民族的命運，用鮮血滌清被淫好的大地和田野，這就是佔據在沉默的噓息中前進的每個同志全部心靈的思想。

忽然間，一隻山雉嘯嘯地驚叫着，拍着翅膀從石岩下飛起落在西坡上的田畝裏。

「同志们，唱歌呀……爲其麼，這樣靜呢？」一個同志這麼說着，於是隊伍的行列，如夢方醒一般發出沉重的哼聲。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起初是由一個人發出，但立刻就傳遍了整個的隊伍，好像石髓的傾瀉一般汹涌而有力，暗綠色的歌潮充溢和震蕩着整個的空谷。

……

八點鐘時，隊伍到達了宿營地——材鎮，他們露營在草地上，夜的帷幕展開了，涼風吹動着溪邊古柳，西天邊飾着一顆最初閃現的亮星，人們笑着。

三 晚會和宿營

「同志們，因為這裏老百姓家裏害病的很多，我們不能夠住在屋子裏……大家露宿好嗎？」一個宣傳隊員同志從山坡上跑下來向支隊長報告，以後支隊長向同志們徵求着。

「好。」

回答是一個巨大的音響。

於是隊伍攀上了山坡，各中隊都被指定的地點去，同志們愉快地搶着乾燥的穀穢把廣場鋪好，開始準備晚會上的節目。

「你唱甚麼？」

黑暗中吳磬同志蹲在誰的面前徵求。

「我嗎……唱一個小調。」

「你呢……」

就在這個時候，從下邊傳來一個呼喚的聲音：「同志們下來開晚會，有老百姓參加……」

——有老百姓參加，好極啦。

在同志們心裏都響着這麼一句話。當隊伍走下了山坡，老百姓們已經坐滿了廣場的一角，雖在黑暗裏也看得出他們底眼睛是愉快的。晚會開始了。首先是唱校歌：

「黃河之濱，

集合着一羣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歌聲像一道暗潮流遍了黑暗的山谷。指揮者站在人們中央，好像被狂風搖動的樹枝一般揮動他底胳膊，歌聲隨着他底胳膊動作起伏着。

校歌唱完以後，是兩個四川同志唱川戲，那種奇怪的聲音，真會使人笑破肚皮。時而底又細得欲斷，時而如牛吼一般叫起來，使人們聽着莫明其妙。

還有個四川同志搖着頭呻吟似地說：「真妙，連我是四川人也沒聽到過這樣的腔調。」

在一片稀落的掌聲中，川戲唱過了，接着是各同志唱些小調，還有人講些滑稽的笑話。隨後又是唱歌：

「手把個鋤頭鋤野草呀，

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

啞呀咳，啞呀咳，

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啞呼咳，啞呼咳……

五千年古國要鋤頭呀，

鋤頭底下有自由呀，

啞呀咳，呀呼咳……

……

一道乳白色的電筒的光帶，閃射着唱歌的劉明同志，在那麼一閃中人們看見了他底圓圓的面龐和掛着笑痕的嘴角。

晚會的節目，一項一項地順序進行，臨了，隊部指導員向同志講話：

「同志們！」他輕輕地咳嗽了一聲。「我們在這次行軍中，大家能克服疲勞而且在民衆踴躍參加的晚會上，大家唱了些很有意義的歌曲，講了許多很好的故事，這種精神是偉大的……」

「要知道，革命如果沒有民衆團結在我們的週圍是不會成功的……而我們這次行動足夠震蕩日本帝國主義的心臟……」

在指導員講完話後似一陣瀑布般的掌聲喧響着，激動着山谷，接着由政委領導呼口號：

「我們要學習游擊戰術！」

「軍隊和民衆攜起手來！」

「理論和實踐要打成一片！」

……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在黑暗的深谷裏，怒吼的狂濤舐吮着每一塊巖石和崖頭，載浮着所有的靈魂在意志向遼遠的

茫無涯際的鬥爭的血海裏漂漾着，漂漾着……最後猛撞到孤懸在汪洋裏的一座荒島上，爆炸成迴蕩四濺的浪花，一切又恢復寂然。

「同志们，喝稀飯吧。」

聽見了經濟委員同志的報告，大家就都快樂盛稀飯喝着，喝過稀飯，掠了些艾蒿葉子把缸子擦了擦一個個絡繹回到睡覺的平場去。

夜……

風吹深谷的夜，山崗的草微響着。蒼鬱的天空深處，瞥閃着繁星的眼睛，從鬼魂般的樹木枝極的暗影間透視着廣場上的人們，溪邊時而傳來蛙鳴。

在平場上的同志，都蓋着薄薄的毯子，並排躺下，鋪底下透出微微發腥的穀穢的氣味，他們緊緊的擁擠，彼此間體溫起着對流作用，抵抗夜露的侵襲。

另外，躲在崖下幽僻處，有幾個人在那裏嗚嗚啞啞地講話，他們是在開祕密的軍事會議。我們底游擊戰術教員，單跪着一條腿，用草梗演習着地圖，他用手指着說：「這裏是七里鋪駐有敵人四十餘名，那邊是敵傷兵百餘名……我們應該向卅里鋪派出警戒，另外……」

隊長紅鷹同志，特別仔細地研究着那幅由點綫構成的圖樣說道：

「我們應由這裏進攻，繞道那條河爬上土壩……」

「你說得也對。」支隊長說：「不過我祇要順着這條河濱，走就可以……」

「我說……」

經過了一番幾乎聽不見的爭論之後，他們底意見漸趨於一致，確定了進攻的路綫，和哪兒應該派出警戒。

散會後，支隊長柏樹同志，慢慢地走向草坡，他點燃了一支紙烟，吸起來，夜風吹過時從那烟頭上冒出一縷縷的火星，他一步步地走到荒崗上。

夜已深了，蛙和「地喇」底叫聲稀少了。

沒有一點燈火，四周圍是黑暗又寂靜，星空暗鬱，天河的痕跡閃照着漠漠的灰影，高草沙沙作響，樹葉間流出一種噁噁啾啾的音響，東山背後彷彿有狼嗥着。

「口令！」站崗的哨兵同志，懷裏抱着槍喝問。

「游擊」聲音很低。

「是支隊長嗎？」

「怎麼樣？趙生同志！」支隊長柏樹同志走到哨兵跟前問道：「你聽見狼嗥沒有？」

「聽見啦，可是不怕。」

當柏樹同志回到睡去的隊伍地方，如雷一般的鼾息聲在草原上響着。他微笑着蹲下身來，用手摸了摸蓋在睡着的同志們的毯子，微微感到有點涼涼的潮濕，他又用手扯着替他們掩一下，於是回到自己的鋪躺倒去，於是整個的谿谷浸入了夢境。

四 向七里鋪進襲

溪水潺潺地流響着。同志們屏着氣息像貓一般踏着高草鑽行，沒有一點聲音，祇微微聽到脚步在草上運動的有節奏的音響，前面天空低處有一片不甚烏黑的雲塊時而閃耀露水的電光。

忽然有一個人微微咳嗽了一聲。

「誰咳嗽？」紅鷹隊長輕聲斥問着。轉身又疾速地向前走。

這一支中隊約莫有卅餘名，爲要配合着左翼向七里鋪敵人包勦。

.....

廿分鐘以前，他們朦朧着眼睛，如同風捲殘雲般地網好了自己底行囊，把借取老百姓家底柴火，搬送原處，將平場打掃干淨，立刻就都排集在廣場上靜聽着支隊長命令：

「各位戰士們！根據偵探報告，敵人約有一聯隊，佔據嘉嶺山和西山……另外在七里鋪地方有敵人四十餘名，其附近駐有傷兵百餘名，卅里鋪地方也有偽軍百餘名……因此，決定本支隊的任務在配合清涼山國軍作戰，擾亂敵人後方，消滅七里鋪敵人。」支隊長底聲音是激昂而又深沉，「同志們，大家應注意兩點：（一）在行軍中不容許任何人發出聲音。（二）在戰鬥中不容許任何人落後，畏縮不前……」

隊伍靜靜地站着。

隨後是政委臧復同志講話，他底微帶金屬性的聲音說道：「爲着完成我們底任務，大家必定要下決心，同志們有這個決心嗎？」

「有！」這聲音好像秋夜澄潭，靜止在被霜氣染紅了的月照的楓林蔭裏，忽然間，有一個人投下了一塊石頭，立刻發出空洞的激響一般，震蕩着殘夜的星輝。

「不怕死的人們伸起手來！」

於是森林一般的手豎立在暗空裏……

……在茂草間，爬行的同志們，心裏還閃映着這麼一幕的出發的景象。

「同志們，脚步放輕些。」紅鷹隊長回頭傳語。

小修是在這個隊裏最年幼也是最頑皮的孩子，他邊跑着邊向着寥落的風響草動的暗處說道：

「那是甚麼？」

「不要講話，」立刻一個同志勸告他。

他們剛剛爬到崗頭上時，風呼呼地吹嘯着。紅鷹隊長坐在斜坡坑裏讓同志们坐在他周圍，拿出了砲仗數着：「一五，一十，十五……」然後分配給大家說：「同志们不得口令，切不許亂放砲。」人們又向前爬行着。

山頭上的風勢大了，帶着不安的預兆在長嘯盛怒的海濤似地搖撼着矮樹蒿，梗草湧着陰慘地在咆哮，彷彿浪花一捲地起伏着。隴籐裏，山嶽的輪廓漸淡，在天空的邊際，星星就像蜘蛛絲樣纖細的騾動，閃閃的睫毛包着的瞳孔，凝視着在昏暗裏似老鼠一般踐踏草坡摸索前進的人們，整個七里舖籠罩着一種漠然不安的情感。

.....

突然，一聲砲響，喊殺的聲音立刻漫山遍野地喧響起來。

從南面湧上來的人們，配合着正面攻擊的人集攏了來，在他們當中看見韓忠隊長揮動着胳膊指揮着隊伍喊：

「同志们！戰友們！前進啊，前進……」

小佟和劉而諷同志奮身跳下溝裏，這時候紅鷹隊長鷹一般地飛上了崖頭揮手叫道：「開火！」隨他身後是一個同志將往上一爬，可是他及石頭似地跌下來，因為從那邊飛過一個砲仗火花和爆炸正打在他底臉上。

這時候支隊長柏樹同志好像從地裏鑽出來的一般，在羣衆奔湧火花閃閃地狂爆，草葉亂飛的混合的昏暗裏突然一現又隱沒了。

「我們佔領了七里舖！」不知誰喊了這麼一句。

於是，脚步聲，爆炸聲，嘶殺聲立刻瘖啞下去。偶而有人握住一個同志的膀子勝利的誇耀說：「你看我捉住了一個俘虜。」大家跑上前一看笑嚷道：「啊，原來是你呀。」一切漸變平靜，空氣充滿了火藥氣味，東方發紅了。

「啞……嘈……」

支隊長柏樹同志，吹起集合的哨音，同志哼着：「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我們都是飛行軍那怕牠山高水深……」游擊隊進行曲，向馬路上跑去。

五 我們是在戰鬥中學習的

人們跑到馬路上的時候，發現了兩個同志受傷，一個是在腰部，另外的將腳踢去半個，血跡凝結着腳板上。一個同志問他：

「痛不痛？」

「不痛，一點也不痛。」他笑了笑回答，眼睛裏閃耀着勝利的光輝。

那邊劉同志警晝着講：「當我用砲把機關槍陣地打毀時立刻衝上前去，張書剛剛撒腳要跑，被我一把拉住一條腿，一下子跌了個「爬虎」……」大家闐然地笑了。

隊伍排好了以後，游擊戰術教員向大家慰問道：

「同志们，贏啦吧？」

「不。」

「不贏，好……同志们！記着我們是要在戰鬥中學習的……關於這次演習，有許多地方很成功。第一，所有的同志戰鬥情緒都高漲至頂點。第二，我們宿營的時候，對於羣衆工作做得相當好，我們底晚會有那

麼多的老百姓參加而且得到很好的反映。第三是你們底幹部能很忠實地執行命令。以後到浴血抗戰的實踐去時，我想一定不會錯的。

「可是，我們演習，有甚麼毛病沒有呢？就是在草地行軍時腳步還是太重，弄得草葉沙沙作響……」他打了個轉身輕輕地用脚尖走了幾步，「你看，這麼走草就不會發響啦……總之，我們這次游擊戰演習的成績是很好的，希望你們將來做游擊隊指揮員的時候，就這樣去消滅敵人……曙光在前，同志們奮鬥！」

一陣劇烈的拍掌聲過後，空氣裏傳來百靈鳥的歌音，隊伍踏着勝利的步伐歸來。薄霧輕輕移開，早陽露出紅紅的面孔……

五月詩草

王顯

——抗大生活寫實

五一紀念大會

黎明，

隊伍唱過街心，

歌聲像一條激流的江，

窰洞裏再找不見一個人影——

像鐵屑

一齊被吸入

五一大會場。

海樣的人羣

海樣的歌唱

旌旗在五月的風裏招展着

像海洋裏的船帆，

北國特有的巒峰

是汹涌的海浪……

這裏有異國的兄弟演講，

有異族的兄弟歌唱。

這裏人們已沒有距離，

讓我們把熱情的手

伸過高山，沙漠和海洋。

人們的臉紅得像

無數把火炬，

嘹亮的歌聲再起時

頂空上昇起了

長大的
五月的太陽。

五四青年晚會

晚會開始了
年青的隊伍結合起。
這是戰鬥的晚會，
暗夜的魔鬼
在角落裏窺聽着，
但是
伙伴們
都笑了
被在火把的周圍顫抖
起來的夜
引笑了。
夜空中光亮的星星
閃耀着……

加緊學習——野外演習

我們都已經熟悉了
這裏的每一條小路，

每一條山崗。

我們會衛護它們

就像它們衛護我們一樣。

兄弟們！

敵人已涉過小河，

在山角山向我們進攻了！

守衛着自己的陣地吧！

雲影從對面山上爬下來，

掩護着敵人進攻了！

守衛着自己的陣地吧！

逼近了，

敵人已逼近身邊了！

衝呀！

抱住吧！

抱住的是

兄弟們火熱的結實的身體，
抱住吧！

抱住的是

兄弟們跳躍的赤紅的心臟！

抱住吧！

讓我們永遠緊緊的抱住吧！

在暴風雨裏打靶

瞄準，

射擊吧！

每一顆子彈要射穿

敵人的一個罪惡的黑心！

瞄準，

射擊吧！

向着天空裏漫延着的

鍋底樣的烏雲。

瞄準，

射擊吧！

風來了，
雨來了，

天空低沈的要掉下來。

瞄準，

射擊吧！

讓我們在暴風雨裏

盡情的射擊吧！

抗戰運動會

一個五月的晴天

一片空潤的草場，

一座樸素的司令台，

我們的運動會開始了，

靜躺的草場

像一隻藏泊在海灣裏的小船

被昇起的潮水搖弄着……

作裝砲

爬障礙

打手溜彈，
跑吧，跳吧，

在北國的風沙裏強壯起來的孩子們
跑吧，跳吧，

這是我們的力量，

我們的心裏

包藏着一個共同的希望——

快讓我們走上戰場

走上敵人的後方——

我們祖國遼遠的邊疆。

五月的陝北公學

陝公的新發展

五月，

被已經綠了的秀麗的嘉陵山，清涼山所緊緊地擁抱着的中國偉大的戰鬥的心臟，西北的山城——延安在燒着了冲天熊熊的大火！

是復仇的火，是鬥爭的火，是熱情的火，是千萬個戰鬥的生命的火。火燒着，跳着，狂吼着，腥紅的火舌憤怒地舐着西北清藍色的天空，映着陝北重疊的亂山，映着中華大地湧流着一片戰爭的血浪的戰場，映着黑綠色的大海，映着亞細亞的平原。火在雄辯地向一切被壓迫的民族一切法西斯的強盜，啓示着偉大的勝利！

是的，這是延安，一個火燒的城！

五月，山城裏面的人們當想到那南京路，沙市，一片汹涌的鬥爭的血潮和遮滿了亞細亞天空的一片鮮新的爭自由的旗幟時，一股鬥爭的力從每個人內心湧流着，一個堅強的意志被那巨人一般噴着大火的山城呼喚着：

「在這血的五月，鬥爭啊，祖國的孩子們！」

於是，每天早晨，五月鮮紅的太陽從遼遠的山後滾滾地湧上來以後，在澎湃着混濁的急流的延河兩岸，千百個戰鬥的年青的生命在歡愉地奔跳着，浴着美麗的晨曦，他們在呼吸着五月血腥的空氣，他們在

接受着抗戰的大時代的洗禮！五月，五月，中華民族優秀的兒女們記念着，默誦着，五月，五月是一支鬥爭的火箭射進了！每個戰士們奔跳的心！是無限的神往呢！他們溫着這可怕的，興奮的，沉痛的記憶，他們的心充滿了仇恨！於是他們警覺起中華民族的命運正担負在他們這年青一代的肩頭，這是一個多麼光榮的使命呢！青年們驕傲地笑了，在五月早晨的陽光下，他們笑着，跳着，狂跑着，延水悲壯的，嚴肅地流着，流着：……

是的，早晨，五月的早晨，新鮮的戰鬥的生命在洋溢着，歌聲，比以前更雄壯的歌聲在延水的兩岸旋動着，這是偉大的民族的吼聲啊！四面歌聲在匯集成幾支鐵流擊打着吞着黑烟怒火的古城，擊打着清涼山，嘉陵山是的，這正是延安五月的早晨，到處是戰鬥的力！

是那一天，清早，

被滾流着濁浪的延水隔着，兩岸黑色的人羣在相互地揮揚着戀別的白巾，震天的口號聲和歌聲掀動着延安，掀動着整個的大地。

像出征滋味一樣的，青年的心纏擊着戀別的痛苦，尤其在彼岸的背着包袱，槍，乾糧袋的一羣，他們面對着對岸千百個整着隊送行的伙伴，每一個臉是那樣地熟悉，那樣的熟悉啊……是的，這正是幾日來生活在一起的親熱的伙伴呢！於是，「出征」的人淚奔湧着，送行的人帶着哭音的聲音在喊：

「開拓國防教育的新園地！」

「陝北公學萬歲！」

空氣凝住了，歌聲像狂風一般在大地翻滾着，是一個多麼興奮的，悲壯的離別！

看見了，羅校長那偉大的影子，那影子會永遠晃動在人們的心頭！

別了，揮一揮惜別的手巾，互相投過留戀的目光，走了！別了延安，別了陝公，延安，這一個火燒的城，陝公，

這一個火的熔爐，把他們捶鍊得那樣的結實和勇敢了，於是這些別了的人們踏上了五百里跋涉的征途，走了，後面是一片悲壯的歌聲在擁着他們邁進！

「這兒是我們祖先發祥之地，

今天我們又在這兒團聚，

民族的運命全担在我們雙肩。」……

歌聲在五月的早晨的清空裏，在清涼山，在嘉陵山繞着。五月，五月，偉大的國防教育的新園地的开拓者踏上了征途，他們爲着千百個抗戰幹部的鍛鍊，他們爲着使千百個中華民族英勇的兒女踏着五月的未乾的血跡前進，他們爲着鑄成千百個鋼鐵般的戰士，像漲潮，像巨浪，湧向祖國的南北戰場！他們勇敢地，堅決地去開拓一個「陝北公學分校」！

在這個意義下，他們不辭辛勤的跋涉，開始了五月的長征。是的，五月早晨血紅的太陽在照着他們，他們的心在滾沸着戰鬥的力！

延安，這一個火燒的山城，在戰鬥的五月的一個不平凡的早晨裏，噴射出去一團團熾熱的火，向着一個偉大的國防教育的新園地！

蓬麥哲五卅送陝北公學分校工作人員出發後寫

一天

延安城四周圍的青山，因爲昨夜的一場雨，現得更綠得可愛了，嘉嶺山上的破塔，矗立在晴空裏，與清涼山上的佛閣，遙相對峙，延河里的河水，比昨天稍漲了一些，木橋下的水聲，在碎石的夾縫中，發着活潑的潺湲的流水音，河灘上，有抗大和陝公的學生，他們正在上早操，這時候城牆上正有幾個號兵，在那兒練習

我也站在院子裏的太陽底下，聽徐冰同志講帝國主義的經濟壟斷約半小時，我回屋來續讀聯共黨史下冊。

清遠同志到我屋裏來坐，他說校長已問過隊上收集的歌謠及寫「五月的延安」的稿子情形怎麼樣？他在百忙中還不忘推動文化工作，這使我們都很興奮，相約我們每人一定寫一篇。

一同到解放社去，那兒都是我們倆的老同事，聽說剛出了列甯選集第三卷，每人要了一本回來。

快吃午飯時，在北平的老同學張亮同志由城里來了，他拿了介紹信來找成校長，辦理入學手續，我留他吃了午飯，去見成校長。

成校長待人總是很和藹，誠懇，尤其對初到延安來的青年朋友，他因為正在忙着，只簡略問了張同志一些武漢的近況，便批了個條子，讓我帶他到組織科去商談編隊的事。

晌午的太陽直晒着隊部外的大操場，這時全校都睡午覺了，這是近來生活軍事化的好現象，每在午睡時間，全校都是靜悄悄的。

兩點鐘以後，助理員同志約我去河邊洗澡，我戴上新買的大草帽，陪他們一同到河邊，這時河灘上的人最多，彷彿像在海濱浴場的景象。沙汀上橫臥着成羣的人，大家都在晒太陽，哼着自由愉快的調子，風在河面上吹來，每人的感覺都是舒適的，懶洋洋的，幾乎忘掉是在這荒瘠的陝北地方。

我只坐在一塊大石上，在石隙的急流裏洗了洗腳，便趕回來，召集隊上的班長會議。

這隊是新編的，人數不過一百卅多人，學生都是舊生，成分相當複雜，有華僑，有回民，有十五六歲的青年，有女生，女生中間還有五六個懷孕的。在這樣一個隊上，想把學習、生活，都做到緊張活潑，忠誠團結，當然首先要把班長推動起來，班長以上的幹部、政治動員的工作，是新隊建立起自覺紀律來的一個中心工作。我花了四十分鐘的工夫，作了個報告，以後又接着仔細的和班長討論如何的能保證軍事化的自覺紀

律等問題。

散會的時候，因為決定從明天起用革命的競賽的方法，使全隊的空氣由散漫轉上緊張，大家都很興奮，男女兩部合唱了個『打回老家去』

趁學生自習時，又續讀聯共黨史。

一天的緊張生活，到下午晚飯後算是可以喘口氣鬆散的時候，院子里，大操場，到處都是歌聲，遊戲，打球的聲音，在學校附近的山坳里，草徑上，河邊，飛機場，到處散佈着陝公的學生。

後方政治部的天藍來看我，知林山，劉白羽已到綏德了。又提到新由北平到這兒來的三個燕大的女生，聽她們說周作人，錢稻孫這班無恥的文人，在敵人面前獻媚的醜事，大家怒罵了一頓。是的，近來由北平出大沽口的青年學生，被日本人扣留的太多了，在北平，那些在學校里受奴化教育的青年，天天在嚙着淚。北平是我的第二故鄉，我遙念到那兒的陰沉，心裏不免有些激憤。

吹晚上點名號的時候他才辭去。

x

x

x

x

x

暮色籠罩了清涼山，從山半腰的窰洞里射出燈光，全校都上自習了，燭光下正展開熱烈的小組討論會，我整理完前一天隊上的小組討論會的結論時，到院里來散步，看着一排窗子上的燈光，再看看天上的星光，四山的黑影，靜靜的夜氣，我覺到一天又過完了。

余 修一九三八，五月廿六日於延安

行軍之夜

——陝公五月生活的一頁——

陰森的濃雲佈滿了整個天空，月兒和星兒都深深的隱蔽在雲際裏，整個宇宙都被黑暗的勢力統治着，任憑你的眼光如何銳利，也不會尋找出一點光線來。

一個一個的窰洞的燈光——陝北公學夜晚自習的燈光，在十點前已熄滅了。峯巒攢簇的清涼山，在黑暗的境界中聳立着，一切都酣醉在夢鄉裏，連貓狗的聲音也聽不到一點，若沒有延水奔流的聲浪和山谷中的夜風相呼應，那末，什麼都像是已經死去了一樣。雖然，在人們的記憶裏還有宇宙的存在。

就在這蒼茫的深夜中，突然發出了清脆而劇烈的哨音：

「喂，喂……喂……」

這樣不斷地連響着，就好像陣營裏突然來了一個警炮一樣，立刻打破了這山谷中的沉寂。從這哨響的飄蕩裏驅走了每個人已經酣醉了的夢。

「起來，同志們，緊急集合了！」

班長從被子裏伸出他的頭來，這樣地招呼着。這一個聲浪還沒有落下去，連續着他又這樣地催促：

「快點，快點，十分鐘就要集合呀！」

我從睡夢中忽然驚起，在黑暗中摸索着衣服，倉忙的穿着身上。這時，雖然每個人都起來了，但對這溫柔的夢鄉，似乎還懷着留戀的意味。

「喂，喂……喂……」

外邊的哨音，吹得更加劇烈了。整個窰洞的空氣，充滿了急促和緊張，每個人的心頭，都像怒濤一樣的跳動着，同時穿衣和扣鈕的急驟動作，幾乎快得要發出聲響來。

「每人都準備輕裝！」

隊長吹着哨子，隨着發出這個口令。

在每隻手都忙亂着的時候，班長又這樣督促着：

「我們要爭取飛機，不要落後呀！」

「對呀！」在非常急緊的空氣中，一個同學這樣答了一句。

十分鐘後，我們的衣被、書籍，一切行李都打成方形的包裹，背了起來，於是就開始出發了。這時密洞裏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件衣物，只剩了一個寫字的檯子和兩扇門板。

夜，像鍋底一樣的黑暗，不但路影不容易辨別出來，就是自己伸出了巴掌，也莫想能看見它，每個人的心裏都浮着「打打電筒」的念頭，但在軍事紀律上是絕對不容許的，所以僅只是空想一下罷了。

路在懸崖陡壁上左右環繞着，是從參差的亂石中開闢出來的小徑，兩旁叢生着野草和荊棘，假如走這路要不留意的話，很容易被稜刺將你拖住，或被小石子將你滑倒，一個翻筋斗就將你滾到山腳下去，但困難終是可以克服的，我們終於在幾分鐘內度過了這個難關，而達到平地了。

在昏沉中，下了清涼山的南坡，繼續用着跑步的方式到了集合場。周主任和軍事教官已早在那裏等候着。這時一隊一隊的黑影風起雲擁的都集合到這裏，一羣一羣的黑影都站起隊來。

點名之後，便開始行軍了。踏出了陝公的校門後，向着赴延長的大路上行進。微風和冰冷的夜氣在四面密密的包圍侵襲着，作戰鬥的雄心 and 火烈的勇氣，充滿了每個人的心，終於突破了風露和黑暗的圍攻，向前飛進。

隊伍通過一個圍牆的洞門的時候，每個人的脚步下發出了「通通……」的聲音，雖然這還是小心着用輕的脚步走過去，假若大踏步的話，還要大響而特響的。

「要保持靜肅，脚步不要響。」隊長發出了這個口令警戒着。

「通通」的聲音便立刻寂滅了下去。一望不盡的長蛇形的隊伍，只是在夜霧朦朧中蠕動着。道路和

曠野，仍是像睡夢一樣的靜寂。

這時，隊伍已通過了飛機場，踏進一個野草叢錯的草原，這草原中本來是有很寬闊的一條大道，但是嚮導者却不領向正道上走，偏偏引到亂草叢茸起伏不平的野地裏走去。這時行進的速度也遲緩了起來，並不再像急風暴雨的那樣急驟了。

「不要踏得草響，用手把它分開。」在我前邊走的一個同學掉轉頭來輕輕的這樣地告訴我。隨後又說了一句：「往後面傳過去。」我於是就照樣「這樣如此」的向後邊人傳去了。這時我的心裏自語着：「這是軍事指揮下的口令呵」的確，這口令是很有効力，使得每個人馬上彎着腰，將雜亂的深草向兩邊排分着，輕輕地向前走去，一點也聽不出踐踏的聲音來。這樣走了四五十米達的遠近，又走上大道了。

爬過了幾個山嶺，渡過了幾個溝溪，也經過了幾個靜寂的村落，這一夜的行程，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覺得呼呼的夜風不斷的在和兩條腿抵抗着，衝擊着，清冷的露滴，已將半臂夾衣和一頂破爛的軍帽吻溼了，然而我却忘記了這風露的途中中的寒冷和疲乏。

黑暗的濃雲，漸漸裂開，它愁慘的面容，它冷板的面孔上，現在似乎帶點光明的微笑，同時東邊的山頂上泛起了淡紅淺白的曙光，在我們的行進中，它的勢力漸漸擴大起來，它和黑暗是相互鬥爭着，相互否定着，鬥爭的結果，終於偉大的光明克服了黑暗的境界。

這時我們的「夜行軍」的計劃，已是完成了，於是回轉腳來走上原來的道路。曙光，是在勝利中放射着美麗的光彩，而我們也在這光明的前途上唱着愉快的凱歌。

回到了學校的集合場，照例大家都站起隊來。接着又聽着卸裝的口令，於是像「風掃殘花」樣，背包從每個人的肩膀上落下來，興奮和愉快掛上了每個人的面孔。隨着男女同學的歌聲活潑地響亮了起來。周主任從沒人注意的人叢裏擠出來，很自然的走上羣衆圍繞的高台上，用和婉而更滑稽的態度，向

羣衆指示着這次夜行軍的優點和缺點，並給了許多訓導和勉勵。

最後他這麼講着：

「……在民族抗戰的階段中，在革命的五月，我們利用實踐的學習與實際經驗來武裝我們自己，充實我們自己的戰鬥力量。我們生活是在戰鬥中建立起來的，尤其在這血的五月的紀念中，我們更當要加強我們的戰鬥性和我們的戰鬥的實力，那末，我們就當要從實際中去鍛鍊，嘗試一切困難，克服一切困難，站在革命鬥爭的崗位上切實地擔負起我們的偉大的任務——殲滅敵人，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在滿場如雷的掌聲下，我想起了毛主席向我們講演的一句話：「有了陝北公學，中國就不會亡。」

張實秋一九三八，六，一四，於延安文協

「五九」的月夜

余志平

「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這個唱慣了唱熟了的歌，今晚在老趙的喉里傾吐出來，却帶着一些顫盪，使聽着的人心也起了波動。

昨天才行過畢業典禮，今天大家的工作大多數分配好了，各人的行止也都決定了，所以日間再不上課，晚上也不開討論會了，何況今晚的月色，是這樣的清朗，住慣了的窰洞，走熟了的道路，不知爬過多少次的清涼山，游泳過的延水——整個陝北公學的輪廓，在這沉寂的月夜里，顯得格外清楚，這羣行將分離的青年——畢業同學——都不約而同的徘徊在這清朗的月色下，懷着滿腔的別離情緒，作一番最後的流連。

「唱得好呀，老趙，怎樣啦？工作決定了嗎？上前綫去還是到後方？」這是第九班的同學蔣。

「已經決定了，上前綫去！」

「上前綫去？」四個字打動了旁邊的人，男女同學馬上圍攏起來，紛紛的探問：「到那一個隊伍去，是不是第八路軍？」「是不是新四軍？」「是不是到山西？」……許多的話使趙不知答覆那一個好。

「大家坐下來，各人把自己的工作行止詳細的報告出來，趁着月色，我們來一次最後話別的晚會好不好啊？同學們！」

「好！」「我贊成！」「我附議！」「我完全同意！」他們像頑皮的孩子似的說出開會時喊慣了的口號。

十多個男女同學環坐在草坡上，在明月的照耀中，彼此的眼光交射着，每個人都想把對方認識得更深刻一些，想在自己的腦子里鑄造許多永遠不能磨滅的面型。

「趙同志先說吧，你到底到那裏去？」

「還有那裏可去？這次真的要打回老家去了！今天人事部和我談話，已經答應我的要求，過幾天就到山西第八路軍去了。」「五九」游行，示威，口號，標語，我也不知幹了多少，今天雖然沒有這些，然而今天才算是真的幹呀！不復失地誓不還鄉——而且也不能還鄉，他媽什麼條件條約都不管他了，且看看這最後的決鬥……」趙似乎已經掙脫了一身束縛，怒目對着面前猙獰的敵人。

「你太興奮了趙同志！」

「是的！我這個六七年來無家可歸的黑水邊流亡者，到這裏雖然不久，但延安已成了我的第二故鄉，陝公已經成了我的第二家庭了，她是怎樣的令我依依不捨，然而爲了要使第二個家鄉不再遭受敵人鐵蹄的蹂躪，就要打回第一個老家去，就要驅逐我們的敵人，那就不能不和這個可依戀的陝公忍痛割別了，這能不使我興奮嗎？」趙的聲音急激顫動，有些哽咽，他忽而避開大家的目光，低下頭來，讓月影遮了自己。

的面目，同時同學們也翹起首來，望着天上清澈的白雲和月亮。

「好吧，趙同志說的不少了，現在讓我來說吧。」終於有人打破了這一剎那的靜默，緩和了這行將湧出的熱淚。

「我也要上前綫哩！但我們女性受着許多條件的限制，我還要學習一個時期。可是我對軍事很差，物理倒懂得一些，所以決定到通訊學校學無綫電去，將來到軍隊中去服務，到了你們打回老家時候，我給你們發一個十萬火急的捷報——白山黑水無敵踪——好嗎？」

「好！一定會有一天的。」大家面上現出了笑容。

旁邊一個女同志跟着說：「我學醫藥去，預備替流血的戰士們裹創。」

「你呢？小弟弟！」

「我嗎？在陝公是學了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現在決定到抗大去再學三分政治七分軍事，到了陝公和抗大的合起來兩樣都有「十分」的時候，我也跟着你們上戰場了。」他還未到十四歲，特別聰明伶俐，大家都叫他做小弟弟。

「你這小弟弟倒還不錯，慚愧的是我這個老大哥，到這里還不上一個月，什麼三分七分都還摸不清，所以我仍然留在陝公學習。」這是才來到三個星期的新同學。

「學習也好，工作也好，我却兩樣都來。學校不是決定在關中成立一個分校嗎？所以需要很多工作人員，我是決定留校服務了，雖然還不曉得是在關中分校抑或延安本校，但都可以一面工作，一面繼續學習。」

「那你真幸運！許多人都羨慕起來。」

另外一個同學也帶着愉快的口臉說：「那我也是相當的幸運，我到邊區政府工作去，多多的領略共

產黨艱苦奮鬥的作風。」

「我們的藝術家呢？不用說是到魯迅藝術學院去了，但要進那一系？」

「不一定，美術，音樂，戲劇大概都可以。」他對各方面都有研究，所以很有把握的答覆。

「游擊隊長呢？你到那里打游擊戰？」他是江西的一個農民青年，內戰時打過很久的游擊，是我們的軍事班長。

「我到新四軍去，不管什麼游擊戰運動戰，碰見鬼子就拿起槍桿來「砰」他幾槍就是了。」

「最後應該輪到我了，我是因為祖國戰爭從南洋回來的！真糟糕！說起話來南腔北調，我的廣東口音你們能聽懂多少？所以我要回到老家的後方——也許要變成前方了——去擔負一些民衆運動工作，或者仍舊「出洋」去做華僑宣傳工作。」

「……………」

月亮已跨過清涼山慢慢西沉，熄燈號已吹過很久，深夜里，只有附近的電台，馬達仍達達作聲，向四周發射出無窮盡的戰鬥的電波。我們的心也和馬達一樣的跳動，我們的熱情也和電波一樣的奔流，我們的影子雖然向各個密洞里去，我們的心里都傾瀉出同樣的歌聲來——

「大家一條心，爲了爭取抗戰的勝利……」

「別了別了！同學們！我們再見在前綫！」

偉大的同情

齊語

天空被灰黃的霧，密密地陰遮着。太陽躲在雲層裏，羞澀的射出晦暝暗淡的光芒，懶懶的挨過了正午。黃色的風，從西北高原上捲着無數的沙泥，漫山遍谷的襲來，剛裊糊過的窗紙，一陣被吹碎了，屋頂震

動得楞楞作響，庭院泛起了汹涌澎湃的波濤，在汎濫着，吼叫着。倦人的午睡，朦朧中驀地被這陣噪雜的囂嚷驚醒了。

門帘不知什麼時候被吹落，伏在牆角下，捲成一團。重新用樅子頂着門，塵土依然會尋着門邊的罅隙，偷偷地潛進來。鼻孔有些窒息，一股腥臭的氣息，沉重的悶塞着胸腔。仰臥床上，望着破舊的頂棚，望着從窗櫺透進來咫尺的天空，我被埋在幽邃的沉思裏……

對面文書科的那位廣東同志，不知在對誰，突然高談闊論的嚷着：

「陝北公學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產物，有了統一戰綫，才有陝公。統一戰綫的擴大與鞏固，就是陝公的擴大與鞏固，陝公的擴大與鞏固，又應該使統一戰綫有更進一步的擴大與鞏固……」

這清脆的聲音，跟着就被行將出發到前綫和預備去分校工作的十六隊畢業同學唱的洪亮歌聲，掩沒了。

「報告」

通信員推開門，向我敬了一個禮，送來兩封信，一封電報。我爬起身來，坐在桌邊，靜心的首先剪開了那封電報：

「延安成仿吾先生：募捐已發動，目的萬元，第一期六月底完成，發起者：中國之友社，擁護民主大同盟，華僑文化界救亡協會，民族武裝自衛會，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華僑學生救亡協會……等二十四團體共策進行……」

菲律賓各界為陝公募捐籌備委員會

一月前，經過華僑同學的建議，我們發出幾封信和一些捐冊，寄到南洋各埠，居然獲得了反應，讀罷令人異常興奮。我急忙又剪開了由漳州福建銀行寄來的航空快信。

「……在激流上，看到貴校募集基金啓事，我們深表同情。祖國自抗戰以來，第八路軍暨陝北邊區政

府會動員一切力量，參加前綫抗敵，建立許多轟烈的功績，給與海外同胞以莫大的興奮……我們是大時代中的「逃兵」，包括着苦力和知識勞動者的一羣，爲表示對陝公的愛護，特鳩集國幣二十元，由國內友人轉寄爲貴校基金……

接着，我剪開最末一封汕頭的來信。

爪哇吧城華僑互濟會

「……地域的阻隔，拉長了我們中間的距離，可是在精神上，我們大家都是一致的，這阻隔並沒有減少我們意志的團結。」

在南方，我們沒有加入火綫作猛勇的鬥爭，對於西北角的同伴們，表示着無限的敬愛，對於自己是感到非常的難受和不安。所以這裏除了給你們作精神上的鼓勵外，還要給你們以物質的援助……」

在一切物質條件十分困難中生長和健壯起來的陝北公學，固然由於全體師生艱苦奮鬥的結果，但各界人士熱烈的同情與援助，亦是其主要因素之一。特別是海外僑胞們的積極援助與偉大的同情。平均每天總可收到一二封信，有的從江浙，從川鄂，有的從盤谷，新加坡，有的從暹尼拉和砂朥越……不同的信皮上，貼着灰的，綠的，褐黃的，各式各樣的形形色色的郵票，從每個同情我們的角落裏，不斷的匯集來，華僑愛國的熱忱，充滿了字裏行間，我常被他們這種熱情激蕩着，使我感到這種偉大的同情與援助，實不啻十萬勳軍，加強了祖國抗戰的力量。促進了瘋狂的日本法西斯蒂強盜們更進一步的趨於崩潰，使世界和平，更能加速的奠定了它穩固的基礎。

看罷信，我忽然想到第二期畢業同學快要離開學校，爲了擴大募捐運動，爲了鞏固和擴大陝北公學，應當要求每個同學來幫助母校完成這一任務。

這個念頭，攢在腦海裏，不住的盤旋着，從架上抽出張淡綠色的紙，我這樣寫着：

「鞏固和擴大母校，是每個同學的責任，母校的擴大，就是抗日力量的加強。多募一些款，即可多造就一批幹部去分担了你們的工作，就補救了幹部的缺乏，就更有力量去組織千百萬羣衆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爲了你們畢業，特備下一點禮物——募捐冊——相贈，希望每人領一份……」

我把那張佈告張貼出去時，已經是晚飯的時候了。

在「五卅」工人晚會上

一 進城

陝北走入了雨的季節：一連下了兩天大雨，延安東門外的延水河漲了；混濁而紅黃色的像血樣的一股洪流，不斷的憤怒的向東方湧去。

延水河上的木橋壞了！修理的人爲着下雨也停了工。過河進城去的人，只能赤着腳，慢慢地涉水渡過去！

今天，五月卅一日，雨雖然停住了，但老天還是陰沉沉的哭喪着臉。拚命的刮起北風，冷靜的延水河旁，行人稀落了！只有幾隻肥黑的烏鴉，在找着野食。北國濕爛的泥土上，深深的印下了它們無數的腳跡……晚飯吃過了，烏雲老是集在頭上不肯散開。風刮得更凶，更厲害。同學們嚇得躲到窖洞裏去了。

「……」哨子突然叫了，陝公合唱隊集合。

「同學們，」文化娛樂股股長在向我們報告：「今晚進城去參加工人五卅紀念晚會表演，他們來了幾次信，無論如何叫我們去參加，本來是定昨天開的，因爲天落雨，改在今日補行……對不起，麻煩諸位，今

日進城要脫鞋襪，延水河上的橋壞了，請大家吃一點苦，都要去……」

我們一溜一滑的跑到了延水河邊，合唱隊有十多個男女同學，另外還有陝公劇團的一羣，大家都赤着腳準備下水過河。

腳一伸到水裏，寒冽的水就透過了肉，刺着骨頭。河底的碎小石子劃破了腳板皮，但我們因為興奮，並不覺怎樣痛。

河水一股股的向腳上衝來，像血在五月裏澎湃着，湧出無數大的，小的浪花。同學們興奮的在唱，在嚷，在叫……女同學們也一樣的一步步踏着水，她們很認真的走着，擔心一下不留神滑倒了。我們在滾滾的河水中，望着沉在暮色中的嘉嶺上的古塔，清涼山上的廟宇，和延安城的堞影……我們自由的呼吸着。

二 在會場上

在民衆戲院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廣場上，成百成千的農民，工人，很整齊的站着，晚會還沒有開始，台上掛了盞煤氣燈，垂了幕布……當我們陝公的合唱隊，劇團，站到會場的左角的時候，工人們突地叫了起來：

「歡迎陝公唱歌……」

「陝公快快來！」

我們笑了，望着他們和善的臉，張大着的嘴，我們像看見了他們的心……

「歡迎陝公唱歌！」我們也贊成！他們還在不斷的嚷着。

我們沒有唱。我們說到台上再唱給他們聽，解釋明白了，他們才停下了雷樣的喊叫，但會場不會就這樣沉寂下去的。接着他們轉移了目標叫自己的伙伴唱：

「歡迎第X隊自衛軍唱歌！」

「歡迎第X隊少先隊唱歌！」

小孩子，青年們毫不客氣的唱了。雖然沒有好的音樂指揮，他們也能唱。雖然音調是那樣的為準，拍節那樣的不對，但他們每個人都是高興的。張大着嘴在唱着，沒有顧慮，沒有悲哀，只要他們的隊長叫了一聲：「一二」便開始了一個歌，一個小調。而且還是些舊瓶裝新酒的有意義的小調。……

「……」哨子長長的拖一聲昏亂的會場，馬上安靜了下來，幕布拉開了，主席宣佈開會，主席是個穿軍服的人，一口陝北腔調，他在解釋着「五卅」的意義。話雖然說得很少，但那樣的有力，那樣的爲羣衆所了解，無數穿着短衣，頭圍着烏黑手巾的工人農民，張大着嘴，皺着眼，聚精會神的望着台上演講的人，一個字一句話都打動了他們的心，他們都懂得。接着是當地的幾個工人領袖和幹部講演，講的都是他們愛聽的，他們聽得懂的……

「擴大我們的組織！參加自衛軍！」他們叫出了有力的口號。

「紀念五卅要堅決抗戰到底！」

「肅清漢奸托匪！」

……

講演完畢，接下去是游藝節目：

陝公的「生死關頭」，抗戰劇團的活報「開小差」，還有一些節目，羣衆是用熱烈的鼓掌和大聲的叫「刮刮叫」來接受的。他們懂得那感動他們的劇情，當一個漢奸走到末路，被一個游擊隊員槍殺的時候，他們大聲的怒吼了起來。

「打殺漢奸托匪！」

延安的晚會是負有莫大的教育意義的，尤其今晚的五卅工人晚會，每一個音樂節目和戲劇，都把羣衆帶上了舞台。興奮着羣衆，沒有一個人半途就走了，相反的，會場四圍還滿擠着一些女人和小孩子，一直

到散會的時候，

三 歸來

散會時已是十一點多鐘了，我們這一羣，排着隊走出城門，準備過河回去……

夜充滿了恐怖，沒有月，也沒有星，只有一層暗淡的月光，模糊的劃出目前景物的輪廓。寒冷像魔鬼扯着人的衣袖，抓着人的肉。延水的洪流，好像也害怕呢流水的響聲也小了……

於是我們分成兩次走。一次十多個人，提兩盞馬燈過河。可是黑暗像一大塊幕布緊緊的包圍着，兩盞馬燈失去了作用，我們過河時什麼也看不見。

脫出了鞋襪，腳就有點又冷又痛，不想下水去。大家大聲的叫着，喊着，拚命的唱歌，歌聲在黑漆的延安城外空中蕩漾着。模糊的山峰延安城頭的堞影……在寒冷的氣息里靜靜的躺着。

我有點異樣的感覺，我知道這是五月最後的一刹那……五月反抗的怒潮，在洶湧……

星田一九八，五，卅一。

五月鱗爪

狂波

一 心在蕩漾中

從新修葺的一間屋子的簷下，經過廣場，向西走去，這裏展開了一條曲徑；沿曲徑北去是延水，向右經牆的缺口又回到廣場，我們每次在日頭剛落的傍晚，三五成羣一面談笑，一面唱歌，一面做鬼臉，兜這樣一個圈子。以前在這種地方兜圈子，天氣還是十分冷的，加之北方老是那樣荒涼的，那樣蕭瑟的，所以那時心

境是非常空虛。但是在這「五月的延安」總可算是春天了，雖然一天的溫度仍然相差很遠，四季衣服全可以穿上，山上和曲徑旁的草却長的那樣嫩綠了，掩蓋了一些荒地，在某些地方漸漸可以見到蒼蠅的飛舞了。

雖然延安黃鶯兒是不常有，青蛙却和別地一樣的張開了歌喉，有時也能興奮一下遊人的心，使你聯想到「南國之春」——田野裏，林子裏，以及任何一個角落裏那種宜人的景緻。

朋友！我記起二年前那種醉生夢死的場合了，那時我和你在長沙市。「五三」雖然是血的日子，但我們毫不關懷，那天我們閉着發愁，邀集許多朋友竟登上公共汽車，兜那麼幾個圈子，後來疲倦了，記得我們找了一家臨時開設的咖啡館，在林子裏的沙發上躺下，泡了一壺君山茶，另外叫茶房端上一碟鹽薑，我們一片一片的塞進口裏，談論一些關於女人的事。唉！我們那些遊踪真不堪回首。

在延安，咖啡店和沙發除在演劇的時候「冒牌」來一次以外，平時是沒有的，我們只有一顆灼熱的心跟隨着五月在激蕩。

一一 我看見雨了

五月在延安有了雨了，因為下了幾天雨我們學校附近的延水，也在沸騰了。水流的湍急，把河床染成了血紅色，好像是隨着戰鬥的五月在咆哮。這條洪流，牠會洗淨過每個到延安來的人的心，洗淨過一些人由舊社會裏帶來的許多渣滓。

我們是沒有現成的水洗臉的，早上的一次洗臉，我們是一大羣的整好隊伍到延水邊去洗，延水就是我們的臉盆，我們常常覺得自己偉大，因為這是在別的地方不容易領會的朋友呀！尤其是五月四號的那天，我們每個人都發現我們自己太偉大，那天整天大雨傾盆，路上泥濘的，我們一羣孩子們冒雨到河邊去

洗臉，起初還是毛毛雨，後來越落越大，水從帽頂透進頭髮，冷冰冰的，背脊骨也有點冷了，路上又特別溜滑，你儘管留神也免不了「跌交」。最有趣味的，是我們那羣女同志，她們以前都是「閨秀」，都有白嫩的肌膚，現在却一變成爲「赤足女郎」。「唉喲！」一瞧又是女同志跌倒了她們「跌交」和我們有點不同，她們是雙腳比齊，向前溜約莫二尺多遠，然後屁股朝地下一坐。這種「跌交」我們名之爲「坐汽車」。有時當別人跌倒以後，我們還要故意喊這樣一句：「再來一個！」這不是嫉妒，而是拿這回事來「開心」。

「這是時候了，該我們走上前線。」在風雨飄搖中，我們高唱起來了，男人的歌喉是悲壯的，女同志的歌喉是委婉的，也是整齊的，嚴肅的。

在晨曦中，北風吹涼了各個人的臉，嘉嶺山下的水又是那樣「激」，那樣「涼」，可是，大家的心却是堅定的，鐵一般的，決不隨着水和風而搖動。

三 我們是戰鬥的學習，戰鬥的生活

在五月裏，學校號召了一次「突擊週」，這個突擊運動號召的意義，是要同學們以革命競賽的方式，來完成六週的教育計劃。現在突擊是已經過去了，我想告訴你關於突擊週裏同學方面所表現的一部分情形。下面是我的日記的一頁：

「老湯起來」十分吃力的一聲，接着就是一個長而且深的「呵欠」，從被窩裏的深處傳到A室各個角落。起初聲音很低，以後愈長愈高，這「呵欠」好像是「警報」。一分鐘以內A室全跑光了。

「A班飛機！」這是隊長短促的一聲，如是各種音響立刻寂靜下來。血在各個人的胸中沸騰着，呼吸顯的十分短促，尤其是A班的同志，臉上浮起了一層勝利的微笑，好像他們的「飛機」是從敵人手上奪過來的。敵人的飛機會屠殺過成千累萬的中國好同胞，現在在晉南又發動新的進攻，殘酷的施放毒氣，準備

慘殺更多的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A班同學對這種法西斯的暴行是極度怒恨的，他們決不以獲得「飛機」爲滿足，他們要用他們的血和肉，裝進「勝利的飛機裏」去粉碎敵人的毒計。

七點鐘開始上課了，同學們平時總打一個小包袱當凳子坐，今天都只帶一塊板子，行列十分整齊，雖然太陽光是那樣強，可是大家都能够聚精會神的伏在地下記筆記，第一點鐘的下課號吹了，提問題的同學仍然是如「雪片飛來」的把小紙條提到破爛的講桌上去請教員解答，這種情緒平時雖然有，但今天表現得特別熱烈。

今天我真感動呀！以前我們在學校裏念書，學校想盡方法叫學生守規則，訓育部早晚忙於點名，犯規則的處儆甚至開缺，然而懶的人還是多着，現在我們不知「訓育」爲何物，隊長班長全是同學自己，「處罰」聞所未聞，大家却能够在生活上，學習上，各方面「加油」，我想這要歸罪於以前教育的不合理呀！

朋友，我們在延安是在戰鬥中生活，戰鬥中學習，我們是緊張的，也是活潑的，尤其是在突擊週裏表現得更明顯。

五月的魯迅藝術學院

藝術工作者的生活

——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生活瑣記

原野上的歌聲

是五月的清早，西北的晨風還帶點冷意，隊伍已經從山腰窰洞門口的斜土路上，踏着青翠的原野，流到了清澈的河邊。我們是藝術工作者，須練習着藝術體操，使每個人的身體姿態更好地發展，因為在舞台上，我們必須把戲劇通過了動作來傳給觀眾。

就在這鋪滿了細沙的平坦的河岸上，男的女的排成了隊，揚起了手，跳着舞。這舞不是過去都市裏的消閒的玩意，而是在通俗和美化的動作中使觀眾感到力的表現和動作中所包含的內容。休息的時候是練聲運動，教師教大家怎樣從肚裏呼吸，怎樣校準音節和使發音宏亮。因為我們努力的是抗戰的藝術，我們的對象是廣大的羣衆，我們的表演場所當然也是農村中的曠野和都市的街頭，因此我們得鍛鍊了響亮的喉嚨，在廣大的「露天舞台」才能使廣大的羣衆聽得清楚。

太陽從禿赤的山頭露出了緋紅的臉，我們才踏着齊整的步伐，揚着響亮的歌聲向後轉，這歌聲驚起了延安城邊樹上的宿鳥，傳遍了整個原野。一個個活躍的身子爬上了山坡，潤紅的臉蛋迎着燦爛的朝陽在發笑。

集體的創作和學習

除了每天上午上政治課和藝術理論課外，下午是我們實習的時間，於是音樂系的同學們在練習作曲，繪畫系便到野外寫生或請兵士來做模特兒，揹着槍揮着大刀，作姿勢，最活躍的可算是我們的戲劇系了。在化裝實習的時候，整個席棚下一排排坐着的全是演員，桌上排滿了鏡子，油彩和粉盒，一點鐘後，身上雖還是穿着同樣的灰色軍服，但臉上却不同了，有年青漂亮的小伙子，嬌媚的都市女郎，也有臉目猙獰的惡漢，鄉下婦女和老太婆，老公公，這些在燈光下看來也許會覺得活像，但在太陽光下，一張張五顏六色的臉簡直是魔鬼現了形。

我們有時也實習表情，教師叫你怎樣由微笑，大笑，轉到狂笑，慘笑，從嗚咽，啜泣，到痛哭，慘哭。觀眾就是濟濟滿堂的同学，成百的眼睛含着好奇的笑望着你的一張臉，這就叫你在同學面前鍛鍊，上了台才不致怕觀眾而表演不出來。

在每星期六的實習晚會中，我們便各班預備着競賽的節目，爲着發揚創造的能力和神奇的競賽，有的想出了恐怖的『活報式』的短劇，更希奇的是我們也在這荒蕪的沒有新式電氣設備的西北弄出了電影，不是『影戲』這新鮮的玩意兒會轟動了整個延安，一新了觀眾的耳目。什麼叫做『影戲』呢？就是把一大塊白布蒙住了舞台面當作銀幕，人便在布內用燈照射出來，在白布上映出了黑影，這就是『影戲』。我們第一個出品叫做『保衛家鄉』，銀幕上全是黑的，只亮出了『保衛家鄉』和『魯迅藝術學院製片廠出品』的白字，魯迅先生的影子高高的掛在上面，接着戲就開場了，彎彎的月兒掛在天邊，雞啼狗叫着，現出的是個農村中的家庭，兒子要去當自衛軍，父親妻子拖着，但他終於走了，接着是敵人佔領該村的場面，漢奸的活動和民衆無辜的被殘害，因爲表現的是影子，殘酷的情形如挖心，剖腹，刺嬰孩，殺婦女，都逼

真地表現出來。後來自衛軍爲着收回家鄉而反攻了，殺得鬼子兵死的死逃的逃。當自衛軍的不斷地揚起武器衝過『銀幕』時，台下觀衆的掌聲像雷般轟動着，笑聲、喊聲震動了整個大廳。這是我們新創作的成就。大家更興奮地在加緊的研究。因爲這是最通俗最簡單的宣傳品，將來在農村出演一定能夠收到很大的效果。

勞動的音樂

我們是抗戰藝術工作者，同時我們也是勞動的建設者；爲着使愛好藝術的青年可以不斷地到來，我們便幫助學校建設教室和校舍。

在清晨和晚飯後全校同學們動員到了山下的草地上，長長地排着行列。從較遠的殘壁頽垣上撤下了石頭，一塊一塊地經過每個人的手傳到建築新房子的所在，大家臉上淌着辛苦的汗，張開口在喘着氣，然而沒有聽見發出一聲厭煩和哀怨。

「加油！努力加油！」

「我們是藝術工作者，我們是抗日的戰士！」喊聲和歌聲愉快地傳遍了整個隊伍，石頭跟着手腕敏捷地搬動着。有的女同學手指上擦破了皮，出了血，但她們不喊一聲痛，讓土末掩蓋了創痕。誰也不肯表示落後，表示自己是力不勝任，用着最大的力氣在搬着，石頭經過了一個個英勇的勞動英雄的十指，在草地上堆成了石峯。

晚飯後，大隊的隊伍開進了城，從大禮堂邊的木料廠裏運來了木材，一支支碗口粗兩丈來長的木柱，擱在每個人的肩上。這一支搬運的隊伍在城裏路人欽佩的眼光中出了城，唱着歌把木柱搬到了草地上，於是七手八脚地忙着用鋤頭、鏟子挖地基，打樁，忙着蓋席棚。有的蹲在地下，有的高高地登上了樑子，在上

面釘鏈，斧頭噹噹地和歌聲交響着。有病的同學便組織了啦啦隊在旁邊「加油」歌曲來慰勞我們。

天黑下來了，草地上蠕動着勞動的人羣，歌聲和釘鏈聲滲透了夜幕傳佈在空間。到了煤油燈亮起來後，這蓋着席棚的大教室也完成了，明亮的燈光照耀着每張赤紅的臉上閃爍着的汗珠，照着每對閃着快意的眼睛和裂開着露出牙齒的嘴巴。

僅僅兩三個鐘頭就在平坦的草地上建築了一座教室，這是這六七十個藝術工作者突擊運動的作品，是集體力量的結晶。

盛大的晚會

爲着紀念五卅，整個延安的眼睛全望着藝術學院，要我們來一個大規模的演出。在平時，以及在「五一」、「五四」、「五七」我們全應了人們的要求特地創作了新的節目去出演，這一次自然不能例外。於是從五月廿四日起，整個學院便活躍起來了，戲劇系的編劇主任王震之忙着開夜車寫「大丹河」三幕劇本，戲劇主任張庚忙着導演，因爲時間僅僅一星期便要連寫帶排的演出，就只好寫好一幕排一幕，早上還要上課，除了下午排戲時間外，便犧牲了幾天的政治討論會到大禮堂排戲。

五卅到了，延安的空氣緊張起來了，我們這些演出者忙着在準備服裝道具，一切演出的東西，延安的觀衆們爭先恐後地等待晚會日期的到來。

黃昏，我們帶着服裝道具，到了大禮堂。這是一座古舊的大廳堂，有着一個淺而長的石台。下午六時，觀衆便擠滿了台下，邊區的首長們也坐在木板椅上。台上的煤油燈閃着，台下數百雙期待着的眼睛也在閃着。晚會開始了。

「五卅活報」的第一幕是描寫工人顧正紅的被害；第二幕是以歌舞的形式描寫工人參加抗戰。全

劇的歌詞和形式都很新穎，引起了台下的快樂的笑。閉幕的時間唱着四部會唱的「五月紀念歌」接着是三幕劇「大丹河」開演。這劇描寫被敵人佔領的鄉村，偽政權怎樣勾結敵人欺壓老百姓，企圖堵塞大丹河，用大水淹死中國的軍隊和老百姓，結果被老百姓聯合起來搶下了閘，破壞了漢奸的毒計。第一幕是在大王村村公所裏，描寫村上的婦女被敵人奸淫，財產被搶奪的故事。第二幕是村民們逃到了山上的困苦生涯，和怎樣奪獲進山的鬼子的槍械。第三幕是村民得到敵人的武器，打回了家鄉，肅清敵偽勢力，建立游擊根據地。劇中動人的故事和大場面的演出，使台下的觀眾轟動，認為是延安演劇空前的成就。尤其是最後勝利的場面，台上輝煌着火把和羣衆洶湧的熱情，更使觀眾感到非常的興奮。

戲完時觀眾滿足地笑着擠出了門，我們雖然很疲勞，但心上却充滿了興奮，大伙兒拖着疲倦的身子踏出了城門，在迷濛的月色下爬上了山腰，山腰裏已經沒了燈火，遠遠的村落中正傳來稀疏的犬吠。夜已經深了。

莫耶於魯迅藝術學院五卅

月色燈光下的人羣

姚子璐

——魯迅藝術學院生活的斷片

在禮拜六的自由晚會中，大家齊集在山下的草坪下，圍坐着成一個「圓週律」，「鴉鴉烏」主席崔嵬同志站在用三根木桿架起來的煤汽燈下面，天空中忽然湧起了一輪玉盤似的月光，掛在古城頭上，燦爛的銀色鋪遍了整個的土地，彎曲的山徑上面，窰洞里透出了一朵朵的燈光來。四週是那樣的靜寂，只偶而從不遠的馬房內發出一兩聲驢叫，再聽不到其他的聲音了。六天來的緊張生活使我們忙的氣都透不

過來，今天算是可以鬆一鬆口氣的機會了。

草地上的『歌舞昇平』

這是一項非常有趣的節目。在一個銀幕似的布幕後面，傳出一種幽美的音樂——爵士。伴着這歌聲而起的又是大都會裏小姐太太們在舞場裏的嬌媚的笑聲，男人的喝采聲，在人羣的週圍飄揚。這是一個多麼安靜的境地呵！可是剎那間刺進到觀衆耳鼓裏的是一聲炮響！這一些沉迷的人們驚醒了，他們慌亂起來，打翻了舞座，摔開了酒瓶，這裏在喊着舞伴，那兒在找着愛人，帶着一種混亂的淒慘的聲調，這時，觀衆的心弦也跟着緊張起來。一下子，聲音跟着閉幕的哨音停止了。但從白布中鑽出來的却是在笑着的我們的同伴——抗戰的藝術家。

李伯釗的蠻子歌

這位新近來到學校工作的李同志，是長征時代過來的女英雄，有着很長的鬥爭歷史的。是一位健壯的女戰士。今天是她第一次參加我們晚會，因而同學們大鼓掌而特鼓掌的歡迎她，要她跳蘇聯舞，可是，訓育主任却指着笑咪咪的伯釗同志道：

『她現在將是由資本主義時代過渡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大家哈哈的笑個不住。）『不能跳舞我們讓她唱歌吧！』

『蠻子歌』開始了。這是一個帶着濃厚的康藏特殊風味的歌唱。這歌聲使我們聯想到她在長征中走過多少危險的地方，全場的伙伴們不約而同的發出了雷般的吼聲：

『烏啦！烏啦！伯釗同志，烏啦！』

回語的演講

這是「順民」裏黃鼠狼金同志的節目。素來獨稱爲漢奸大師的「蘑菇」演講了。從他嘴裏咕嚕了一大串，但我們都莫明其妙，後來，從人羣中找到了一位翻譯，才知道他說的是

「同志們！五月，這有着鬥爭歷史的五月來了。我們應該把所學習的都應用到實際中去。宣傳組織起廣大的羣衆來，參加到戰爭中去，以配合抗戰的需要，保證我們抗戰的勝利，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

這是一篇很好的講詞，我們對他致了一個極其熱情的回答：「我們將在實際工作中用我們的努力來紀念這個血的五月。」

徐一新的蘇聯舞

這位訓育主任同志是去過蘇聯的。今天的舞蹈是：「集體農莊舞。」沒有肉的大腿，沒有誘人的香粉，沒有爵士的音樂，但是，徐一新同志所表現出來的却是那樣驚人的成績。只是隨着我們鼓掌的節拍而動作輕鬆活潑，自然，他的全身的筋肉活動起來。這是一種對於健康有着極大的幫助的舞蹈。

晚會結束了，那剛才掛在城頭上的月亮，已經斜向西邊的山頭，大家從草地上打着呵欠，伸直身子，在興奮中帶着疲勞爬上了山坡，在密洞門口遙望着整個延安城，它已經在迷濛的月色下沉睡着。

一天的生活

翟定一

上午我們音樂系練習樂器合奏，這是一個創舉，是把新舊樂器統一起來。樂器有風琴，小提琴和口

琴；還有二胡，鈴子和京戲用的節拍板。演奏的節目是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向隅同志和我們說：這曲子雖然老一點，但正因為這樣，才更容易為羣衆所接受。我想這是對的。

在休息的時候，無意間進了美術系課室。我看見他們仍然埋頭在工作着，每人都有他自己的事情，沒有一個是空閑的。有的很起勁的削着木板，有的怪神氣的刻着木刻，有的聚精會神的畫着「五卅」紀念日的宣傳畫。

「××同志，你們真了不得，埋頭苦幹，整天都在畫畫。」

「那裏，不是大家都一樣嗎？你不看看戲劇系的同志們，一天內沒有一刻不是他們在排演。」他本來是正在畫着畫的，但話匣子打開了，他就把筆擱下來。「昨天我看他們排演大丹河，這是多麼動人的三幕劇啊！他描寫農民爲着破壞日寇企圖堵塞大丹河淹死我軍的陰謀，農民怎樣和敵人壯烈的鬥爭，怎樣給敵人逼上山，後來又怎樣組織游擊隊再和敵人幹，到最後終於克服一切困難，把敵人淹死我軍的陰謀粉碎了。這裏面每一幕都有他的好處，都能把握住觀衆的感情！」××同志你看過沒有？」

「我已經看過了。現在他們還在排演着呢！其中最同情的是第一幕描寫一個農村少婦給日人强奸一節。當她底丈夫頑固地逼他回娘家的時候，她可憐的她既得不到丈夫底同情，祇好忍痛拋棄了初出世的孩子自殺了！我看到這裏，幾乎感動得流下淚來。」

這時我注意着他畫的畫，是一幅很大的宣傳畫，畫着兩個巨人兩手親密的緊握着。上面寫着「國共合作」四個大字。

「畫得怪有意思呀！你們現在畫的宣傳畫很多吧？」

「不才二十多幅，五卅紀念日需要的標語和漫畫很多呢。」××同志，你看吧！這位同志正在畫着的一幅才是好呀！他一面說一面用手指着那邊。」

我回過頭來，看見一位同志正在畫着一幅邊區民衆一致起來對抗日本鬼子的漫畫。畫得的確不錯！他們每個人的工作都非常緊張。爲了不要就誤別人的時間，我便走了出來打算跑到圖書館裏去看書。這一來便給別一種環境所吸引住，我看見下面一大堆人在吵着，叫着，罵着，好像在打架。

另外還有一個工頭打扮的日本人，它在那裏橫衝直撞，目中無人的叫罵着：

「好傢伙，顧正紅！你這領導罷工的頭子，壞蛋的有！」

它把這堆硬生生的話吐完後，便惡狠狠的使起一根皮鞭子，向着一個強幹的工人身上死命地抽下去。但一下子便給他打倒了，跟着便是一羣像火熱般的青年工人，蜂湧上前，他們每人眼裏都冒着火，他們每張臉孔都憤怒得排紅，好像非把這王八蛋打死不可的樣子。正在千萬隻鐵一般的拳頭快要向這萬惡的日本鬼子打下去的時候，忽然不知從何處冒出一聲像鞭炮的響聲，接着，那英勇的打倒日本王八蛋的英雄的臉色變得那麼慘白可怕，身體痠軟地搖動着。他臉上每一部份的肌肉都向眼上靠攏起來，同時他隻手病態的向胸前一抱，很倔強的不願意的緩緩倒下去了……

我看當時每個演員都非常認真，好像真要和敵人拚命一樣。尤其是當他們的同伴——顧正紅給敵人槍殺後，他們每個人都爲着這不幸的遭遇而咬牙切齒！

上課的哨子雖然吹過了，但我們沒有課，所以我仍然跑到圖書館去。

午後，沒有課，趁着這個機會，大家都忙着準備自己的事情。戲劇系的同志都排演去了。美術系的同志忙着寫標語畫漫畫。我們音樂系是合唱一首五月紀念歌，分四部，是向隅同志配的女聲部，其餘是男聲三部伴奏。我唱到五卅紀念日那一段，「要求改待遇，打死顧正紅，可憐無限青年血，不洒疆場洒街中！」使我想起上午戲劇系排演「五卅活報」槍殺顧正紅可怕的一幕。

晚飯後，我和××同志到警衛營去教歌。他是山東人，個子高高的，臉兒長得很，這樣和他細小的眼睛

有點不相稱。他講起話來老是帶有家鄉腔。歸來的時候，太陽已悄悄地躲藏起來了。大地的一切都顯得寂靜無聲，天空上有一些小鳥飛過，留下一兩聲咕咕的呼叫。

「××同志！你家裏的人現在怎麼樣？」我一面問，一面招呼他坐在草地上。

「不要講了，媽的父親，母親都跑不了，還有，還有我親愛的小妹妹。他們現在大概是完了吧！」顯然的，他的態度有點不自然，臉上癢癢得很利害，好像有人在刺他底心一樣。

「你底妹妹多大？」

「……………」

「多大你怎麼了？」我搖着他的身體，覺得他哆嗦得很利害。

「才十……幾……歲！」

「噯，可憐呀！這麼小的一個好孩子便做……」

我心裏不覺一陣難過，好像有什麼湧上來酸酸似的。大家都不說什麼，祇是呆呆的望着。

回到校中，他們都開始上自修了，我坐在一角祇是發怔，日間的事情像影戲一樣一幕幕的重新反映在目前。唱歌，排戲，槍殺，顧正紅，日本鬼子強奸中國婦女……特別是××同志痛苦的表情和他所說的話，更引起我的難過。幾乎每字都刺痛了我底心。

「……媽的父親，母親都跑不了，還有，還有親愛的小妹妹」……

「……………」

黑暗籠罩着一切。我們的工作都停止了，蚊蟲的叫聲好像也沒有了，大地上的草和樹木也睡着了，他們都很安適的等待明天的到來。

五月的魯迅小學

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記

魯迅小學六年級白遐福

「喂！快走！操場上集合了！」我回頭一看是趙同志跑着喊我。接着就聽到一陣叫子聲，我就趕快收拾了用具，急忙跑到操場上。見許多同學剛剛站好了隊，我三步併兩步的跑去給隊長敬個禮，便插到隊伍裏面去。聽同學說是參加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去，當時我心中非常快樂，便很踴躍的去參加革命的五月的第一個紀念節了。

一路上我們齊着步，唱着歌，不覺已走出了南門，見許多老頭子，小娃娃，青年婦女……都是高舉着小旗子，上面寫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紀念「五一」節，要堅持抗戰到底」，「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標語。大約又走了數十步吧！我們就看見公共體育場中，有許多穿灰色軍服的青年男女同胞，正高唱着悲壯的歌曲，他們正在怒吼，他們正在爲着正義和平而怒吼。這聲音如雷鳴似的震動天地。

到了會場，我們由隊伍的間隙穿過去，坐在最前列講台的下面。

「黃河之濱，集合着一羣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抗日軍政大學的歌聲，震天的響起來了。歌畢，抗大與陝北公學的同志們，同聲高呼「歡迎魯小的小同志們唱歌」

於是「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個子彈消滅一個仇敵，我們都是飛行軍，那怕那山高水又深……」宏亮的歌聲從我們每一個張圓了的小喉嚨裏迸發出來。唱完後，主席便正式宣佈開會了。第一項主席報告開會議意，「同志們，我們今年紀念「五一」勞動節，要加緊抗戰工作，大人拿着槍桿上前線和鬼子拚命，

小娃娃在後方做宣傳工作，婦女們來加入慰勞隊……等。我們大家都要很努力的去做，來把我們這個神聖民族自衛戰爭堅持下去，來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來建造我們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為求真正和平的新世界而鬥爭。我們要担負起這重大的責任，所以我們要加倍的努力，打倒瘋狂的侵略者，和壓迫者，這才是我們今天紀念「五一」勞動節的重大意義。」主席講畢後，還有許多同志講話，講了些抗日救國的大道理，和豐富的戰爭中的經驗。這樣的話，在邊區是時常可以聽到的，就連小孩子也都聽得慣熟了。

最後有一個波蘭朋友講話，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他說：「我的祖國是一個侵略陣綫的國家，但是我們的民衆，却是愛好和平的，所以我們要和你們聯合起來，打倒世界上瘋狂的侵略野獸們」……講畢後，全場掀起了一陣熱烈的鼓掌聲，接着全體起立準備最後一項——遊行。在街上遊行的時候，大家高呼着口號，唱着悲壯的歌曲，那時的情況不是用我的筆墨可以描寫盡的。遊行畢我們就回到校中。

延安市少先隊的檢閱

魯迅小學五年級薛國甫

在日本帝國主義正要向邊區進行瘋狂的進攻的時候，延安市的少先隊更加緊了訓練與教育，訓練與教育的成績就表現在這次檢閱中。

五月廿九日晨八時的迅速集合，在十分鐘之內全市的少先隊便都集合在一起，都戴着一頂簡樸的草帽，穿着一身老百姓的衣服，但是很清潔。每人都背着一個背包，肩着一根鎗或一根槍，或一把木刀，很雄壯的聽着大隊長的訓話：

「今天要檢閱我們的力量，準備打日本鬼子，我們今天要表現出我們的精神……」
訓話完了，就按次到檢閱場裏去受檢閱。首先是政治測驗。模範中隊的劉守智頂呱呱叫。普通少先隊

的徐正身也頂呱呱叫。他們都沒下九十分。特別是陸正海、張栓，他們在以前沒有一點政治常識，而在這次測驗中，沒有下八十分。這些政治題，並不很簡單，如敵人是否能到邊區來？敵人進攻邊區的困難在那裏？……等等。

政治測驗完畢後，接着又是軍事檢閱。首先開始檢閱模範中隊。因為他們有較長期的訓練，所有的動作很整齊，很敏捷。各種步伐如立正、稍息……等動作，都勝過其他各隊。

又作一次野外游擊。每人支着自己的槍，嘴裏砰砰吧吧的亂響。這一次結束，又是拳術表演。當表演的時候，各種姿勢都作得很好，都是挺着胸膛，握緊拳頭，瞪着眼睛，氣昂昂的好像對準了日本鬼子的頭一樣。

檢閱完畢了，市長宣佈各隊帶回，明天宣佈成績。我們推想優勝旗一定會落在模範中隊的手裏。

「五卅」在延安

魯迅小學五年級學生余建明

偉大的「五卅」紀念日到來的前一天，延安附近各地的少先隊，都來延安舉行大檢閱，檢閱的成績都是呱呱叫的，這證明了抗戰勝利的預兆。

「五卅」這偉大革命鬥爭的一天到來了，延安黨政軍學各界，都放假一天，並準備下午一點，舉行紀念大會，可是不幸這天清早起來，天氣便陰鬱黑沉，不一會，傾盆的大雨就下個不停了。可是大雨對於延安附近各地方的自衛軍，並不能發生什麼影響，他們仍準時往延安前進。

他們的武裝都很整齊，每人都扛一把刀，一根鎗，或土砲，神氣非常英勇的。路雖被下雨的泥滑難行，把許多隊員跌倒在地上，但是他們還沒有一個人出聲，也沒有一個人掉在後面，都是跌倒又爬起來，挺着胸膛，接連着隊伍一個跟一個的前進。

到了延安，因為下雨，不能開會，大會暫停舉行。這些自衛軍都走得很疲乏，但是他們仍是一言不發的聽着指揮返回去了。他們的一切行動，都是軍事化，迅速整齊，由這裏看來，鄉村的自衛軍倒有這種勇敢的精神。他們的這種吃苦耐勞的英勇精神，可以保證我們抗戰的最後勝利。

五月的工人

我們怎樣紀念了自己的節日？

小清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檢閱自己力量的一天——偉大的五一節，我們——邊區印刷廠的工人們是這樣渡過的。

天方亮，延安城外，清涼山溝裏，緊貼着延河的一個操場上，一羣同志們在搭着檢閱台。我們會排字會印書不會砌牆造房子，一股熱情却把我變成善於搭台土木匠：挖地，札木，鋪板，搬磚……一會兒，一個四尺多高，七八尺見方的檢閱台搭成了。長方的桌子放上去，再鋪上一個同志床上用的被單。兩面光輝的旗子——青天白日鐮刀斧頭交叉在台兩邊。一張長長的白紙用碎磚壓在台板上，上邊寫着這樣幾個紅紅的大字：

「解放社印刷廠自衛軍五一大檢閱。」

同志們高興地在台上走動，假充着閱兵指揮官的樣子笑着在向台下敬禮講話，引起大家一陣笑。背着紅帶子的自衛軍隊長，吹哨子集合。搭台把他累得一身汗，喘着氣對大家說：

「我們今天要檢閱三個科目：整齊，分列式，疏開，我們先來預演一下。」

一個分隊長，假裝做檢閱官，在一邊立着，從他面前經過時，我們的雙眼叮望他，表示着尊敬。演習停止了，橫隊站着。

「我們演得挺有精神的。」隊長對大家說。想起了一星期來辛苦的操練和一星期前的情形，現在顯

然是有了成績，他笑了。

已經九點了。有的同志臉還沒有洗，早飯大家還沒有喫。檢閱的同志還沒來，少數的同志心焦了，提議解散，吃了早飯後再來。

「不解散！我們唱歌。高司令終會來的。餓一下有什麼關係！」是多數同志對這提議的回答。

隊伍成了馬蹄形。唱過幾首戰歌後，一個同志教大家一首由上海救亡演劇一隊帶來的新歌「幹一場」

「河裏水黃又黃，東洋鬼子太猖狂……」

意外的事情就攔了高司令。沒有能準時到，但終於來了。副隊長領着他走下山時，我們停止了歌唱，隊長把隊伍展開來，站成一列，等待着檢閱。

檢閱完畢後，廠長開始對大家說話，他——這位長征過來的無產階級鬥士——的話，是特別簡潔而有力。在講過了今天檢閱的意義後，他說由於黨的領導，由於負責同志的努力和以身作則的精神，由於大家同志克苦耐勞的學習，我們的自衛軍，是表現了它的成績。他又說，我們的成績還沒有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我們還沒有能很好地使用武器；二，我們還沒有能在全國工人自衛軍中起一種積極的模範作用。但這點，經過同志們的繼續努力，是不難克服的。他的話快要結束時，介紹了高司令對大家說話。

一位久經戰鬥的革命領導者，瘦長身子，腰背微駝的高崗司令，笑眯着眼睛對我們說話了：

「同志們（掌聲）我見到你們這樣整齊嚴肅，紀律性的自衛軍，使我心裏非常高興……」

「如果說邊區是抗日的先進模範地區，那麼邊區的民衆武裝——自衛軍就是全國自衛軍的模範。而你們却又是全邊區自衛軍中的模範，因為你們——無產階級的戰士，是不怕困難克服困難，担起最艱苦的任务，領導着大家前進，與日寇作戰到底，建設新中國的階段（掌聲）」

「……抗戰的形勢是更緊張了，你們肩負的任務也加重了。你們不應該以今天的成績爲滿足，還要繼續前進加緊軍事政治學習，提高警覺性，使你們真正成爲鐵的隊伍來肅清漢奸托匪驅逐日寇，爲保衛邊區，保衛西北，保衛全中國而奮鬥到底！」（掌聲）

十時半了。興奮征服了飢餓。完成了檢閱。

一個同志遠遠揹來五支鋤，整，還沒有走到搭戲台的地方，大家爭先搶去了一把，在昨天劃好了的地方挖下四個很深的洞，四個柱子栽起來。梯子靠者柱子，一個同志猴子似的立即爬上去綁札一根預備掛汽燈的橫的木頭。因爲沒有那麼多的橈子，有的同志還在考驗着舖板的架子。一個人想不到的辦法，二三人便不成問題。把長長短短の木頭，用磚頭把它墊高起來，兩邊再夾上大的石塊，代替了橈子，板子舖上去。看到木板的不够，有的同志把自己宿舍的門板下來舖上去。

十二三個人，二個鐘頭內，匆忙地把台搭好了。圍上從抗戰劇團借來的幕布，成了一個半圓形的舞台。洗好了手的一個搭台同志托着下巴在揣摩，看看還有什麼地方要改正，從城裏剛回來的一個同志走上去對他說：

「真漂亮，城裏大禮堂的佈置也不過這樣！」

「是的，漂亮點才好。我們還要請老百姓來看戲的，不光是給我們自己看。」

綁在台柱上的國共兩黨的旗隨着風飄揚。舞台兩旁的幕布上有幾個大字：「解放社印刷廠五一聯合晚會」。掃得清清爽爽的一丈多寬，二丈多長的廣場，顯得格外莊嚴。

下午一時。

工廠門前。一面「邊區印刷廠公會」的紅布白字的大旗，被兩個穿藍布工裝的十七八歲孩子執着。它的後邊，是一羣穿着工裝軍裝學生裝的同志。當中有伙夫，有「小鬼」，有工人，有工作人員，也有首長。兩人一排，唱着歌向總工會指定的地方進發。宣傳隊走在後邊，他們手裏帶着「給自衛軍同志」的半是圖半是文字的鉛印傳單，心裏充滿了保衛邊區打退鬼子的道理。

總工會領隊，全延安市的工友一隊隊尾隨着。很使我們高興的是在我們行列裏，增加一隊整齊嚴肅的「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在集合地方，我們要求他們唱歌時，得到全場的「我們也同意」的喊聲。他們進入大會場時，掌聲雷動了，千萬隻尊敬的目光向他們注射。人們在想起平日看到的敵人佔領區域鐵路被破壞切斷的無線電訊了。

隊伍繼續向大會場集中。

司令台迎着馬路。它的南邊是陝公和抗大的學生，我們——全延安市的工人站在中間，在我們北邊是執着梭標刀槍的自衛軍和背着木槍的少先隊與兒童團。一羣婦女在我們前邊，有的帶着她們的娃娃，一個年約廿四五歲的穿本地服裝的女子在指揮招呼着她們。她胸前佩着一個自衛軍的符號，職別是連長。

四圍用布裹着司令台裏張掛着革命導師抗戰領袖的畫像。台前是「延安市各界紀念五一大會」兩旁懸着兩塊長長的紅布黑字的標語：「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開展邊區抗戰動員和突擊運動！」一些彩色的抗戰漫畫布掛在台下。

我們今天宣傳的對象是自衛軍。在各個隊伍揀好指定的地方坐下後，我們的宣傳隊員便自動分散到旁邊的自衛軍隊伍裏去。傳單散發了，散傳單同志衣服被不少陌生的手牽着，向他要傳單。個別談話的同志蹲下去和自衛軍坐在一起讀給他們聽，給他們解釋。沒有宣傳隊員的地方，他們自己在看着，不識字

的要坐在他旁邊的同志讀給他聽。我們仔細檢查過，不看而把它扔掉是沒有的。

大會場的入口處，馬路旁邊，還有我們化裝表演的『難民』街頭劇。

司令台上，主席團宣佈開會，我們停止了宣傳，靜靜坐在地下聽台上的講話。

全體起立唱完『國際歌』後，有各機關團體代表齊華高崗藤代遠等同志的講演，一致認為：『世界被壓迫階級應該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共同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破壞和平的國際法西斯』並指出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礎。』『我們邊區的工人階級要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綫去，雖然邊區四萬工友已經組織起來了，而且許多工友已加入了工人自衛軍，但是我們還需要加緊進行我們的軍事和政治教育。』最後是兩位來賓——西安行營的高級參謀和一位從波斯來的新聞記者的演說。

演說完畢，在參加大會的羣衆前一致地通過了一個宣言和總工會爲響應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的『一分錢運動』的提議。

散會後游行示威時，街道兩旁站滿了觀衆，他們看着我們這雄糾糾的隊伍，看着我們那個『全國工人統一起來』的黑布紅字的大旗，也看着年紀五十多的我們的宣傳隊長聲嘶力竭地領導着大家喊口號，他們也跟着興奮起來。

伙食委員沒有參加大會去，在廚房幫大司務忙着燒菜。我們回來時，洗了洗臉，他們已燒好兩大鍋的菜，分成廿幾盆。

沒有桌子，沒有板櫈，在搭着戲台的空場上，用尖木在地下畫了十二個洋碼字，代替桌子。會場入口處，一個同志端着一個面盆，裏面裝滿紙團，同志們在那裏面揀起一個看了看，便叫起：

「五號在那裏？十號在那裏？……」

各人自己帶來的碗筷敲打聲，你推我打的叫聲，嘻嘻哈哈的笑聲，鬧成一團。

見到菜從廚房端來時，大家很快跳到各個位置上吃起來。每圈（桌）菜只有兩面盆，然而味道的特別鮮美，大家都感到了滿意。吃得快的同志，這桌跑到那桌地，「打游擊。」這一來，嘻嘻哈哈的笑鬧聲又起來。

× × × × × × ×

天黑了。

掛在戲台前汽燈光在空場上輝耀。當做板櫬用的一根根圓木柱上，已坐了十幾個清涼山附近的婦女居民。我們的女同志在和她們談天。

人越來越多。點着步子走路的小脚老婆牽着她的孫兒，也一拐一拐爬着山坡兒走上來。我們的女同志牽着她們的手。自衛軍排着隊來了，隨後是少先隊兒童團。當他們到達會場時，同志們鼓掌歡迎他們。把他們引到靠戲台前當做櫬子用的木棍上坐下。負責招待的同志散花生瓜子給他們，倒開水給他們。也散給傳單，叫他們帶回去看。

工會委員長說明了開晚會的意義後，遊藝節目開始，全體合唱過「游擊隊進行曲」，便是清涼山小學生的全體合唱「保衛家鄉」。在台上看着的他們的爸爸媽媽更特別高興。以後有關於八路軍的雙簧，台兒莊大捷的京戲，口技，崩崩戲，秦腔，唱歌，和描寫日本士兵被壓迫出征跟妻子離別的「別審」，演得更為精彩。扮演日本妻子的那個曾經在上海日本報館裏工作過的同志，動作真是維妙維肖。在這些節目的進行當中，插進了三個講演：一個是自衛軍怎樣打日本？一個是清涼山小學校長要到會的家長們給他們娃娃來讀書，一個是一個女同志講保衛邊區中婦女要做些什麼工作？由於它通俗，簡短，得到羣衆的熱烈鼓掌。最後是獨幕劇「順民」，以為日本人來了也得講理，而不願起來反抗，甘心做順民的老漢和他的媳

婦兒，終於嘗到事實的教訓：在漢奸和日本鬼子到來後，他們受到欺凌侮辱和槍殺，媳婦兒在鬼子強姦不遂後被槍殺了。老漢在半死半活的當兒，見到襲擊來的當游擊隊的兒子，他心裏感到當日未聽兒子勸告而慚愧，覺悟到「順民」也不是好當的，起來反抗是唯一的出路，然而晚了，他活不成了。他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要他替爸爸和妻子服仇。

故事是感人的，和老百姓坐在一塊兒的一個同志親聽到他們埋怨着說：「老漢原先太不覺悟了！」在「紀念五一要打倒鬼子保衛邊區」的口號聲中結束了五一晚會。

幾個負責招待的同志打着馬燈手電筒送老百姓回家。當我們同志把他（她）們送下山坡到達平坦路上時，他們拒絕再送了，要我們回來早點睡，說我們太辛苦了，他們感到不安。

一九三八年的五一，延安清涼山一羣幸福的孩子們，是這麼快樂地度過這一天。

下面就是宣傳隊「給自衛軍同志」的圖文各半的傳單：



給自衛軍同志

自衛軍同志們！

今天五一節，咱們心裏好高興，整整齊齊來檢閱，一支威武生力軍。現在想到一些事，

趁這機會告訴大家同志聽：

日本鬼，好厲害，現在又要打到家門來！殺老少，姦姊妹，搶財產，亡國生活真悲慘！

要活命，要太平，保衛家鄉最要緊。男女老少都有份，主要還靠自衛軍。

咱們自衛軍，訓練得加緊：抗戰道理多學習，軍事操練要抓緊，漢奸托匪捉拿住，放哨盤查要細心；有一天鬼子打到了，吃用東西都藏起，基幹自衛軍出動，配合軍隊打游擊。

咱們都能這樣做，那怕鬼子動刀兵，把它打收有把握，最後勝利屬我們。獨立自由幸福新中國出現，過着太平快活日子多開心！

延安解放社印刷廠自衛軍宣傳隊1938,5,1.

工會改選大會

印刷廠排字工人李廣源

這天是星期日。早上七點鐘的時候，太陽已經高高地掛在山頂上了。有許多同志還在甜密的睡夢裏。在六天工作的疲勞中，在這一天的早晨可以飽享一場清睡了。廚房的前庭，僅有少數的同志在那裏吃早飯。

我們的伙伴周永生同志告訴我，飯後要動員排字間的同志，整理俱樂部，預備晚上開工會改選大會。吃過飯後，大家都來到俱樂部裏，你拿鋤我拿鍬，他搬石塊，大家七手八腳，很起勁的在工作着。汗滴在石塊上，洒在焦土上，沒有一個肯偷懶的。這樣不到兩個鐘頭，把個亂七八糟的俱樂部收拾的乾乾淨淨，若再經過一番裝飾，這個新建的俱樂部便成了延安第二個又寬暢又可愛的大禮堂了。

烈日高掛在人們的頭頂上，延河裏的水潺潺地流着，許多的人們在河裏洗澡，清涼山的伙伴們來來往往地到我的宿舍裏，我到你的宿舍裏，大家在交換着工會改選的意見，討論着今後工會的工作，預備在今晚改選大會上選舉我們自己所稱許的代表，到工會中來替自己辦事，發表一些我們想要發表的意見，推動着工會工作前進。使得我們的工會成爲一個模範的工會。

下午沒有事，和一個同伴到郊外去玩，我們順着河北行，經過王家坪那個桃林園，穿過村莊到楊家墳，在那裏就攔了一個時間，看了看那些頹廢的石碑和模糊的字跡，河邊上有許多抗大的學生在洗衣服，他（她）們不時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在激盪着天空。他（她）們都是我們這一輩的中華民族優秀的好兒女，爲了民族的存亡，人類的理想，離別了家庭父母，來到這抗日根據地的心臟裏來學習，是多麼的令人景仰啊！

晚上七點鐘的時候，人們吃過了飯，都聚攏在俱樂部周圍，等着開會。今天因爲我們工會裏又參加了

解放社的一批工作同志，所以特別顯得人多。舊的工會執委把人們召集到屋裏去，在國際歌的雄偉聲中開會了。

在大會上首先我們表示歡迎解放社同志加入到我們工會中來，共同合作，加強我們的工會工作。接着討論了過去三個月工會工作的優點和缺點。總工會的代表，解放社祕書長徐冰同志以及我們的廠長都供獻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最後改選了新執委，在歌聲中散會了。

一九三八，五，二十日於清涼山

我的生活報告

印刷廠排字工人吳克真

我的故鄉（無錫）淪陷後，我就好像一個小東西似的，被沖到洪流中，真是意想不到，隨着洪流的波浪又沖到了我理想中的延安來。

我到了延安的第二天，就跨進了邊區印刷廠工作。關於印刷廠的工人生活情形，我是早知道了的，七月一卷五期刊登着一篇報告文學——我們的生活——是邊區印刷廠同志們的集體寫作，在這篇通訊中已經詳細地說到他們的生活是活躍的，工作是八小時，待遇是不用說了（已經超過了邊區政府的一切工作人員），他們的一切方面是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自由。我看了這篇東西之後，把這裏面的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腦海，把我感動得忘記了一切，可惜當時沒有雙翼，不能立刻插翅北飛。我日夜的理想着我最好能夠到邊區，到邊區的工廠中去結果，由於我有了這樣的高尙理想，終於給我達到了目的地——邊區的印刷廠。

我到工廠後，就與廠長談了一次話，簡單得很，在第二天就擔任工作（印刷的主要部門：排字）這是我的本行。我工作了不多幾天，由於我在生產方面的努力就立刻獲得負責同志對於我的特別敬愛——

像過去那些偷閒，故意浪費材料等等的惡習慣，在這裏是早就忘了。我時刻牢記着而永不忘記的是在抗戰期中，怎樣來加緊生產？特別是這個革命的「五月」！十三年前的「五月」！工人階級爲求得自己的解放而英勇犧牲！流血！今年的「五月」是全民族空前的大團結，全國的人民都在憤恨地怒吼了！齊聲喊出了驅逐日寇出中國的口號。我在這個神聖的口號下，在八小時工作時間內，我是一分一秒鐘都不肯放鬆的。——所以也同樣引起了其他同志們的注意，不管是在生產的質量上和數量上，都得到了同志們的贊許。

不錯，我到這裏來是自動的，是知道了這裏的生活情形，我更加知道這裏的工廠是我們自己的工廠，生產品的作用和意義是多麼重大呀！所以我在生產上是特別的用心，我每天思念着怎樣來提高我的勞動熱忱？怎樣來改進我的生產技能？我到這裏還不到三個月，對於我每天的生產數量，曾作過一個大約的統計：每分鐘可撮二〇個字，還三〇個字，統計每小時能撮一二〇〇，還一八〇〇。這樣拿八小的計算，每天要撮九六〇〇，還一四四〇〇。不過我要附帶說明的，上述的生產數字是不能經常做到的，有時因爲材料上的關係，字盤裏字不足，或原稿太草，及精神上的不好，不過最低限度也好撮七〇〇〇，還九〇〇〇。以上的樣子特別是在這五月份的工作上，我是特別加緊的！比如像解放四十期要在「五卅」前趕出去，所以晚上還須要加夜工，當然其他部分及許多同志們，都同樣的在工作着，我們都知道解放是全國人民的喉舌，是戰勝日寇的最精武器！我們爲得要使抗戰最後勝利那天快一點到來，願意整天整夜的忙碌着，甚至於忘却了疲乏的身體。

我除了加緊生產工作之外，要注意到我的學習方面，像我們俱樂部所規定的課目：政治討論會，軍事操，參加讀書會，加入自衛軍，歌詠，各種球運等等，我是一樣都不願意放棄的。除此之外，我往往在深夜裏讀着我最歡喜的書本……或練習寫牆報和日記等等工作，我總感覺到時間的不够分配。與我同住在一個

屋子裏的三位同志，也是與我一樣的生活着，我們互相間的關係是融和的，我們是互相學習，互相督促，一點沒有衝突的意見，就是說錯了話，也是互相批評和善意的解說。

我們既然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裏，生存在全民族爭取解放的過程中，不知道有多少更艱苦困難的工作，在等待着我們去做，那末我們現在在這樣新鮮的環境裏，是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學習的機會，當然一分一秒鐘都不肯放鬆了我們的學習，我們更加緊我們的學習，提高我們的生產，來準備充實建築新中國的力量，來完成我們工人階級在抗戰期中的使命和任務。

這是我到邊區印刷廠後的一個生活報告。

明天當早班

陝北的時間要與南方的相差好幾十分鐘呢！天色還很明亮，我們的時鐘已經快指着七點了，——這是我當晚班的時候。因為我們是新開台，專收國內各地與世界各國通訊社所發出的當日新聞，所以我們的時間是以漢口的為標準的。

時間已經是不早了，拿着幾枝已經削尖了的鉛筆，肩上披了一件夾衣。這是當晚班時不可少的，——陝北的大陸氣候，白天與晚上正相差二個季候呢！匆匆地走進了報房，密洞裏的光綫已經不如外面強，黑黝黝的快要點火了。收中文報的同志正低着頭套着聽筒坐在那熟悉的長條桌面前，隨着桌面上架着的中文機（另一架是英文的）中所發出的「特打特打……」的聲音，無數的字碼從他手中的鉛筆尖頭上溜到已經印好了的格子紙上了。這無數的字碼，將成爲我們明天唯一的消息的來源！

擦着洋火先點着了兩枝洋燭，坐下我自己的凳子，照例先把插在英文機器上的聽筒套上耳朵，撥開「開關」，頓時吱吱嗡嗡的聲音打進我的耳膜，急忙轉着「刻度盤」——有規律有節奏的「特特……

「特」聲，開始打進我的兩耳中了！是發報的時候了。準備的鉛筆尖就此不停地在紙上划出無數的英文字母——接連成字彙與句子。

我今天的工作開始了！右手一刻不停地顫動，寫着，寫着，一滿張紙翻過，另一張立刻又接上……由於我自己不懂得很多的英文，也因為沒有一分多餘的時間容我對所寫下的東西細看，但是在我的腦子還有工夫，許我轉一轉念想一轉念想的時候，我終是想着這些字句，一定給我們帶來了前綫勝利的消息以及國際正義的呼聲！我是小心地一字一字抄着，決不遺漏去一字半句！

跟着各電台所發電報的長短，其間我們有一個短短的時間的休息——十分鐘，廿分鐘不等。這時正是我能伸展手臂，活動活動四肢的時候；同時這個時候也正是我們利用來讀報紙看雜誌的時候。但是也因為怕所抄的東西有所遺漏或糊塗，因此這時候也常常是給我用來對我上面所抄的加以校對與修正的機會。

當我抄完了最後的一份——蘇聯通訊社所發的報時，時辰鐘上的長短針，已快指着一點了。懶懶地伸了一下腰，取下聽筒，關好機器，略略整理了一下散堆在桌上剛抄下來的報，以待天明後由通訊員送通訊社去翻譯，而印成我們邊區唯一的「每日新聞」。

吹熄了機旁的洋燭，揉着一雙酸辣的眼皮，走出報房。中文機的「特打」聲，依舊有節奏地低聲叫着，窸洞只留下一個抄中文報的同志跟着這聲音，一刻不停地繼續他的工作——他們的中文報要在天明四點後才能抄完呢！

拖着疲倦的身體，在黑暗中摸索。天空是烏黑的，不見一顆星光，冬天似的冷風陣陣的吹來，使人禁不止的打寒噤。「天怕將下雨了吧？」我下意識地忖量着。

但是明天是「五卅」，是輪到我當早班的日子！這正是使人高興的事，因為我明天下午與晚上，將有

時間去參加紀念大會與晚會了。但要是下雨，將不要失去了這個機會了嗎？不過我終希望明天能參加這個盛大的紀念會。因此我高興明天當早班！

通過了一條小巷，就是我們的宿舍，值班的小勤務同志正在尖着嗓子叫另一個同志去替換中文班。在床上入睡前，我還是在想着明天的大會，而我準備着明天早一點起來當我的早班。

金鈴一九三八年五月卅日於延安

煉焦

林中

在戰鬥的五月，延安城內有千百萬的羣衆，在高漲的情緒，寬曠的空氣中舉行各種紀念，正在這種時候，在離延安五十里的一個鄉村裏，有着邊區機器廠。幾個人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沉靜而緊張地在做着與「自然」戰鬥的工作——把「自然」給我們的煙煤煉成焦炭。

那鄉村名叫×××，在交通上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西達黃河，北通××，前面臨着延水，中間一片平地，公路及川流蜿蜒穿過，可是在中間舉目四望，好像包圍在重重疊疊的山巒之中，與外面無路可通似的。山頭上，田野間，路旁，河邊，是一片綠色。五月，也是自然界最少壯最有生機的時期呀，然而自然界的力量往往是含蓄的，飽藏生命之活力的青枝綠葉，反而增加了環境的靜寂——這兒是與延安不同的，看不見陝公同學的緊張活潑，看不見抗大的紅領章，看不見川流不息的載重汽車，如果沒有武裝的部隊時常過路，沒有牆上的標語，沒有自衛軍的哨崗等等，幾乎覺得這是一個與外間隔絕的世界了。

我們五個向「自然」進攻的戰士，由貧農會的介紹，住在一家老百姓的窑洞裏，我們五個人各有不同的來源：有二個從東北軍來的，有一個是在山西參加了紅軍的，有一個是從前在山西煉焦的熟練工人，有一個是初出校門，正要從實際工作中去學習的青年。以後一個多月內，這五個人很和睦的住在一起，建

立了很好的工作情緒，建立了很好的感情。

老百姓們把煤叫做「炭」，附近有兩個「炭」窰，炭窰的外觀活像個水井，沒有想到下面是有人在黑暗中匍匐了身子在苦苦挖掘的話，採煤真像汲水一樣的容易呢。

運輸隊的牲口，要把「炭」馱到下臨延水，上沿公路的一個地點。我們所以選定這樣一個地點，是爲了裝運及取水的方便。經過騾在馱載時的喘息，人在裝卸時的咬牙，三天之後，有四萬來斤的「炭」堆積在公路旁邊了。

煉焦的窰，做蜂房式的要火磚，做爐灶式的更沒有材料，於是做在地上挖一個土坑，大約六尺直徑，七尺深度。

接着是把大塊的煤打成碎塊及粉末。

我們沒有滾輪展壓機，我們沒有牙床式展壓機，我們沒有引擎，沒有馬達，可是我們有雙手，我們的雙手把大鐵鏈舉過頭頂，高高舉起，狠狠打下！我們的汗滴到煤塊裏，終於把一百斤的煤粉裝滿了那個土窰！接着是引火，煤着火之後，裏面的揮發物蒸溜出來，石塊疊成的烟通冒出了白烟，以後又變成了火焰。可惜，那些揮發物可以當做燃料，可以製造肥田粉，染料，香水，炸藥。然而在我們的物質條件之下，想像中的燃料的光熱，肥田粉的膏腴，染料的絢爛，香水的芬芳，炸藥的猛力……祇能在無可利用的融融火光中消失了。

晚間，三柱明亮的火光點綴了靜寂的山野。那些守夜的村夫們感到有點異樣，這邊或那邊時起吠聲，呀！這點「工業」的萌芽，也足以使農村小小地變樣了。

在燒煉的時期，需要一個人調節空氣的放入，注意火焰的色澤，燃燒過度的地方要用泥土掩蓋，揮發已經足夠的部份的烟通應該阻塞，最應注意的是揮發物的要儘量的蒸溜而固定炭却不能受養氣的影

響。

那幾天，五月的延安，延安的五月，在這鄉村裏也有了反映，該區自衛軍在那裏舉行會操，準備到延安參加五卅的紀念。在去延安之前，他們還看了幾天「河東戲」，演出的有「平貴回窰」、「打金枝」等等。那時，我會這樣想：但願他們到了延安之後，五月的延安的現實，戰鬥，緊張的情緒，能够驅除他們對於薛平貴，王三姐，皇帝駙馬……的憧憬，而使他們對於所處的時代有更深的認識！

在點火以後十天，煉焦的作用完成了。我們又用了兩天的勞動到河邊挑水，把熱焦澆熄，用了一天的勞動，把它們從窰裏卸出。

接着我們又以同樣的手續煉了更大的一窰。

最後，當我們看到了一柱柱銀灰色的有金屬音響的焦炭堆成像小山那樣一座的時候，我們是多麼快慰呀！

那是我們勞動的結晶，裏面有我們的汗。

那是我們對「自然」作戰鬥的勝利，我們以一雙手，一些鏟子，鋤頭，鏟子，這些原始的工具，向「自然」要來了一大堆近代重工業的基本原料。

然而我們是「心滿意足」了嗎？不！我們的期望決不會滿足於這種土法的生產的，我們要以勞力智力的積累，我們要以各方面的努力，在這落後的黃土高原上建立起大規模的近代生產。

我們正在追，追，要追出人家的幾十年幾百年中所走的路。
弟兄們，努力吧！

是工廠也是學校

集體創作顧光執筆

起來早操啞

清晨五時，天還沒有大亮，宏亮的鐘聲傳遍了全廠，驚醒了每一個人，警衛排的排長，炊事班的班長，工會的小組長首先爬下了炕。「同志們起來早操啦！」他們很負責地叫喚着。到處有些亂哄哄，漱口水噴到別人腳上，洗臉水又倒在人家衣上。

漸漸地全廠的人集中到操場上來了。年青的跳跳蹦蹦，顯出他們的朝氣。少數工人却還在伸懶腰，似乎抱怨別人擾醒了他們的好夢。

「立正，」「向右看齊，」自衛軍各個排長的口令使散漫的人羣整列起來。排成了一個半圓形後，歌詠指導唐同志就開始教歌。「動員，動員，要全國總動員，」工友們高低不齊的聲音，使他聽慣陝公同學們整齊音調的耳朵感到有些異樣。但工友們熱忱的，緊張的情緒給他很大興奮，使他很起勁地教下去。

鐵皮是黑板石塊是凳子

吃過早飯，鐘聲又響了。工友們又從工房中擁出來，拿着紙筆挾着講義。

「主任，二班上什麼課呀？」

「算學，在戲台上上課。」

「三班呢？」

「工作常識，在大樹底下。」工餘的訓練班剛起始了幾天，工友們還沒有記熟他們的課程表。訓練班的主任到各處去查看井旁邊，叢林裏，戲台上，聚着一羣羣的工友，上着不同的課——文化，政

治、算學、工作常識。但有一點是相同的：沒有講台，沒有講桌；鐵皮是黑板，石塊是凳子。這使他回憶起陝公的情形。『不但要有在困難環境中奮鬥的作風，還得養成自動學習的精神。』當他看到少數工友不聽講私自談話時，這樣喃喃地自語着：

二八式步槍

開工了，柴油機、汽油機發出了吼聲，工作機也軋軋地響了。廠的西部在製造機器：車床上，鉋床上，轉着各種另件——齒輪、螺絲桿、銑床指數盤。廠的東部又有一翻情況：門口堆積了新從前方運來的步槍、機關槍。

『三八式，東京××廠造，』搬運的工友邊看邊念。

『老李，你看我們八路軍多英勇！這次又激了鬼子這末多的槍。我們修完了，再拿去殺鬼子；你看多痛快！』

『所以嗎！我就主張星期不休息，做義務勞動，趕快修好。』

『人家叫你黑旋風，我看真合式。老弟，不要太性急。你得承認，這裏還有些工友不大積極，也不清楚我們八路軍工廠的特點；主要的問題是教育他們！』

肩起了槍，老李點了點頭。

廠屋是低矮的土房，陰暗、潮濕，機器不多，很多工作不能不用手工。但這裏沒有『虎視眈眈』的工頭，沒有打，沒有罵。只有緊張；沒有恐懼；只有興奮；沒有憂鬱。因此從破舊的土房中能透視到高爽的立體建築；小小的柴油機中看到幾十萬匹馬力的引擎；從困難中看到光明的前途！

瞭望台

緊張的空氣不單籠罩了廠房。在棗林裏警衛排在劈刺：「前進！」「一二！」「後退！」「一二！」廚房裏炊事員在埋頭切菜，淘米。勤務員在打掃操場。

在廠裏的文化中心——訓練班，四五個青年在熱鬧地討論。

「老……老顧，這期「瞭望台」預備拿什麼材料做……做中心？」文化教員老韓很費力地問。

「我……我想暴露些敵人的暴……暴行。」老顧調皮地學樣，「我覺得這裏似乎有些太平氣象。假使他們看到了千百萬同胞被屠殺，千百萬女同胞被姦淫，他們會更努力生產，努力學習，私人間的意見也會消除不少。我們瞭望台的目的，主要的就是要工友們望遠些，你們覺得怎樣？」

「我贊成！」劉跳了起來。

黃却默默地在翻着新華日報。「嗨，你們看，這篇通訊就是最好的材料。你們聽：南京——人間地獄，傷兵被殺不下二萬人，婦女全被姦污，老嫗女孩也所不免。」

「好……最……好多找一些，要南北齊全。」老韓又說起他的「藝術話」來。

剪刀漿糊，忙碌起來，把新華日報上的新聞移植到「瞭望台」上去。老韓在寫短評；劉歪着頭在東把西放，使一條條的報紙更醒目，美觀。

「趙同志，你這位藝術家不來幫忙畫幾筆，默默坐着幹什麼？」黃的喚聲打破了沉寂。

「我在計劃下一期的牆報呢！下星期一就要出版了，題目還沒有想到呢。」說了也就提起筆來畫上一個「皇軍」在強姦一個女孩。

二小時後瞭望台就在佈告板下出現了。編輯的人誰也願意去看看自己的成績。

「老韓，我說比第一號進步了。」顧說：

「不……不要吹。」

「對了，老劉，我想到了一個好的牆報題目——你對瞭望台有什麼意見。」

「嗯，」

晚飯後的閒談

吃了晚飯，廠裏更顯得熱鬧。球場上，操場上閃動着人影。戲台上傳來了鑼鼓聲，胡琴聲。文化教員宿舍又傳來了宏亮的聲音：「劉五，我問你到底誰是隊長。」工友們在分別排演「忠烈圖」及「弟兄們拉起手來」預備在五三紀念會上出演。

更多的人員在田野中散步，談笑：

「楊同志，你以前在太原嗎？什麼時候來的？」

「我嗎？去年臘月裏，一起來的有十幾個。你呢？」

「我們六個是由武漢辦事處介紹來的，來了也快三個月了。」

「新近來的人可真不少。據說廠部裏新來的幾位都是大學生。在外邊我想至少拿一百多吧，他們却願意到這裏來吃小米。」

「他們熱忱擁護抗戰中堅的八路軍，或是擁護共產黨，才願意來吃苦。你知道麼？新來的工程師還是德國留學生呢。上次政治委員還說，工程處長本來是××機器廠的經理，這次把全部機器借給八路軍用，一個錢都不要。」

「工友中間的熱心分子也不少呢！我們股里的張同志在四川就拿一百廿，還住洋房，到這裏至多就

只二十八元。」

「不過話也要說回來。外邊那裏有這樣自由，快樂；據老劉說四川連看些新書報都不可能，只有躲在毛廁裏讀，你看我們這裏牆報啦，瞭望台啦，上課演戲，不真像一所學校麼？住學校不出學費不是大大便宜嗎？」

誰也沒有答話，但誰也知道這是千準萬確的事實。

學習學習再學習

天漸漸黑下來，工房里點着暗淡的青油燈。但工友們的學習情緒並不因此減低。

「七八五十六，記五主任，對嗎？」

「生鐵碳質最多，鋼第二，熟鐵最少。」

「我說軍民關係的改善是這次能堅守徐州最主要原因。」

「但你……你也不可否認了戰策上改變的效果。」

各工房裏傳出了不同的聲音。這指明了工友們遵守了我們革命領袖列甯的話——學習，學習，再學習。

鐘鐺鐺，十點鐘又響起了鐘聲。結束了一天的生活。

新地

劉亞洛

五月的早晨……

兩天過去了。風沿着山脚吹散了幾天濛濛着的霧紗，深邃的太谷裏；又開始活躍起來，生命的呼喚一

打早就響動着。在低矮的灌木叢裏，雉雞擺動着牠的美麗的羽翼，不停的叫着。野鴿成羣的撲扇着翅膀，在未耕過的荒原上來回的迴翔，在山坡的白楊樹枝上，紅鴿鳥愉快的逗弄着歌喉哩。原野裏散溢着濃密的艾蒿氣息。新耕種過的大地，袒露着肥沃的軀幹，連綿的伸展開去，聞得到泥土的芳香。延水滾着黃黃的奔流，從村的西端繞過村莊，密樹園，沿着田壟，山坡，蜿蜒的向東流去，河邊上殘留着牛羊的足跡。泉眼在山窪裏跳動，潺潺的細流，像乳漿似的成天價淌着……

上完了政治課，掛在槐樹蔭下的大鐘，「噠哪！——噠哪！」敲過以後，一天的緊張工作又重新開始了。在寄宿舍的那邊，迤延到廠門口，人羣像一條長蛇似的在移動着。

廠遷移到山裏來以後，工作很快的開展了，爲了提高勞動生產率，達到生產合理化的要求，各方面的工作都集中着一個方向，以突擊的精神在進行着。完成機械工業生產的計劃，從早晨天還沒亮，直到星星閃耀在天空的時候，同志們在忙碌着，除了生產以外，還要學習數理，畫圖，開政治討論會，開技術研究小組，八小時的學習，增添了同志們許多興奮和鼓勵。

柴油機曳引着皮帶齒輪，開始奏起宏亮洶湧的歌，車床鉋床銑車的帶輪，在不停的轉動，車刀切削着金屬，發出了嘶嘶的聲音，磨刀石放在黑暗的角落裏，車刀觸上去的時候，閃爍着燦爛的火花，便馬上四散的飛濺開來。

每個同志都在緊張的工作着，爲了迎接這偉大的五月的到來，同志們在策勉着，爲了努力加緊完成五月的生產突擊計劃，誰也不允許自己放鬆一點，讓烏龜的名稱輕易的加到自己的肩膀上來。

「五一是一工人的勞動節，團結一致爲解放而鬥爭！」

管龍門鉋的林川——一個十八歲的小伙子，成天價哼着這兩句歌詞。這是他進廠來學到的第一個新歌。他記得很清楚，那天教歌的時候，負責歌詠指導的同志對他們講：

「同志們！我們現在是爲誰而勞動啊？——我們是爲了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爲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的解放而鬥爭啊！」

生活在他像春天的嫩草一樣，很快的滋長起來，他說不出他心裏的快慰來，他願意把自己的感覺告訴每一個同志，可是他的嘴口吃得很，什麼話溜到嘴邊就縮了回去，心裏是明白得很，可是嘴裏祇吐出半截含糊的語句，便脹紅了臉走開了。

他想起自己的過去，想起舊日的的生活，想起上海虹口的廠來，想起紅鼻尖的師傅，想起八一三在提籃橋慘死的弟弟，想起隨着伙伴們的奔波，想起那隻歌，想起一二年那年在引翔港三友實業社門前的大會，想起五一的宣誓，想起流落到不知什麼地方去的娘來……晶瑩的淚珠，不期然的滾落下來。

學藝的時候，娘親自送到師傅店裏，點了紅蠟，燒了香，拜了師傅，娘臨走的時候囑咐着：

「以後你得好好的學本事，如果將來你不成器，你別回來見我，一切聽憑你自己吧！」

他體驗着那幾句深深的關切，體驗着那隻歌，以及歌詠指導的幾句話，他一面結結巴巴的自言自語：

「今天的生鐵胚子，到明天就變成了一部嶄新的機器了。」

「你下也不會下得那麼快啊。」那個伙伴不明白他的意思。

「笨豬你不會加緊一點嗎？」

他撫摸着他的結實的小腿，爽性向那給他反感的伙伴——車床匠楊新一個回報，他一面詛咒着：

「楊，你是一個壞胚子，新社會不允許你參加，滾到你老婆的褲襠裏去吧。」

「姜順，你怎麼這樣啦，等回我們校校看。」

管理員親切的向着作鑽床的孩子姜順問。

「等一回兒吧。」姜順一手把着鑽床的搖柄桿，腳踏着帶輪開關，仔細的望着自己的生活，看着鑽頭

有沒有離開洋銃眼。

透過低矮的窗檻，可以望得到反射爐的矗立的雄姿，那是新建築起來的，（爲了預備鍊熟鐵用的）工程一部份還未結束，在反射爐的旁邊是澆生鐵用的熔爐，柴油機曳引着鼓風機，通過那矮矮的一行短牆，看得吐露在熔爐外面的熊熊的火焰。在傍晚的時候，熔爐燃着了，等到生鐵和焦炭都佈置妥貼，鼓風機轉動啦，吹着「嗚——嗚」的呼嘯。在夜色幽禁着四週的時候，熔爐的強烈的火焰，反射着同志們的臉廓，變成了一張張青的顏色。他們有的注意着沙型，有的握緊着鐵棒，撓着爐裏未溶化的鐵塊，一直到鮮紅得近似發白的鐵液流到每個澆口裏去，澆口一個個的給蓋上了沙土，鼓風機才住了下來。第二天熔爐又塗上了新的粘土，昨天的工作又繼續着了。

木型房裏放着一架架小的車鉋床的雛型，這些小機械的製造，是爲了配合在特殊環境下的繼續生產。

「別看輕牠，同志們也許在極困難的時候，我們就要借重牠。這些小東西，製造槍械另件是呱呱叫的。」

當那個矮胖子的機械工程師設計好他的第一步兩呎半車床時，他這樣笑着向同志們解釋過。

午後在山溝裏，可以聽得到試槍的音響，子彈在淒厲的叫着，「拍——嗚依」一粒響過，馬上在山的對面，起了一聲回哨，回哨在深幽的山谷裏蕩漾着。

裝槍間裏，銼刀不停的來回舞動，他們想着如果車刨銃的數量能增加的話，那時機械將會替代了人工，那時的鉗工過多的勞力，將注意到精緻的方向。生產量同時也會自然的增加了。心裏渴望機械的願望隨時在活躍着。

放工以後是同志們遊戲的時間，籃球場上表演着巧妙的投遞，有的聚集在棗樹園裏開政治討論會，

同時歌詠隊的合唱也迴旋在空曠的原野上了。

林川獨自走到河邊，他把穿髒了的衣服投到河流裏擺着，聽到那微風投送過來的一聲聲合唱，記憶又翻湧上心頭，他想起許多要解答的問題來，他很快的把衣裳扭乾了，匆忙的參加到政治討論會的旁聽席去。

政治討論會上，主席是參加過十年鬥爭的老戰士趙和，他正在作着報告：

「……同志們在今天我們要用事實的表現來迎接這偉大的五月的到來，記住我們是政治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蘇聯的工人同志們，他們在今年的五月裏，要完成兩個偉大的水電站工程，我們也要像他們一樣的努力，來完成五月的生產突擊計劃，來報答全世界無產階級弟兄們給我們的偉大的同情和援助，在今天我們要積極的學習新技術，爲的是廠要走到機械工業生產的階段。新技術的學習是我們最後勝利的保障，在今天還有許多落後份子，他們反對我們學習，他們儼然同老爺一樣教訓我們：「你們這些棟的脚芽子配嗎？」他們的結論是民主共和國要讓日本三井三菱替我們建設好了以後，我們再來享福的，這些傢伙在今天我們要堅決反對。近天的我們的廠是非但要同志們前進，而且是發揚同志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我們要發揚更高的團結精神，在共同目標之下熱烈同心，一致努力，在整個的抗戰利益高於一切的今天，積極參加鬥爭，發揚階級友愛精神，提高勞動生產率，配合抗戰的需要……」

他的話像黎明前的火炬一樣閃耀在同志們的前面，使大伙兒望見了勝利，望見了飄蕩在高空的鮮紅的旗幟。

林川的腦海裏映射着一幅鮮明的記憶裏的畫圖，在那寬闊的水門汀路上，洶湧着的人潮，無數的鐵臂擎着受難者的屍體，無數的拳頭在揮舞着：

「打倒野蠻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



替我們的死者復仇！
怕死的不是中國種！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他向他們默默的致着敬禮。

「戰鬥吧！五月——同志們！」鮮明的大字跳躍在急迫的血潮裏。

在今天已經是要走向自由解放的黎明時期的最後一刹那了，度過這艱難的一環，前面就是光輝燦爛的明朝了。

他走回來的時候，在經過機器間的地方，望着大部份機械，平靜的沉默着，他跑過去親切的撫摸着車床的搖手柄，聞着濃密的機油味，他記起五一大會上政委的演講

「在今天我們是一點一滴的創造着明天的基礎啊！」

X X X X X

熄燈鐘敲過了，他疲倦的躺到床上。很快的睡熟了。在睡夢中他還在溫習着白天的興奮：「加緊點啊……明天……我們造造……唐克大砲吧快點車車……」

宣傳生活的一日

范 萍

在抗戰動員的時候，各處的宣傳隊都活躍起來了，我們這六七個人的宣傳隊，人數雖然很少，却願意多出一份力，放一絲光，尤其是在這革命的五月，牠在延安更工作得起勁。

五月的紀念日多半是有關工人的多，「五一」「五卅」再就是「五三」「五七」「五九」這些國恥紀念日，所以我們這次出發，決定到劉萬家溝炭密工人那裏去。

大概是才過「五一」的不幾天一個禮拜六的早上。我們吃過早飯，就準備出發。在出發前急忙地開了一個會，我們宣傳的材料，雖然早就準備好了，可是在這會議上，我們隊長又重新報告了一次最中心最具體的宣傳材料和內容，幾個人分好了工作，就散會出發了，有些人帶着畫報漫畫和印的小調，小鬼揮着宣傳隊的小旗，總務科長背着一些乾糧，大家興高彩烈地走上征途。

愈走愈熱，每個人的臉上都淌着汗，最有趣的是老高，現在是五月天了，他還穿着厚棉褲，熱得氣都快喘不出來了，臉上紅得像三國志上的關公，走也走不動，真令人好笑，雖然又累又熱，可是大家還是有說有笑的一步步向着目的地邁進，大約十二點左右才到達了炭窰。

我們在一個山溝裏，有陰影的地方坐下來，吃了冷乾糧，又在山谷裏喝了一掬泉水，心裏清爽了許多。吃飯後先到工會主任那個密洞裏去，他們正在吃午飯，才看見他們時，心裏有些害怕，臉上都是漆黑的，只瞪着兩個白眼睛，像個什麼樣子，我真形容不出來，等他們吃好飯，我們就在工會門口掛起了幾個大的漫畫，本來外面一個人也沒有的，大家怕熱都躲在密洞裏，可是工會幾個負責人到幾家密裏說：「總工會和抗敵後援會來對我們開會講話了，還帶了很多畫。」他們聽到這個消息都繼續不斷地跑了出來，不知道的他們也叫來了，這村子差不多密工人就有三十多個，還有一些婦女和小孩也都跑來了，不一刻工夫，工會門口擠滿了人，男女老幼總共有四五十個人的樣子。

我們先把帶去的畫報分給他們看，講給他們聽，並把掛起來的漫畫也指手畫腳的向他們講解。他們好像忘了熱似的坐在地上聽，太陽直射在他們赤紅的背膀上，臉上的汗都像墨水似的流了下來，看樣子真好玩，一個個都像廟裏的小鬼，在他們那樣高興的情緒下開會了。

上海人老陶給他們講革命五月講「五一」勞動節和自己親身經歷的「五卅」流血紀念日，工人不怕犧牲，為求民族自由解放，為八小時工作制而英勇奮鬥的精神，說得大家都笑嘻嘻地好像在說：「這

是我們工人光榮的歷史！」這時候他們更興奮起來了。我們又告訴他們在抗戰期中工人的中心任務：「是在積極參加各種抗戰動員工作，協助政府與軍隊把日本帝國主義驅出中國去，只有這樣我們工人才可能澈底得到解放和自由。」他們聽了之後，每個人的臉上都表示出雄壯興奮的樣子，並說：「我們一定繼續過去，工人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打走日本鬼子。」繼續着我們又講了目前抗戰的形勢和國民黨的建國綱領，最後還附帶說給他們幾個防空防毒的簡單動作。他們在直射的太陽光下，一直坐了三個多鐘頭，一點都不覺得疲倦。我們將散會的時候，唱了幾個小調和「大刀進行曲」、「游擊隊」給他們聽。那些工人都高興得鼓掌，臨走的時候，他們中有幾個人說：「我們願意你們多來幾次對我們說，說現在的一切情形，以後來了也教給我們唱幾個歌。」我們在這樣的場合下，離開了他們，走了很遠，還好像聽到他們在喊：「你們以後常來啊！」

五月的女自衛軍

狂風暴雨中的女自衛軍

一 前奏

昨天的天氣特別燥熱，夏天的大雨，已經來到延安，雨仗風威，風仗雨勢，嘩啦嘩啦地打成一片。從昨夜起，到現在一直沒有停過，我們都在咀咒着大風雨下得太不湊巧了！「五卅」——偉大的反帝的革命紀念日，中國工人反帝的血底紀念日在革命根據地的延安，要不是這無情的風雨，在今天，我們一定能够參加這個熱烈的紀念大會，今天我們不是已經放假了嗎？同學們都在等待陝公隊伍的出發。可是雨仍在下着，狂風把綠色的窗紙，撕得七零八落。天空滿是灰黑的雨雲，正像一碗清水裏滴進了幾點濃濃的墨汁一樣，到處都模模糊糊的。同學們看看天空，沒有一個說話的，大家都沉浸在寂靜里。

宿舍外邊一陣單調而急促的踏着爛泥的腳步聲，唧唧喳喳的從校門口傳進宿舍，接着一位戴着草帽，滿身雨水和爛泥的同志，帶着驚奇與喜悅出現在我們面前，用一種奇異的目光，看着我們。

「嚶，同志們快看，去，這麼多的婦女自衛軍，扛着槍淋着雨，隊伍在爛泥裏走，都是雄糾糾的，多有精神！他說時挺挺他的胸脯，他自己底精神也來了。」

「有多少，幹什麼去？」

「大概有好幾萬，她們是到延安來參加全邊區自衛軍大檢閱的，嚇！多有意思！」

於是宿舍裏開始了騷動，躺着的爬起來，坐着的站起來，「婦女自衛軍」刺激了宿舍裏的每一個同

學。

「誰去，誰去？」那位報告消息的×同志，像一位政治宣傳員已經抓住羣衆的心理似的，在宿舍裏嚷開來，表示煽動的威功。

「去！」無數的同學，不約而同的響應着。

陝公一羣不怕艱苦的青年，在風雨交加中，走出了校門，在泥濘中向前邁進。

一一 期待

雨不知在什麼時候停了，可是，天空還是那麼眉眼不開，好像仍要下雨的樣子。宿舍外的操場已漸漸乾起來，只有幾個低窪的地方仍滿是泥水。被狂風暴雨悶了快一天的同學們都擠到操場上來，三三兩兩地在踱着步子，唱着各樣的救亡歌曲，有的在遠眺着大自然的風景。校門對過的高山，經過狂風暴雨的一番洗刷，的確比從前美麗得多了，山上沒有樹，突立在山頂上的那個寶塔，配合着滿山碧綠的野草和天空還在慢慢移動着的黑雲，活像一幅活動的影片，在我們面前展開了。

在美麗的風景中，我們並沒有忘掉上午×同志的報告，我們一起十來個人，首先只是唱唱歌，談談到延安以來從未見過的狂風暴雨後的大自然的美麗。可是不久我們的話又轉到婦女自衛軍上面來。「噯，婦女自衛軍，扛着槍淋着雨……嚇多有勇氣，在爛泥裏走！」尤其是「大的大腳，小的小腳」每位同學都談得津津有味，有些同學在咀咒自己沒有爬爛泥的勇氣，不能去參觀邊區婦女自衛軍的大檢閱；有些提議要求參觀的同學們回來時替我們作報告，我們都希望能看到邊區婦女自衛軍的陣容，也期待着參觀婦女自衛軍大檢閱的同學的歸來。

三 檢閱歸來的一部

「保衛邊區，保衛邊區，」

邊區是我們的抗日的根據地……」

校門外的歌聲起了，一支激昂堅定的音底巨流透過緊張而喜悅的空氣，激動着操場上同學們的心坎。許多同學已經開始向外跑，混亂的脚步聲，同學們和老百姓的鼓掌聲，和婦女自衛軍的救亡歌聲打成一片，知道的同學告訴不知道的同學，他們大聲的嚷着：

「來了來了！」

「邊區婦女自衛軍來了！」

真的來了，整齊的隊伍繫着紅纓的雪亮的梭標，在飄揚着的血紅的旗幟下，向前邁進。校門外，操場裏滿是鼓掌聲和歌聲，她們在我們的掌聲中走進了陝北公學的校門。

小脚的確是陝北道地的，小脚，大脚也有，可是很少，她們沒有制服，仍是做莊稼的粗布衣裳，倒十足地表現了鄉下老土百姓的風味，未起路來因為小脚的關係有點小小的擺動，可是她們的確有精神，整隊大約有百把人，雖然她們兩脚爛泥滿身雨水，但我們沒有看見一幅沒精打彩的臉子，我第一次真正地見到了民衆的組織——邊區婦女自衛軍。

四 在歡送會中

七點鐘，操場上築起了人底圍牆，三面是陝公同學，一面是婦女自衛軍，圍牆中間，有我們學生會的負責人，和婦女自衛軍的隊長，歡送會在歌聲中開始了，校歌在空氣中蕩漾着——

「這兒是我們的祖先發祥之地

……這兒團聚，

民族的運命全担在我們雙肩。」

接着歌聲停止了，全場一聲不響，顯出了特別地互相敬重與莊嚴，接着是學生會負責人的報告：

「各位同志，承婦女自衛軍到我們學校來參觀，我們十二分地歡迎！昨天，各位同學歡迎自衛軍的募捐運動，一共有三十多元，我們爲着表示歡迎起見，在很匆促的時間內，我們製了一面這樣的旗子。」說着他把一面紅綢白字的三角小旗拿出來，「同時還買了許多毛巾送給我們的邊區婦女自衛軍。」他略停一停，「現在我們開始獻旗。」

「立正！」指揮員的口令下了以後，那面小旗高高的舉起了，全場立刻沉浸在嚴肅裏，大家恭恭敬敬地對着這面小旗子，我們可以看到四個明顯的白字「民族先鋒。」

獻旗後，婦女自衛軍的隊長，一位三十來歲的有一雙小脚的中年婦女，穿一套粗布衣服，走出來，在這麼多的人的面前，略略帶了三分羞羞怯怯的態度，但是她仍然很勇敢地出現在陝公同學的面前，在同學們狂歡的鼓掌聲中，用她滿口的陝北話開始了她的答詞：

「陝北公學同學們，我代表我們自衛軍的姐姐妹妹來對你們講話，我不會說話……你們對我們這樣好，我們感謝你們送我們的東西，昨晚，我們非常打擾你們，我們是沒有什麼東西送你們，我們只能把你們的好意帶回家去，告訴我們的姐姐妹妹，母親，丈夫，要他們加強鋤奸運動，要我們的父兄丈夫上前綫去打日本鬼子，我們要拿事實來答覆陝公同志們的美意，我不會說話，我希望同志們指導我們，完了。」

嘩啦啦的鼓掌聲，像舊歷年中的爆竹，陝公的同學歡喜得發狂了。

我們開始呼口號：

「歡送邊區婦女自衛軍」

加強鋤奸運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萬歲！

婦女自衛軍的口號也起了：

「加強鋤奸運動，動員全國婦女幫助作戰！」

祝頌陝北公學同學們的健康！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全場的人都在一種激昂歡躍中，在一片口號聲中送別了我們邊區的婦女自衛軍。

楓葉六月五日於延安陝公

解放了的婦女

本來早就準備今天參加「五卅」紀念會，瞻仰一下民衆的武裝——自衛軍的大檢閱。不幸天一亮就下起雨來，預料大會一定開不成了，便抱着淡然失望的心情呆坐在學校裏。下午雨才住了，同學們大多還在屋裏和窑洞裏上自修，只有幾個勤務小鬼，玩弄着院裏的積水。

「歡迎女自衛軍」不知那個同學發現什麼奇蹟似的，突然這樣喊了一聲，接着便響起了稀稀落落的掌聲。一面旗子在大門口出現了，接着是如林的梭標，模糊看到一隊頭髮亂蓬蓬的短裝婦女涉過大門內的積水走進來。這時上自修的男女同學都驚奇的跑出來，於是掌聲也跟着緊密起來，一時真如雷動了。大禮堂的一個角落裏放下了她們的梭標，她們打着寒噤的站在那裏，頭上和身上還不住淌着水珠。

腳上腿上也滿是泥水，男女同學們圍得她們水洩不通，好奇的看她們的髮髻，半大腳和小腳。

「動員一些凳子來讓她們坐好嗎？」

「燒些木炭來烤烤他們的衣服吧！」

兩個同學的號召把只顧呆看的人們驚醒了，他們都匆匆的跑出去，片刻以後，便抬來了開水，搬來了木板和凳子，最後又端來了火盆……

領她們到這裏來的是一個婦聯會的工作人員，她向同學們作了簡單的介紹：她們六十多個人是代表着延安縣九百多個女自衛軍來參加「五卅」的大檢閱的。從前天就出發，好容易冒着雨趕到這裏，恰巧大會已開過了，她們從早晨到現在還沒有吃飯，今天又不能回去，所以才到陝公來，借住一宿……說完她便領導全體女戰士們用熱烈的鼓掌來回答同學們盛意的招待。

「歡迎女自衛軍唱歌！」這是陝公同學對無論什麼團體（甚至個人）的見面禮。並且多少帶一些要難倒對方的意味。

「敵人進攻邊區了，邊區青年們，緊急動員起來呀……！」

出乎同學們意外的，女自衛軍唱起了陝北小調，博得長時間的歡呼和鼓掌。

外面哨子響了，接着喊：「各隊救亡室集合！」活潑的空氣馬上肅靜下來。同學們都戀戀不捨的走出去，聽說這是學生總會在發起募捐運動，慰勞女自衛軍。

x
x
x
x
x

女自衛軍被領到一間大屋子裏，下面舖了蓆子，同學們自動借出了一些被服，她們暫時休息下來了。

女同學做了她們的勤務員，爭先恐後的給她們打水，提飯，向他們問東問西，活像親姊妹。

這現象深深的感動了我，我抑制不住我的感情，我恨不得一句話就使得所有人都澈底了解我此刻

的心境，人和事變得太快了，超越了我的想像。

幾千年來被壓迫的中國婦女，這舊禮教的奴隸，男性的奴隸，家長的奴隸，自己子女的奴隸，自己意識的奴隸，不聲不響的生來，不聲不響的忘掉自己的命運，完全操在別人手掌，一生桎梏在無形的鎖鍊裏。不看事實的人也許會說「顛倒乾坤」是句謊話，可是這荒涼的陝北，這閉塞窮陋的山村，過去甚至到老死不相往來，誰會想到有今天？她們過去不久還是生活在原始的山村，而現在竟走出廚房，離開兒女，挺身起來做一個獨立的人，並且組織成這樣的隊伍，有武器，有紀律，和男子一樣的來參加檢閱，表現出己的力量。

她們不只參加春耕運動，並且參加放哨，盤查，鋤奸，剿匪，鞏固了抗戰的後方。

晚會上，女自衛軍的代表作了簡單明晰的演講：

「我們要回答你們的好意，把你們的影響傳達到廣大羣衆中去，走一里，傳一里，走一鄉，傳一鄉……
陝北公學萬歲！」

「我們要回答你們的好意：加緊春耕工作，保證你們這些抗戰幹部每天能吃飽三頓小米飯……」
「我們要回答你們的好意，擴大自衛軍的組織……動員父兄丈夫上前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長時間的鼓掌。

同學們深深地受了感動，感覺到慰勞她們是應盡的義務。那吃起來不很可口的小米飯，正是她們用血汗換來的啊！

游藝開始了，他們把分得的香糖花生米藏在衣袋裏，捨不得吃掉，大概是想留給家中的孩子們吧，同學們勸了她們一番才不自然的吃了一些。

次日早飯後，在泥濘的廣場上舉行了送別式，一面錦旗，一些毛巾和日用品當作同學們的禮物，歡送和致謝，相互的敬禮……

「陝北公學萬歲！」

「一二一二！」

遙遠的呼聲還吸引同學們的聽覺，梭標的紅纓和亂蓬蓬的頭髮，永遠的盤據在同學們的腦際。

丁丑五·卅一·於陝公油印科

急雨中的民族女兒

——記延安各鄉婦女自衛軍——

從東向西，一排矛頭在移動，雨像密彈一樣的打了下來，路上滿是泥濘，使這枝從東流來的隊伍，不得不一走一滑地與急雨泥濘搏戰着。

「全邊區婦女動員起來！」

「保衛邊區，保衛西北，保衛全中國！」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傳來了尖銳而有力的女人的呼叫聲。

八十多人的一枝隊伍，像是一羣用水澆過的鷄子，籠在頭頂上的白毛巾緊緊地貼在頭髮上，多少沒有剪掉的大髻，驟然增加了幾斤的重量而向下垂着，矛頭上的紅纓不停地向下滴着紅水，流在形形色色的又破又爛的濕透了的衣服上，受過多年磨折的蘿蔔腳，陷到泥裏再拔了出來，一步一步地前進着。

「一二三四」整齊的矛頭的尖銳，有力的聽音，顯示了無比的英勇。

「中國婦女解放萬歲！」

前面就是一道河，橋早被這急流的河水沖斷了，幾塊石頭排成的臨時的橋，也一點點被河水掩沒了。

「同志們，我們過河呢？還是在這兒等着婦聯的同志來！」

「過河！參加檢閱去！」聲音雷一樣的衝破了河水聲與急雨聲的密度，振響了東關的河灘。

「走！涉水過去！」一雙一雙的腳插進水中了，急流與風使她們一歪一歪地幾乎要倒下水裏去，但是，

她們還頑強地呼叫着：

「一二三——四！」

「加緊我們的軍事訓練！」

南門外萬餘人的自衛軍隊伍進城遊行去了，「五卅紀念大會」剛剛閉幕，這意想不到的比雨水還

涼的打擊，使她們失望。

「爲什麼要遲到呢？」

到今天，她們已離開家三天了。是在前天，她們從不同的區上，不同的鄉上，不同的村莊裏，走到了延安

縣，最少的，也走了五六十里路，昨天又在烈日炎炎的野地裏開會檢閱，晒了一整天，黃昏後又走了幾十里

的路，趕到一道溝子過了夜。今天一早，只吃了一點東西，就來趕這二十幾里急雨中的山路了。

急雨，山路，泥濘，受了多少年磨難的蘿蔔腳……

爲什麼不該遲到呢？

然而，每個人的心都在難過着，她們要參加這五卅的大檢閱，她們要像村裏的男人一樣，她們也有矛

頭，她們也行了這二十幾里急雨中的山路，但是，她們遲到了。

「進城去趕上遊行的隊伍吧！」

「到婦聯會去吧！」

「……………」

矛桿整齊地向前移動，像是沒有風雨一樣的平靜。

「哦——同志啊！不要走了！」

「哦——不要走了！」高而尖的聲音遠遠地從背後傳了過來，充滿了焦急與興奮。

雨中跑來了一位矮矮的壯健的女孩子，她代表「邊區婦女聯合會」冒着雨從城裏趕了出來，告訴她們遊行已經結束了，婦女聯合會沒有地方給她們休息，給她們住宿，希望她們返身過河到陝北公學去，暖活暖活，休息休息，吃一點東西……

「不冷」

「不是為休息！」

「不餓」

「是參加檢閱來的！」

隊伍中傳出了吵雜不滿的聲音，農村婦女參加檢閱的熱情與意想不到的失望呵！
遠遠的河聲流得更急了，人們亂哄哄地叫着：

「山水下來了！」

「山水下來了！」

空氣裏充滿了驚慌，焦急，雜亂……

「同志們！請大家靜一靜，聽我代表婦聯會講幾句話……大雨已經檢閱了大家吃苦的精神，滿是泥的山路已經檢閱了大家與男子一樣的英勇……同志們！我們再拿出勇氣來，涉過這道河到陝北公學去

吧！同志們！水愈長愈大了，再待一會，我們就會過不了河……同志們！冷壞了，餓壞了，累壞了，淹死了一個就減少我們抗戰的一分力量，同志們！冷壞了，餓壞了，累壞了，淹死了一個就是中華民族莫大的損失……」

「走！『邊區的婦女是不肯使日本鬼子佔到一絲便宜的

河水更大了，她們的身子幾乎一大半都陷在水裏了。

「一個拉一個，不要讓我們的一個同志被水沖跑了！」

「全國婦女團結起來！」呼聲從水聲中蹣了出來。

這是陝北公學意想不到的客人——爬過山路，冒着大雨，從鄉村裏出來的背着矛頭的一羣小腳農婦，立刻振動了陝北公學每一個同學的心，興奮的表情從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年青人的臉上表現出來。馬上，這些被急雨洗過的女自衛軍被這一羣年青的男女包圍了！

慰勞的歌聲響起了！

開水抬來了！

「歡迎婦女自衛軍！」

「……………」

走進了大禮堂，很快地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一個歡迎會。

親切，慰問，給她們拿衣服換，拿火烤，倒開水搬凳子……使這些從未離開過田野一步的農婦們窘着了，她們感到無名的歡喜。最親切，最樸實，最真摯的感謝的情感，在她們心靈的最深處閃動着，她們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回答這一羣比她們多過幾倍的慰勞者，她們幾乎想把自己的心抓出來回答這些一生也未曾經過的愛護與慰勞。

成校長更是比關心自己的學生還要關心地慰問這一批婦女運動的突擊隊。讓學生們搬到救亡室

涼冰冰的地下住，把坑讓給她們，把校部做好的飯讓給她們先吃，把供給部保存的八十餘件羊皮大衣給她們蓋。

.....

整個的陝北公學陷在一種緊張，興奮的空氣裏了，空氣裏充滿了民族的友愛與對婦女的尊敬！歡迎晚會給了這些農村婦女們無比的興奮，她們振臂高呼着，自動地不協調地不整齊地歌唱着，然後，又是靜靜的，瞪起眼睛來，望着汽燈下的舞台。

雨愈下愈大了。

夜就在雨聲中，快慰的，香甜的，疲乏的夢中過去了，陝北公學的同學們却在沒有門的房子裏的寒冷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的黎明，女自衛軍靜悄悄地爬了起來，交清楚了皮大衣，掃了坑，掃了房子，掃了廁所，吃了早飯，整隊要回鄉了。

陝北公學的歡送會給了她們更大的興奮，鮮紅的旗子上，「民族健兒」四個字電一樣地射着每一個農婦的眼睛，雖然，她們識不得這些字，但是，他們很快地明白了這是做什麼了。

全場的人們都肅立起來，女自衛軍迅速地舉槍敬禮，在一種嚴肅而真摯的空氣中完成了這獻旗的典禮。

雪白的毛巾轉到了每一個女自衛軍的手裏，給她們做光榮的紀念！

「陝北公學的同志們！我們要走一里講一里，走十里講十里的將陝北公學對自衛軍的好處傳到所有的鄉村裏……我們只有用實際的工作來回答大家……」

自衛軍的代表激情地興奮地講了一段內心裏幾乎爆炸出來的感激的話。

呼聲與歌聲襲成了一片。河水阻止了她們去觀光她們一生也未到過的延安城，隊伍仍然循着來時的路向東流去。

遠遠地傳來了不斷的呼聲：

「提高我們的政治文化水平！」

「加緊自衛軍的軍事訓練！」

「加緊春耕運動！」

「努力担負起後方的鋤奸任務。」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華婦女解放萬歲！」

「……………」

「……………」

「……………」

女自衛軍在陝公

賴鋒五·卅一於邊區婦女聯合會

陝公有一批女自衛軍，是全體工作人員（註一）組織起來的；她們每天早晨活躍地歌唱，爬山，上操和一切戰爭上的軍事訓練。她們的文化水準和政治認識，無疑議的能担負起「自衛軍」的任務；等需要的一天，她們都會肩着槍，瞄準着敵人幹起來！

另一種女自衛軍，一般人是平常見到，更是想像不出的，今天在陝公出發了。她們從陝北每個落後的鄉村的角落裏出來，她們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沒有見過什麼世面，可是她們懂得抗日救國，為保衛家鄉，保衛祖國而拿取矛子，組織成堅強嚴肅的自衛軍！

邊區已經處在抗戰的最前綫，無論男女老少都動員起來參加自衛軍，少先隊和各種戰時的後方組織。他們就在五卅十三周年紀念的那天，出動了全邊區的少壯男女，分區舉行檢閱延安附近的，就在這兒舉行。

天愛搗蛋，偏偏下了一整天的大雨，可是幾千個自衛軍毫不氣餒的照常舉行，雨滴從臉上掛下，濕透了每一件棉襖，矛子上的赤鬚，染紅了地下的流水，悲壯熱烈的歌聲和口號，振盪着風雨淒切的高山深川，每張潮濕的棕色臉上，浮上堅定的光彩！

偉大偉大有組織羣衆的力量！

X X X X X X

淒雨寒風中，清涼山上烟雨濛濛，延水急流潺潺，同學們在密洞裏度着這一天的休假。一個十來個人睡的密洞，有的攢在被窩裏看書，有的整理筆記，有的在寫牆報，靜靜的書頁翻動的聲音，筆尖在紙上發響。救亡室（註二）貼近着他們，傳來活躍的歌唱，排練的聲音。

「忠誠團結，緊張活潑。」歌聲在湧。

「小順子的爸爸，等着我，我們一塊兒去打日本鬼子。」清脆台詞，繞繞在山崖間。

「看哪！那麼大的雨，今晚羣衆晚會（註三）沒有法兒舉行了。」空氣慢慢兒又靜下來。

「看落湯鷄。」外面有人在嚷。

小霞混身是水，捲起褲腳，赤着腳，鞋提在手裏，縮緊着頭，走進屋子來；後面隨着又是幾個。

「小鬼，這麼大的雨，還進城嗎？」

「不是打游擊（註四）去啦！」

「不！我們去參觀自衛軍檢閱的。」

「他們精神真偉大極了！」

「我們就呆在那兒，陪着他們淋雨，捨不得離開他們。」

「中國有了這樣偉大的力量，還怕不把日本鬼子趕走嗎？」

小霞興奮地一邊在講，一邊掰了一包衣服，往外就走。

「小霞，你發昏啦，不把潮衣服換下！」

「我們大家拿些衣服出來，送給女自衛軍去換，她們快到我們學校來休息。」

室內的空氣驟然緊張起來，有的爬上坑去找衣服，有的滑下山去看「女自衛軍。」

x

x

x

x

x

烏壓壓的百來個鄉下婦女，呆呆地在禮堂裏站着兩行，矛子還是直挺挺的握在手裏，微微的發抖；五月的天氣，在陝北的雨天，是相當寒冷的。

拿衣服，打開水，找凳子，燒柴火，沒有一個同學不在興奮地張羅着。臨時組織慰勞隊，找陝北同學來講話，歌聲在盛情下起伏着！

「諸位陝公的同志們！」隊伍裏走出一個三十來歲的婦女，透濕的棉襖，水從棉絮上滴下來，矛子還是緊緊的握在手裏，樸實的幾句開場白，接着：

「邊區婦女確已經動員起來參加抗戰了，

「我們為保家鄉，民族解放而鬥爭！」一陣劇烈的掌聲！

「我們在每個村子裏，組織了看護隊，縫衣隊，洗衣隊，担架隊，還有婦女的崗位，配合着男子一塊兒工作。幾個月來，我們破獲過一次土匪的機關，抓住過幾多漢奸和沒有路條過路者。」

「做母親的保證兒子參加軍隊，當妻子的鼓勵丈夫去殺敵。」

「保證完成春耕，開闢荒山，這些工作，都在我們婦女的努力下，取得的效果。」

「我們要誓死不讓鬼子來佔去我們的一寸土地！」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邊區女自衛軍萬歲！」

劇烈的鼓掌，接着熱烈的歡呼，沒有一個同學不興奮着。

「這次參加延安來檢閱的，都是百來里附近各區開來的，較近的已經回去了。」

「我們走了兩天山路，白天在火熱的陽光下（註五）邁步前進，晚上就睡在山溝裏過夜，昨天在王家村合操。」

啁啁的私語，驚歎的眼光在四週發生。

「我們過去都在封建勢力的摧殘下，沒有受過教育，我們都是目不識丁的農村婦女，纏腳的惡慣，最近才革除……」千來對的視綫都集中在百來雙的泥腳上，弄得她們都羞羞答答的，可是誰也沒有發出一息輕視的笑聲，相反的一種崇高的敬仰湧上心田，真是，除了十幾歲的小姑娘，都是改組派（註六）就是講話的那位，也不是例外。

「我們不怕艱難困苦，爲着要完成我們的任務。」
小霞眼圈紅了，這樣感動的力量太大了！

國……

晚上開了一個並不盛大而非非常熱烈的晚會，嗑着瓜子，嚼着花生，同學們揀出來的錢。
第二天陰風慘慘的清晨，女自衛軍整着隊要開回家去。

孩子們等着媽媽回去做飯。

雨後正是農忙的時候。

百來桿矛子放出偉大的光芒！

千百個「中華民族優秀的兒女」懷着沸騰的心來歡送她們，在熱烈的歡呼和高歌中獻旗。
女自衛軍的連長，接去了我們的旗說：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回答同志們的革命的熱誠，我們祇有加緊我們的工作，把日本鬼子驅逐出中

國。」

「在我們隊伍裏，可以隨便找一個，向各位說幾句話。」

出來了一個健壯的少女，又是一篇抗戰救亡的大道理。

驚奇，歎服的眼光在每個同學的臉上映射着出奇！
浮雲消滅了，太陽照耀着女戰士們的矛尖，朝着一個方向前進！

遠遠地還聽得她們齊聲地唱着：

「手把着鋤頭打日本呀……」

洪荒一九三八·五·卅一於延安陝公

(註一)就是教職員和雜務人員。

(註二)是佈置着牆報新聞供集會上課的地方。

(註三)晚會是種遊藝會，延安總是在晚上舉行，故名之。

(註四)找人請客吃東西的意思。

(註五)延北的夏天，太陽一來時就很熱，早晚很涼。

(註六)小腳放大，叫改組派。

五月的人物素描

毛主席在『五四』晚會上

魏榮章

一陣掌聲停止了馮文彬同志的報告，毛主席帶着歡愉的微笑進了會場。羣衆特別是這一羣年青人，熱烈的歡迎着這個偉大的巨人，千百萬人民的領導者。掌聲由低沉而高漲，像不可收拾的一長串已燃着的鞭炮似地，終於被毛主席的舉手禮所遏止了。每個人心頭都生出一種喜悅，認爲毛主席能來參加這個青年晚會是無上的光榮，伸着脖子，瞪着眼睛，豎起耳朵，挺直身子，靜候着毛主席的講話，小筆記簿躺在每個人的膝頭，自來水筆執在每個人的手裏。

「現在請毛主席報告」的聲音一落，一個巨大的身軀就出現在台前。羣衆像瘋狂似地拍着他們的手掌，好久好久掌聲才消失在安靜裏，一個清朗的聲音開始在空氣中激蕩，傳送到每個人的耳朵。毛主席好像是特別的年青，也許因爲這是一個青年集會吧！好像比從前又增加了一層活潑，胖胖的臉上不斷的浮出笑容來。他身上穿着一套灰布軍服，和一頂藍布的軍帽，樸素的裝束正如他的講話一樣，活潑而有力，幽默而緊張，簡單而明瞭，使聽衆聽了能增長不怕艱難，堅決奮鬥的勇氣，加強勝利的信心。毛主席說：

「中國歷次的革命鬥爭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建設新中國。這個新中國是獨立的，自由的，幸福的。……」熱烈的掌聲掩蓋了他的聲音，每個人的眼前展開了一幅新中國的畫圖，那裏沒有榨取，沒有飢餓，沒有人壓迫人的苦痛，只有和平與幸福，光明與美麗。

「……五四運動也就是爲了這個新中國而鬥爭的一個運動，它主要的領導者就是一輩子打先鋒

的青年，所以在今天這個偉大的革命鬥爭中，青年們應該担負起這些打先鋒的任務來……」

每個人的肩頭像擱上了一塊石頭，重重的使人感到自己的任務的重大。光明的圍地雖然就在前面，然而那不能以幻想而取得，而是需要無數的流血鬥爭才可換得的。毛主席理一理他的頭髮，稍停一會，用手掌劃了一下又說：

「一個革命的過程，常常是曲綫的而不是直綫的，是一個長的艱巨的道路，打日本也是一個長的艱苦的道路。假使有人要問這個戰爭幾時會結束？我們可問一問日本人他要一年我們就給他一年，他要三年就給他三年，要十年就給他十年，直到他說不能再要了，那就是戰爭結束的時候到了……」

這雄壯的豪語給了人無限的興奮，表示這興奮的是一片掌聲的爆發。感謝毛主席給了我們不畏艱難的勇氣，我們誓與日寇周旋到底。日寇這條瘋狂了的奔跑的野牛，終將被我們拖着它的尾巴，摔倒在地。

毛主席在掌聲停止後，用着幽默的語調說着：

「我們在這個革命過程中，在這個對日抗戰中，要來一個革命的競賽，每個人都要保證他不開小差，誰能不開小差，誰就是一條好漢……」

毛主席豎起了一個大姆指頭，哄然的笑聲傳遍了會場的每個角落，是這樣的清鬆，用競賽的方式來打倒這個東洋強盜。「誰不開小差，誰就是好漢」一句話增加了人們不少的勇氣。最後毛主席以勉勵的辭句，結束了他的講演。幾分鐘的掌聲回答他我們是決不會「開小差」的。

魏榮章寫於抗大五大隊一隊

林師長

長谷川作 雷加譯

我在山西省一個小小的村莊上會見了林彪將軍，那天在我的身上還依稀地殘留着戰場上慘酷的感覺。當時雖有翻譯同志向我介紹道：「這位是林師長。」但我正在就心的籌思着自己今後的去向呀，友軍（註——指我軍）的動態呀以及本隊和戰友等等事情，祇是呆望着蜿蜒的山脈的一端，沒有理會對方說些什麼。直到他反覆過三次四次的時候，我才清醒過來，「呵呵」地應了一聲表示我的敬意。

林師長對一個已經解除武裝的日本兵，如同對待中國弟兄一般的「親切」，「溫存」他第一次給我的印象是「質朴」和「溫厚」。

按照他那白晳的面孔，短身材和靜肅的聲音看來，他的性格並不屬於直爽的類型，反而是一個沉着和寧靜的人。本來這種沉着的人是善於擔負起重大的工作的，即人們所視為危險的大事業，他能坦然處之。

並且一個人如果不像他那樣「溫厚」，就不能成爲一師之長在戰場上與敵人激戰。我們不要忘記溫厚的另一面有着「機敏」的存在。我敬服他這一點。

日本的歌謠裏有這麼一句：「昨天的敵呀，今天的友！」現在完全實現了。

從那天起，六個月過去了。昨天（五月廿八日）爲了慰問林師長傷後的健康表示我的謝意，走了三華里的路程，到了北門外抗大校長室。

因爲他整日忙碌着，會面幾乎不可能；但我僅在鄰室等了十分鐘就被接見了。

我同勤務同志一道走進去，他微笑着遞過一張椅子，並且親自斟茶，這使我不安起來。

我們很快地筆談着，我問他：「你的病勢怎樣了？」「傷口已經封好，但是肺部還有一點疼。」我在他回答之後，便陳述着：「願您充分靜養，繼續奮鬥！」這一類的慰問詞，因爲他同我年紀相仿，所以像友人相遇似的推心置腹地交換着種種生活狀態和一些別的話約二十分鐘，我辭去了。在這之間，他對我毫沒提

到刺激神經的事情，只限於安慰的詞句。

我對他第二次的印象，在「質朴」「溫厚」之外，加上了一個更強烈的「親切」。祇此而已，林師長的臉兒，他那高貴的面影，將永遠留在我的腦子裏。

（附記）他是一個滯留在延安已有六個月的日本俘虜，原是大阪商人，家裏有一個愛妻和三個孩子。我在他的散步中常常遇見他，因之認識了他。自然他的真姓名不是長谷川三個字。他是怎樣被俘虜來的，因為他不肯說，我們無從知道，不過據我看，他現在不過希望中國抗戰勝利，同時也希望日本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一個非常誠實的可愛的日本人。五月間他會見了林師長，寫出這篇印象記來囑我譯出發表在「五月的延安」上。

郭布家

「保衛邊區，保衛邊區，邊區是抗日的極據地……」

聽，誰又在唱手板拍得叭叭的響，洪亮的聲音帶着濃重的陝北調，遠遠地傳播起來了。不必猜，一定是那個小鬼——郭布家。

這小鬼，近來越法活潑了，愛蹦，愛鬧，嘴裏總是哼着歌聲，天天在快樂的生活着。我認識很久，真正和他接近，却是最近的事。

當着陝公開辦不久，已是雨雪霏霏，嚴寒的冬季，在大禮堂前在生活指導委員會的門旁，常常遇見他帶着退了色的紅星帽子，冬季的棉制服，穿在他矮小的身上，遮過了膝蓋，兩隻袖子拖拉着，腳上套着笨重的棉鞋，一條滿染着污穢的灰白色的單褲，代替了他屋子裏那件嶄新的藍布棉褲。

在雪地上，在一撒水便結成冰塊的寒風中，他像一匹無羈的野馬，來往奔馳着，跳躍着，活潑愉悅的唱

着各種小調和流行的新歌。臉上永遠透露着血色的紅潤。他的態度和藹，決不肯得罪人。能和每個學員接近，作起事來却板起嚴肅的面孔，使你不敢相信他是剛滿十二歲而已。經過五年鬥爭歷史的小戰士。他是何幹之同志的勤務員，每天給他扒菜提飯，攜水桶，我有時到何幹之同志的屋子去玩，常遇見他，因之便漸漸熟習了。

五月廿七日午後，在朦朧的睡夢中，我被他的呼喚驚醒了。

「同志，我們明天就走了，特來看你。」

「哦！我忙的爬起身來，招呼他坐下。」

原來，何幹之同志被分派在分校教書，他便也要跟着一起到關中去。我們像久別重逢的朋友，我忙請他吃白開水，坐在我的對面，我們的話匣便拉開了。

他告訴我，家住米脂，父母雙亡，叔伯伯哥哥待他不好，他便和王保住（十三歲）一同跑到瓦窰堡參加了紅軍。

「你爲什麼要參加紅軍？」我問。

「爲的要打日本。」他理直氣壯的答覆我。

「爲什麼要打日本？」

「日本帝國主義，強佔中國的土地，焚燒中國的房子，殺死中國的老百姓，強姦中國的婦女，用刺刀挑死中國的小孩子……」

他滔滔的談着兩隻靈活的滿含着怒恨的眼睛，瞪得圓圓的，彷彿仇敵就立在他的眼前。

「你覺得紅軍好嗎？」我又急轉了話頭問他。

「哦，吃得有，穿得有，待遇一律平等，教我讀書識字，天天和小鬼們一塊玩，多痛快……紅軍有三大紀

律八項注意，是中國是最進步的軍隊。」

「你背給我聽聽。」

「……不要拿羣衆一根線，打破錫盆照價賠錢，走時上門板……還有，我背不上來了。」

「你覺得咱們能打倒日本嗎？」

「能！」他堅定的說，「咱們計劃好，知道怎樣去包圍敵人，怎樣去消滅敵人，咱們還有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最後一定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他的聲音拉得特別長，一種興奮與激昂的光彩，蘊藏在他銳利的眼瞼下。

「你爲什麼不上前錢去打日本人？」我學着陝北調，進一步追問他。

「因爲年紀小，組織上不允許，」他停了一回，「不過，在長期抗戰，前方工作與後方工作，都是同樣重要，努力工作，在那裏還不是一樣……」

接着他告訴我，他在保安入的雅貧醫院學看護，練習札綁帶，綁頭，綁腿，學習新文字，上政治課……兩月以後畢業，便在衛生事務所當勤務，給傷兵上藥，看護病人。

「後來到延長青年隊，學習漢字，一月後又到抗大第四大隊當勤務，後來又跟蕭主任來到陝公……」

「你覺得這裏的人，誰最好？」我不經意的問着。

「毛主席最好。」

「爲什麼？」

「他是全中國人民的領袖，領導我們打日本，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他的話，得特別有力，一種愉悅的顏色，輕輕地飄浮在他的笑靨上。

「你常聽他的演講嗎？」

「不，我只是前幾天聽過一次，他講××開小差的事，××自己不願在這裏幹，半途跑了，所以應當開除他黨籍，毛主席說好比走路要到甘泉，他走到二十里墜開了小差。」

「開小差好不好，你是不是贊成開小差？」

「不好，」他堅決的答覆說：「開小差是脫離革命的隊伍，違犯了革命的紀律，爲了打日本，救中國，我永遠不開小差，我要幹到老過去有個同鄉要我回家，我都不願回去，我永遠也不想回去！」

「好同志！」我感激地說出這句話，忙從腰袋裏取出別人剛送給我的兩塊水菓糖，轉送給他，他低下了頭，羞澀的不肯接受我的禮物，一陣絳色的紅潤，飛過他的雙頰，突然站起身來，向我敬禮。

「同志，下回再談吧！」

他急劇地邁着輕捷的步子跑開了。

一幅英勇而倔強的背影，從我的視線消逝了。

理髮匠

「五·一五」在理髮店裏。

屋子裏是昏暗的。玻璃窗上蒙了一層很厚的灰塵，已失掉牠透明的作用了。年輕的學徒正爲一個鄉下人剃着頭，左手按着那人的後腦勺，右手捏了一把剃刀，高高地舉着，不得不地向我瞥了一眼，復又繼續着他的工作，好像沒有看見。

「裏面，同志！」坐在靠東壁的一張桌子旁的板橙上，正吸着烟管的一個老傢伙，却照例地立了起來，照應我。他那特有的陝北腔調，短促而濁重，伴和着他那蜂蟻似的，因受盡人生苦痛，而近乎麻木的臉，使人

不容易感覺到，他這是在獻殷勤呢！

時間已很晚了，屋子裏這樣暗淡，又遇到這樣一個不感興趣的老傢伙，使我腦子裏起了一個不快之感，好像是晦氣倒楣似的。

「現在可以剃頭嗎？」我急速而有些不耐煩地問。

「可以嘛！」濁重的秦腔，給一個肯定的回答。

我腦子裏盤算着剃是剃不好的，而且一定要弄得一頭糟。但馬上又轉念了，不剃頭空跑一趟回去，又要到下星期日，才得再進城一次，豈不失了專誠進城的意義嗎！

還是順從了老伙傢的照應，到中間一把椅子上坐好，聽候他處理好了。

「看不見了吧？」我對鏡中模糊的影子就心地問。

「沒關係，剃嘛！」他很有把握地給我保證。

「多少錢？」我多餘地問。

「兩角洋，同志！」他把同志的語尾特別加重了。

「既然是同志，就該少算幾分才對，怎麼還要兩角？」我有意地開玩笑。

「啊呀，同志！」他慨嘆似地說：「現在打日本，啥東西都漲了價錢，經濟困難，吃的喝的都要錢，兩角錢够幹啥的？吃不到一斤饅。」囉哩囉囉地說了一大套。

「那麼小賤不要了吧？」我又調侃他。

他將一條滿是油灰的胸巾，披在我的兩肩上，又用一條毛巾緊緊地纏住我的頸子，好像要勒死我似的，然後又用一條濕手巾矯揉造作地在我的頭上搓起來，一面回答着我的話。

「同志！」又是同志，「這裏不比大地方，大家都經濟困難，沒辦法，我們在後方過安頓日子，作作工，够

吃够用，就好嘛！八路軍抗大陝公機關工作人員，都是咱們自己人，當然不要小賬。這裏不比大地方。」他怪義氣地說着，停止了揉搓的動作，到鏡台上取了一把推子，又站在我的背後，對着鏡子，左手按着我的頭，端相了一下，然後徵求我的同意。

「全推掉嗎？同志！」

「不，正分。」

一把推子開始在我的頭上工作了。屋子裏很靜的寂寞起來，只有外面街上傳進來稀疏的單調的腳步聲，與談話聲，伴和着輕微的推子的摩擦聲。一批批的頭髮，則從頭上紛紛地落下來，一部份鑽進我的衣領，弄得說不出的難受。他貫注了全副才能，手腕靈活地，不費週折地在頭上推來推去。我柔順地接受他的擺佈，我的頭作了傀儡。

幾個工人樣的鄉下人走進了屋子。同給我剃着頭的老傢伙吵架式地談着，他一面工作，一面應付着來賓的會話，看那樣子似乎不會終止了。

「喂，掌櫃的點燈了吧！」我突然的質問，打斷了他們的熱烈的會話。

「同志，我們晚上不點燈的。」他給了個簡單而不明瞭的回答。

「那爲什麼呢？」

「同志，你不曉得，」他繼續地向我解釋道：「晚上我們要到工會去開會，上課，沒有工夫剃頭嘛！」

「那麼生意不要做，錢也不要賺了嗎？」

「生意當然想做。」停了一回，「可是不成，這是大家商議下的規矩，誰也不能破壞。不去不成，到晚了還要罰一包臘燭哪！三次不到就要被開除，出工會。大家商議下的辦法，個人不能破壞團體，不然，男同志，女同志都批評你一個人，誰吃得下嘛！」團體，同志，一些新接受的名詞，他得意洋洋地，適合地應用在談話裏。

「對嘛，誰敢得罪大家，破壞國策（規則）開除了怎辦！」旁聽的一個工人又嚴重地加以補充。

「白天就不會麻煩了嗎？」

「白天說不定，有事也要去，早晨上操，全延安市自衛軍都要去的，怕麻煩，不成。」他放好推子，拿起剪刀和梳子。

「掌櫃的你們很累嗎？」我親切地慰問他。

「那有啥關係。」他滿不在乎地又繼續發揮，「要打日本嘛！當然要吃苦；打走日本才有太平日子過，不然，不成。」

「掌櫃的您貴姓？」我爲了進一步同他暢談，轉了個彎，似乎離了談話的主題。

「好說哦（我）姓程（陳）。」滿客氣地侷促地回答我。

「陳老板您是西京搬來的嗎？」我又問他的底細。

「不，哦是扁（邊）區人。」邊區的邊字說得很吃力。

「門外的招牌不寫着西京分此的嗎？」

「西景（京）那是大提（地）方嘛，人們都覺得大提方什麼都好，要好牌子人家才能照顧，對不對？」他倒頗通曉廣告術，懂得社會心理呢。

我在昏暗中將屋子四週審視着，一下，覺得實在不像是西京搬來的派頭。簡陋的設備，三張仿現代式的，本地造的理髮椅，三隻木框的鏡子，上面有許多脫了水銀的癢點，以至於照不出個完全的人像，下面橫放一頁油灰塵土，頭髮渣子，皂沫附滿的木板，算作鏡台，上面零亂地放着許多工具之類的東西……再看那學徒和老板也實在不像從大地方來的。

「你這個西安分此的生意，很好吧？」我開玩笑地問。

「不好，三四塊洋一天。」他淡然地回答。

「掌櫃生意不好，您最好想辦法趕快擴大營業，把屋子收拾得漂亮一點，弄得比西京的更好些。抗大，陝公，八路軍的各機關的同志，大家都到您這裏來剃頭，每天起碼賺十幾塊洋，您就要發大財！」我供獻了一些自己認為對他比較有切身利益的辦法。

「不成！」他堅決地拒絕了。「現在打日本，誰曉得日本飛機什麼時候來，弄好了還不是讓鬼子炸壞嗎？現在只得媽媽（馬）佛佛（虎）等打走了日本再把它弄好。」他的生意經，他的辦法比我的還高明得多，我實在有點窘。

「是的，日本鬼子真可惡，他們鬧得我們不能過太平日子，我們非把他趕快趕走不成，這樣下去，掌櫃的，你這個舖子也不要開了！」我不得不附和着他說。

「確是的，日本人敢到邊區來，叫他一個活不成！」年輕的鄉下人在旁忍耐不住了。

「當然。」陳老板輕鬆地附和着。

「對嘛！」其餘幾個工人也異口同聲地響應。幾個躍躍欲試的，揮動着的拳頭的暗影，出現在有着癡點的鏡子裏，好像是小日本不堪一擊似的。

談過一陣興奮激昂的騷動之後，全屋子裏復陷入無言的沈寂中，我也沈入思索裏：「到底這些中國人，是一種什麼力量，使他們變成美國記者斯諾所說的，別的區域裏所看不到的中國人呢？」我爲着要多明瞭些關於他們的情形，最後我不得不想出一個問題重新展開我們的談話。

「你們到工命裏去學些什麼掌櫃的？」

「多的很，識字，討論，開會，報告國際問題，打仗的消息。」如數家珍地數了出來，他還好像有些遺漏了似地在數着什麼。

「中國打仗打得好嗎？」一個時專測驗題。

「打得好嘛！」他興奮起來了。「山東打死了一萬多日本兵，八路軍在山西弄得日本鬼子沒辦法，殺死了也不少。聽說漢口打下幾十架日本飛機來，是不是？」凡是好的消息他都背了出來，慘白的嘴唇上泛起了個怪難看的微笑得意地肯定地問我：「你看日本人成嗎？」

「當然不成啦，我們總歸要打退他們的。」我表示得更堅決。

「同志，」他低低的聲音，「你曉得那裏的飛機，這樣利害的能打下鬼子幾十架來？」

「當然中國的啊！」我裝着不知道。

「完全是我（俄）國送的。」他悄悄地說：「俄國和日本有仇，和我們好，幫我們的忙，够朋友，只有俄國够義氣，還有一些不過……不過……」終於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

「俄國是我們的好朋友，你曉得日本也有他的朋友啊！」

「那是當然，秦檜還有三個好朋友啦，好人有好朋友，壞人有壞朋友，世界上那能都是好人。」他敘述了他的道理之後，便又接下去：

「聽說德國、意大利還有個什麼破爛（波蘭）幫日本的忙，這些狗強盜！」他憤憤地咒罵了一聲。他把梳子和剪刀擱在黯然的鏡台上，然後把椅子放平，輕輕地按着我的肩膀：「同志！」我仰下，舒服地躺着。老傢伙用他的乾瘦的、僵尸似的手取了一把刷子，抹些蟹沫樣的皂沫，塗在我的頭髮的邊沿上，最後在嘴唇上下塗了兩塗，一把明亮的剃刀就在我的面部飛快地刮着了。

「掌櫃的，我們的朋友還有哪？」

「當然。」陝北特有的肯定的腔調又這樣停頓下來，然後繼續說：「世界上也不會都變成強盜的，好人當然要多些，英國、法國、美國、西班牙，都是我們的朋友，還有很多小國更是我們的朋友，幫忙的多的，很強。」

盜是不會活到老的……」

鋒利的剃刀在我的面皮上迅速地括着，他的不可抑制的談吐在奔放着，我惟恐其一不小心，割了我的皮和肉而發生流血的不幸，每當他情緒激越，以至於忘形失態的當兒，就促他注意，「掌櫃的，小心哪！」而他總是很有把握地回答我：「沒關係，同志！」

「我們打日本並不專靠朋友，還是要我們自己肯幹！」我說。

「當然。」又是當然。「日本到了邊區，我們自衛軍就要起來幹，當然不能專靠朋友，就是俄國肯幫忙，也來不及的。還是我們自己可靠，朋友有時還要那個……那個……」好像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詞語，來使他的話完美一樣的「那個」着。

「掌櫃，我看你們延安敵人是不能來的。」

「爲什麼？」

「這地方不是楊六郎把守過嗎？」

「嘿，楊六郎的轉兵洞，把番子嚇跑了；日本到這裏，我們也要趕走他，使他們永遠不敢望一望。」當我們把歷史作爲主要的論題時，陳老板更覺自信，頗有不讓古人專美於前之概。

其次，我們還談到穆桂英，楊宗保，以及我們的老祖宗，軒轅黃帝，他的談吐和態度給予我很深刻的，不會忘掉的形象，給予了我新的知識與發現，使我更覺積極，更容易同羣衆接近，使我更理解了中國人民大眾的潛在的偉大力量。

李念乙五月廿七日追記於陝公

五月的一般動態

清涼山今天不清涼

張季純

春，總算來到延安了。赤紅的土山上，漸漸披起淺綠色的絨衣；使得北方的壯麗景色，也禁不住要流露出
一點媚嫵的姿態。

延安城東門外僅有一水之隔的清涼山，仍是幽靜而安詳地停留在那裏。比起延安市來，牠雖是具有着亭台樓閣的勝境，可是在全民族將整個力量傾注於對侵略者抗戰的今日，却很少有人想到去領略牠那種「清涼」的意味。

可是在今天（五月七日）早晨，當我慢慢散步到被城牆圍住在城內的西山上時，却不禁引起了大的驚訝：原來對面的清涼山，已經是擠滿着人；從山下通到山上的幾條大道小道，遍佈了密密層層的黑影，好像要預防這座山的爆裂，特意給牠束上了許多鍊條一樣。

清涼山今天怎麼不清涼了呢？在我的心底發出這樣的疑問。可是當我把這種情形向一位住在在一起的延安同志講到時，就很容易地得到了回答。原來今天是夏歷的四月初八，清涼山上的萬壽寺每年到了這天，照例要有一次朝山進香的廟會。因而一到這天，也就使得牠不如平時那般清涼了。

這是一個機會，自己在心裏估計着。應該趁住這個機會的來臨，上清涼山去觀光一下。但一轉想到許多人到那裏去的目的，是朝山進香，便不自覺地又躊躇起來了。我不願意參拜那些木雕泥塑，不願意把有用的金錢頓時化為灰燼，更不願意看見那些善男信女在做着同樣的事件。於是就決定着，不清涼要牠不

清涼去吧，我寧可在另一個時間去清涼一下。

這簡直是突如其來的，剛吃了早飯不久，抗戰劇團裏一位負責劇務的同志，很直捷了當地向我提出了要上清涼山去的事來。我故意質問他：「到那裏做什麼呢？」他說：「今天是廟會，我們要去給老百姓宣傳，去演戲。」這個新意見把我原來的意思推翻了，我答應同他一道兒去。

劇務同志很迅速地完成了宣傳時的準備工作，我兩個就和劇團裏十幾個小同志相隨出發了。我們的隊伍雖說還不上二十個人，但一路上被吸引的羣衆，却是緊密地擠在我們後面。我心裏驚歎着這位劇務同志的幹練，因爲他弄得這一小隊人，不單是要到達目的地之後才可宣傳，即是在途中也同樣履行了宣傳的任務。

這個在途中的小隊是這樣的：走在最前邊的是一面銅鼓和六七枝橫笛的樂隊；其次是一個手執長槍的自衛軍，和一個手拿大斧的老百姓，在他們之間緊夾着一個戴了兇惡的日本假面的人；再次是一個武裝戰士押解了兩個用繩網綁住手臂的俘虜。

笛聲和銅鼓聲配合着溫和的風，像有股清新的氣味從半空中滲入了這熙攘的市廛。戴假面的那個人時時想趨前退後，威逼另外的人，但他所遇到的却是老百姓的大斧和自衛軍的長槍，每當長槍直刺着他的額頂，大斧痛擊着他的臀部的時候，就會聽見街旁的人聲在低喊着：「那是漢奸！」「那是漢奸！」兩個俘虜老老默默地，俯首貼耳地向前進行，雖然沒有像漢奸那喊招搖，那麼傲慢，可是他們吸引人的力量，却並不因此而減低；反之，兩旁看的人都在眉開目笑地大聲嚷出：「看，兩個鬼子！兩個鬼子！」

一大堆人擁擠擠走到了東門跟前，後邊尾隨的那些羣衆，就都只好停住脚步，用目光把我們送進往清涼山的路上去。因爲這裏經常有站好的兩個守衛同志，要驗驗大家出城的「路條」，要是沒有，就得還請你留在城裏了。

清涼山。經迎在我們面前，一過了橫亘大城下的延水，就有許許多多穿紅掛綠的大姑娘小媳婦，在身旁忙亂的走來走去。沿途除了許多賣涼粉的和零星食物的小販外，也像各地朝山進香的廟會一樣，賣香的便佔了大多數。大約是爲了抗戰劇團曾經常在民間工作的緣故吧，許多從鄉下來這裏的人，一看見了我們，就都曉得是票上清涼山去演戲，因而在後邊尾隨的人和城裏比起來，更是有無減。

延水寂靜地流，清涼山上的人影却像沸騰了的怒濤一樣，一刻也不能靜止下去。我們沿了西面的山坡走上去，稍微傾斜的道路，和在連山石上開鑿的石級，雖是擠滿了好多人，但隨着小同志們的隊伍向上走去，却使人毫不感到絲毫的疲乏和痛苦。好些古老的建築物，都已經大半的坍塌或改修了，可是一帶石崖上久已爲風雨剝蝕，不易辨清的那些字跡，却仍能够顯出它是曾經歷過一個光榮的黃金時代。自然，延安在目前所負的歷史任務，也是空前的。不過，在一般提出「陝北」這兩個字來，就覺到有荒僻之感的人，假如他能真實的來到清涼山這個境地，一定會曉得我們民族的先代，曾經在何時何地，都表現過他的偉大的創造力。

通過這個靠近山麓的古刹以後，便是一道較爲陡峭的土坡，坡頂就是今天香火旺盛的大院。我們這一小队人運氣也不喘地一直衝到寺院裏，許多羣衆也推推拉拉的擁在後面。這個寺院並不怎麼大，而羣衆的數量却又不怎樣少，所以大家雖很容易的進了寺院，但想找一個工作地點，却實在難乎其難。劇務同志看到這種使人皺眉的情勢，就只好又把一小隊人從寺院裏帶出來，隨後在土坡下邊發現了一個空闊的廣場，便停留在這裏預備展開工作。

樂隊的笛聲和銅鼓聲在廣場上激越地咆哮起來，吸引得山下山上的人潮，都爭先恐後集中到這裏。後面的人擁擠着前面的人，隨着音樂的抑揚大家就擠得更緊更密。這很可以是展開工作的時候了，可是羣衆擠得我們僅剩一條小縫，比起寺院裏的情形來，簡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劇務同志焦急得在樂隊前

面打轉，我也在一旁搔着頭皮。我們正在考慮着先停止了音樂，好打開場子進行工作時，忽然一陣悠揚的「保衛邊區」的歌，嘹亮地在人羣的外面唱起來。這是魯迅小學的宣傳隊，也出發到清涼山來了。

銅鼓和橫笛都停止了，「保衛邊區」的歌聲却清脆地在廣場上震撼着人，許許多多的人，也就離開樂隊，繼續去把歌隊包圍起來。我想，這下子可糟了！我們好容易招集起來的人，給他們吸引了去；可是在這樣混亂的秩序下，他們——魯小宣傳隊也不見得會順利的工作吧？不想我們的劇務同志，却像得到什麼寶貝似的高興起來；他即刻穿過人羣到魯小宣傳隊那裏去了一下，緊接着歌聲的停止，便看見魯小的二十幾位小同志，手挽手的圍了一個兩三丈見方的大圈。大羣人都站立在圈子外面，一塊又圓又空曠的場子，就擺在大家眼前了。

劇務同志又擠出人堆來，向我們招手，嘴裏還輕快地吐出了幾個字：「來來，我們同魯小合作！」魯小的小同志們挽着手又唱了一次歌，我們這一隊就在劇務同志給打開的一條人縫裏，走進那個空場。隨着歌聲的完結，魯小同志同在場上坐下以後，宣傳節目就在這裏開始進行了。第一個是我們的「農民舞」。幾個小同志合着口琴的拍節，做出幾種農民收穫工作的動作與姿勢時，每個人的面孔上都不禁透出了一點真摯的淺笑。因為今天參加這個廟會的，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是農民，他們對於自身生活的熟習與同感，當然要比別的來得直接點。

這簡直又是個突如其來的，當「農民舞」剛剛完場之後，就有幾個穿學生服的人，抬着一個老百姓走進空場上來。那個老百姓似乎肚痛得非常難受，兩個學生詳細地問着他，原來是他剛才在街上買了一包紙烟，一吸之後就得了這個毛病。這件事情的關鍵當然在紙烟上，所以學生們把各種情形由老百姓口裏打聽明白以後，就把那個賣紙烟的抓來了。他原來是貪圖敵人的利誘做了漢奸，專門售賣放了毒藥的紙烟來殺害自己的同胞。結果是學生們分作兩批，一方面把中毒的人抬到醫院，一方面把漢奸細起來送

交保安隊。那些學生們簇擁着老百姓和漢奸去了之後，我才問劇務同志：「這是怎麼回事？」他說：「這個戲叫『捉漢奸』，延安師範演的。」

第三個節目是我們演的一個啞劇，名字叫『反抗』。敘述日本強盜強迫我們老百姓替牠挖戰壕，也不管你飢寒疲乏，總是用皮鞭逼着你不准稍稍停歇；於是大家暗地裏派人給游擊隊報了個信，才合力把敵人打死了。在戲劇上，單獨用動作表現，是比其他一切方法最直接，最有效的，所以『反抗』的演出，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我們同胞受敵人毆打時，雖然並不像真的一樣皮破血流，可是憤怒的氣氛，却不能阻止地從每雙目光裏向外放射。以及最後，敵人受了我們游擊隊的襲擊，和老百姓一致起來反抗侵略者時，勝利的掌聲也就掩蓋了清涼山上的一切。

太陽已經直射在頭頂，裹在夾衣服裏面的身體，漸次兒有點燥熱。四圍的人羣雖然沒有什麼走去，可是天氣確已是晌午了。劇務同志叫小同志們整起像來時一樣的隊伍，並且通知魯小宣傳隊我們要回城裏去。魯小同志們即刻把那個坐着的圓圈，改變成二列橫隊，嘹亮的歌聲又清脆地充滿了這個廣場。許多人又漸次散亂起來，有的向土坡上往寺院裏去，有的從西面南面的道上下山去了。因為魯小同志還要進行他們的『放足』、『參加自衛軍』……等等宣傳，所以延安師範走了，我們抗戰劇團也走了，牠們却還繼續停留在那裏。

我們從清涼山南面那個土坡上下來，西邊的延安城，東邊的陝公，和那條幽靜的延水，都清晰的擺在前面。楊柳和槐樹的綠蔭零星地散佈在各處，田野上不時有鴉鵲飛動。想起了邊區各地正在推行的春耕運動，想起了台兒莊的殲敵偉績，可愛的春天，不僅是來到了邊區，來到了延安，同時也一定來到了每個英勇的中華民族兒女的心上！可愛的春天啊！我不禁想叫出來。

路上的行人比來時少得多了，可是樹底下，垂岩下，和一切可能有點陰影的地方，都坐滿了人。賣香的

已剩下很少很少，只有挑涼粉的小販趁時享受着利市三倍的幸運。但出人意外的是，在延水橋畔擠滿着一堆人，我慌忙離開隊伍近前去看時，原來是延師同學扭着那個漢奸，在繼續講紙烟內下毒的事情。我曉得那幕「捉漢奸」還在連續地表演，圍觀的老百姓們也不斷地在關心探問。他們都很想跟隨進延安城去看看保安隊對於漢奸怎樣的發落，甚至有些人還猜測到這個漢奸一定會像吉思恭那樣的受到槍斃的處罰。延師同學進城了，我們也進城了，可是那許多正議論着漢奸問題的人，却給阻隔在城門外邊，因為那兩個衛兵同志，要驗他們的「路條」，他們回答說「沒有」。

一個歡欣娛樂會

何琪之

太陽炙熱的照射着。操場邊的翡翠春草，閃着白色的光彩。

在那樣一個平坦的，空闊的，陽光閃閃的操場上，左邊擺了一張方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個留聲機。靠着操場的邊旁，那一條條白色的欄杆上，貼滿了耀眼的，使人興奮的，慶祝勞動成功的標語。

就在這樣的一個會場上，幾十個勞動英雄，和幾位布爾什維克的首長，合夥兒，排成隊列，坐在桌子前面的板凳上。每個人的眼光中，都顯露着熱烈的，愉快的情緒。

在這跳躍着熱烈的高興的，而又好像帶點嚴肅的空氣中一個年輕的，天真活潑的小主席站起來了，她行了一個敬禮之後，便宣佈開會理由：

「同志們！這次在邊委祕書處的號召之下，完成了十天的修操場勞動計劃，這是很值得我們高興的，所以今天便開一個娛樂會來慶祝我們勞動的成功……現在，請×同志報告這次勞動的總結！」

在鼓掌聲中，一個矮小身材，眼睛大的同志，便出現在人們的面前，有系統地做報告。

「……這次自上而下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動員，有計劃地分組來工作，大家非常積極沒有一個

怠工沒有妨礙過一點行政工作，按期完成了任務，這是一件空前勝利的事。同志們，這種英勇的精神，是很值得稱讚的，然而在這裏，因為工作還有些缺點，這將給我們很寶貴的經驗與教訓……通訊班那組是第一，他們獲得了飛機號……」

我們聽了，於是鼓掌聲，口號聲，響亮地充滿着整個會場。每個人的目光，都轉向通訊班那兒射去，從深心的佩服他們的突擊精神和工作的創造性。這些冠軍的英雄們，在錦標之下，也歡欣地微笑了，但並沒有帶上一點誇耀自己的驕傲的色彩。

「歡迎×同志講話」——接着全場響了這個歡呼聲。

在羣衆中最有威信的×首長站了起來，沒有擺一點架子，熱誠地給我們講了：

「靠着同志們的勞動熱忱，操場按照計劃完成了，它跟抗戰是有着莫大的意義的，今後自衛軍可以在這裏好好地操練，好好地運動了……這次勞動中明顯地表示出女同志的英勇。通訊班小同志們的工作天才……」

每一句話，都是那樣的深深地打進每個人的心房，（心房的深處，都充滿着興奮的，愉快的情緒。）在舊社會裏婦女和兒童都是被極殘酷地踐踏着，然而今天我們却在首長們的眼光中佔了重要的位置！

「我們的首長，真是個老布爾什維克！」——在我們愉快的心情中，掀起了這樣敬愛的感想。

××同志，也是我們敬愛的首長，他對幹部的態度常常像一個爸爸那樣慈祥，我們歡迎他講話的鼓掌聲，特別來得響。××同志微笑着講了：

「同志們！你們自覺的勞動，正如蘇聯的人民建設着新社會一樣。通訊班的同志在這次勞動中創造了許多天才的工作方法，這是很值得我們發揚的，我們應該也來一次斯達哈諾夫運動，把這種天才的創造性，運用到各個工作方面去！」

「響應××同志的號召」——高入雲霄的口號聲，在空中響澈。我們都被鼓舞着了，每一顆心裏都閃着光榮的微笑。這裏就是新的世界，我們自己，就是新的人類呢。繼續着：有好幾位同志，都熱烈地給我們講了許多寶貴的話兒。我們感到有說不出來的歡欣和興奮。

「現在我們開始進行娛樂了，先請×同志唱一個歌子好不好？」——小主席提高了嗓子，這樣起動地號召着。

「好」——幾十個英雄的回答。

在鼓掌如雷的歡迎聲中，×首長終於接受了羣衆的熱烈要求，唱了一個很有趣的蒙古小調。

「阿貓唱一個」——全場又吼叫起來了。

我們的小主席，也就隨着歡叫的呼聲，唱了一首游擊隊歌，歌聲是那樣的清脆，詞調是那樣的使人興奮！

「×××同志也來唱一個」——首先是×同志號召，繼續全場便都響應了起來。男同志總是那樣好奇地愛聽女同志唱歌的。

「×××同志是個新的女性，她會唱一首很好的「新女性」歌的，我們歡迎她唱吧」——小主席俏皮地這樣喊着。

×××同志終於在——「來吧……」的歡迎聲中，站起來，起先好像有點小孩氣似的躲閃着，然而後來挺起了胸脯，興奮地高唱了：

「……………」

……………」

新的女性是社會的勞工，

新的女性是建設新社會的先鋒，

新的女性要和男子們一同！

.....

新的女性勇敢向前衝！

這歌聲，特別激動了女同志們的心波，今天在這個新的環境裏，已經得到了解放，造成了這種女性的光榮了。

後來全體便唱了一個「大刀進行曲」，歌聲震動着整個會場的空氣，繼着幽揚的留聲機歌音，清脆地在空中漂漾。每個人的嘴裏都送進花生和瓜子。

在幽揚的歌聲的撫摸中，勞動英雄們的靈魂好像有點飄飄然了。可是，在每個人的臉上，眼光，興奮的情緒還沒有消失去。他們並沒有忘掉自己是勞動的好漢，也並沒有忘掉自己偉大的任務——要在這個人自己親手造成的新操場上，來好好的鍛鍊民族解放的力量。

熱鬧了許久，夕陽已經射在樹梢，黃昏將近了，於是在高呼「慶祝勞動成功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的口號中散了會。

早上我們走進工場

茵林

早上，
迎着山風，

我們走進工場！

漫天雲采

吻抱着睡夢的原野，

我們踏上

晨烟繚繞的山崗。

唱起了

第一隻勞動的歌聲！延安城。

舉起鐵鋤，

幾十隻手，

在太陽下揮閃，

從昨日極度疲乏裏，

湧出一身新的力量，

歡欣充滿胸膛。

俯視着

脚下——

羣山環抱的延安，

我們誇耀，

看——

我們勞動英雄的鐵腕，
無比的戰鬥力量！

鐵鋤翻起新土，

春草喘息在

人們底脚下，

鐵工器嘹亮地

震醒了沉靜的山，

我們開闢新的運動場。

沒有疲乏

歡聲充滿胸膛，

黃土在飛揚，

我們心想：

這從我們鐵手

創造的

運動場上，

不久——
快樂的呼聲蕩漾，
人們在煉燬自己——
保護祖國的力量！

沒有疲乏，

延安城

冲起了震天的聲響，
像讚美我們的力量，
我們忙碌在工場。

看誰是英雄，
突擊的好漢……

早上。

迎着山風

我們走進工場！

初到邊區醫院

抗大第五大隊第一隊徐馳

不知不覺地由腿到臉慢慢地胖起來，起初還以為是好現象，但後來越胖越厲害，簡直是胖的滿身難受。才知道不是胖，是腫，一發覺是腫，就知道這個病的來勢非同小可，所以馬上報告給隊長，隊長也有點慌，就趕快介紹我到邊區醫院住院診治。

雖然已經是五月初旬了，但延安的早晨還頗有涼意，風吹在身上，似乎令人有江南深秋的感覺。這時大概已有八點鐘了，拐着兩條胖的極不靈活的腿，邁着不自然的方步，慢吞吞地踱出東門，又一步一停地爬上嘉陵山的半腰。在那兒竇塔下面的一排竇洞，就是邊區醫院的院部及內外科病室。

在入口處，把介紹信交給了一位年青的管理員，並由他陪我到管理科。在那兒辦公的是一位女同志，很和靄地問明了來意，就簽了一張住院證給我，並由另外一位管理員把我送到內科第八號病室。

第八號病室是一間長約兩丈寬約丈餘的竇洞，裏面都是用柱子及橫樑撐着，比一般的竇洞都堅固的多。一條長坑佔了整個面積的五分之三，分六個病床，一律是白色的被褥，被單及枕頭，每張病床前置一痰盂，病人的洗滌用具都一排地放在坑的對面，在病室的一角，有一張長桌子上面整齊地疊放着病人的碗筷及水壺等。病室雖是竇洞，病床雖是土坑，但一切都顯得整齊清潔，處處可人，似乎並不比京滬一帶那些號稱設備完善的醫院缺少些什麼。

一位年幼的女同志，大概最多地不過十五歲吧，穿着灰布制服，外罩一白色的長圍衣，左肩綴一紅十字，從病室裏跳着迎出來，這大該是八號裏的看護員了。

「何同志，這位新到的病人，請你把他安排在第三號病床上。」那位管理員把我交給了這個臉上老是掛着笑的「小鬼」。

這個「小鬼」極親切地把我扶到屋裏，替我整理好被褥，扶我到病床上，安排我睡下。在她替我塞按被角的時候，不住地柔和地問我：「枕頭太低嗎？」「墊褥太硬吧，另換一條？」「一床被大概太冷吧，再拿條來？」又一再非常關心地叮囑：「要喝水時，我替你舀，解手時喊我拿便具，千萬別自己掙扎着起來，恐怕你的身子受不住……」

「看護同志，拿小便具來！」「看護同志，給我舀碗開水！」別的病人在喊她，這時她又替我按了按被角，整了下枕頭，活潑地跑出跑進，去忙別人的去了。

七八年來流浪江湖，這是第一次嚐到最親切的最同情的撫慰。她能瞭解自己的責任，所以能克服她的工作，而且感覺到充份的愉快，這個偉大的「小鬼」！

不一會，醫生來了，是一位胖胖的鼻架眼鏡的女同志。「小鬼」把她引到我的床前：「這就是那位新到的同志。」

這位醫生極和藹地問我過去的生活，得病的原因，最初的病象，及現在的感覺；又拿出聽診器來，聽，敲等，作過了種種診斷上的手續。

「同志，你患的是腎臟炎，沒多大關係，大概休養一個時期就會好的。」是一種母親對小孩子講話的語氣。柔和的，安慰的，並含有感情的成份。

「還要休養一個時期究竟多久的一個時期？」這倒使我着急起來，老實說，在這種澎湃的大時代裏，一分一秒的時間，我們都要緊緊地把握住，我能在醫院裏長期休養嗎？那真見鬼！

「不要太着急吧，同志！最多一個星期就可消腫，大概廿天內，就可完全復原。我們的民族革命戰爭，不是短期可了結的，我保險廿天後總還有你殺鬼子的份兒！」她自己說着笑了，同時全病室的人也都跟着笑起來。

「這種病吃藥的效力，還在其次，」她又接着說下去，「最主要的還是飲食起居方面，譬如鹽，蛋白質及別的帶刺激性的東西，都不能吃，所以我們本來應該另外弄飯菜給你吃，但你是明白的，物質方面不允許我們這樣作，那麼，我只好特別通知管理科的負責人，請他給你買點白糖，並叫管廚的另外給你燒大米粥。至於普通預備的小菜，你不必多說，還有在可能範圍內你儘管躺着，無論吃飯解手，都要喊看護員幫助你總之，以少勞動為妙，並且開水也要儘量的少喝。」她一面扶我躺下，替我蓋上棉被，一面又安慰我：「同志，千萬不要着急，病既是上了身，只好慢慢地休養，養好了身體，才好去担負更重大的工作，工作是不會被別人作完的，你又何必着急！」

什麼是人類最偉大最親切的同情？要在那裏去認識？我不禁頭蒙在被裏開始流淚了。

這時，那個「小鬼」正在病室的一個角落裏，用開水替我沖洗碗筷，似乎還在愉快地低聲唱着：……你們正為着我們老百姓，為着千百萬婦女兒童……」

寫於五月十一日病中

散文二篇

楚橋

一 在山坡上看延安

早晨起來，天空布滿了烏雲，好像還要下雨的樣子。

我上在山坡上，吃了一點新鮮空氣，不禁心神俱爽，並且這時延安的全景也展在我的眼前了：那毗連的民房，那古老的鐘樓，那清涼山上的寺院，那嘉嶺上的寶塔，那蜿蜒如蛇的延水，那通往長安的古道，甚至連那山頂上耕田的農夫，山洞外上課的「抗大」學生，都一一映入我的眼簾。尤其可愛的，是剛來在延安

不久的春，不現在已經是夏天了。可是，按氣候說，這裏却正是春天呢。所以她表現在樹枝上，她表現在野草上，她表現在鳥兒的歌聲中，她表現在全延安市，她更表現在我們大家的心裏。真的，我在這裏沒有看見過皺着眉頭和哭喪着臉的人，每個人都現着笑容，興奮奮地工作着。那「活潑嚴肅，緊張團結」不僅僅是「抗大」的作風，而且是全延安市的全邊區的作風了。

沒有一會工夫，太陽便從雲裏露出面來，好像慈愛而和藹的母親一樣，照耀在延安的大地上，延水呈出銀白色的光輝，燕子繞着城樓不住地飛，就是在身邊小草上停留的露珠，也閃着亮光，在表現它自己。總之，由這一切的景色——小橋，流水，人家，構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寫出了一首絕妙的詩歌。而我自己也成了這幅圖畫和這首詩歌中的人物了。

「呵，你活躍的膚施，你具有錦繡山河的邊區呀！無怪乎日本帝國主義要企圖進攻呢！」我這樣喊出來。

最後，我唱着「保衛邊區」的歌，慢慢地踏下山來。

二 光華書店的一瞥

十一點鐘了。

我到光華書店去買書。光華書店在延安城內的西山坡上，那裏共分兩眼窩洞，一個是賣書的，一個是專賣雜誌報章的。當我到那裏的時候，在那窩洞裏已經塞滿了人，差不多都是「抗大」和「陝公」的學生，因為昨天是「五卅」紀念日，下了一天雨，不能開會舉行。所以今天又放了一天假。他們每個人都抱着貪求不足的心情，圍在書架和雜誌攤的前面，翻東翻西地看。那紅紅綠綠的書面也好像在引誘着他們似的，使他們留戀着不忍離開。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求知的慾望來。可是，他們很少有錢的，一個月一塊

錢津貼，既想買這個，又想買那個，這如何能行呢？所以有些人竟把書店當成了圖書館，索性站在那兒一頁一頁地看起來。真的，我有一位朋友，他曾經告訴我，他看「什麼是列寧主義」一書，就是在那裏看完的。這種情形，如果在別的地方的書店裏，那書店的老板和小夥計或者會起來干涉的，可是在以傳播文化爲使命的光華書店裏，却不計較這些的。加之以該地所設立的民衆教育館和青年流通圖書館的書籍雜誌，也可以供任何人的瀏覽，所以一般人尙不至有因無錢而看不起書的遺憾。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這裏的書籍，不論是社會科學的和文藝的，不論是理論的或實際問題的，都是屬於抗日和革命一類的。這好像是在事先有一個計劃似的，看需要些什麼書籍才批發的。如果是言論不正確對於民族統一戰綫有妨害的，便被禁售。（但是關於這些書中的言論，却可以在開會的中間，來自由地討論和批評。）這樣，我覺得非常對。和外面有些地方無故禁止宣傳抗日的書報和雜誌，那些事比較起來是完全不同的。

我擠在人羣中，好容易才買了幾本雜誌，又好容易才擠出來，一面走着，一面在翻着看。

世界語初級講習班開課的一天

五月裏烈日般的陽光，通過了大陸性的空氣，從偏南直射着這個政治、文化、軍事各種生活都在沸騰着的延安城，穿着灰色軍服的人們，個個都是邁着最大速度的步伐，臉上表現出緊張嚴肅的神情，忙碌的在街裏急行着，好像聽見了空襲警報，趕着防空一樣，汗珠從帽子底下流過了紫紅色——健康美的臉，最後無情的落在地面上。

「同志，敬禮！魯迅小學在那裏您知道嗎？」一個佩帶紅領章的抗日軍政大學的學員問着。
「前面察院巷裏掛藍牌子的地方就是。」彼此敬個禮，很快的穿過去了。

接着又是三五個女同志不約而同的齊一着步伐走了過來。

「喂！小同志！請你告訴我們，您知道魯迅小學在什麼地方嗎？」她們把一個小孩子圍攏了起來，

「知道，我就是要到那裏去讀書的，請跟我來吧！」

魯迅小學到了。（有一班世界語初級講習班假魯迅小學教室上課）能容六七十人的大教室，已經坐得滿滿的。看去，不是陝北公學的學員，便是抗日軍政大學的和速記訓練班等校的學員；各機關的工作人員很少，這是因為延安世界語者協會另外還同時開設了一個機關工作人員的世界語初級講習班，由李又然同志擔任教授，而這一個乃是各學校人員的講習班。此外還有世界語讀報會，中級班和研究班，由徐雉、徐敬五二同志擔任。

練習本、鋼筆都在桌上準備好了，只是等候着教員一人了。這時所有在座人的視線，自然而然的分向兩邊窗外引領遙望。

教員跨着大步走來了，是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會員王一夫同志，一登台便講：

「Esperanto——國際補助語，中國人把它翻譯成世界語——是波蘭人眼科醫士——柴門霍夫創造的，（一八八七年）他認為當時民族間的隔閡，是由於語言不同，從而生出了人類自相殘殺的罪惡——殘暴的戰爭時常發生，爲了融合民族間的感情，消滅人類間存在着的仇恨，他便綜合了西方各民族語的長處，創造了 Esperanto 這種科學化的語文……」

現在開始學習字母，——共二十八個，屬拉丁系的。

a, b, c, ……………」

讀了兩三遍，接着就是拼音，就是世界語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陣綫！保衛邊區，保衛全中國……」等抗戰宣傳有力的短句。

下午一時至三時兩點鐘過去了，教員宣佈下課，每個人都是笑嘻嘻的，嘴裏談論着世界語在抗戰中的主要性，並說決心要與學校裏政治軍事的學習一樣，要用戰鬥的精神來完成這兩個月的初級世界語學習計劃！

辛敏一九三八二十於魯迅小學

上俄文初級講習班的一天

傾盆的大雨整整下了一天，把延水上的草橋（城內城外交通的唯一橋樑）都沖斷了。但是這並不能阻止了任何工作的進行，就連那受了幾千年磨難的，蘿蔔脚的女自衛軍，也從幾十里外的鄉村，趕到城裏來參加五卅大檢閱。

急雨中一聲響亮的聲音，是陝北公學李教務科長在招呼一些到城裏去學習俄文的同伴。於是好幾個人赤着脚，有的打着傘，有的戴着草帽。飛也似地從山上跑下來，好像是參加一個什麼大會誤了時間一樣，滑滑的泥濘，首先就教訓了跑在最前面的人——噯啲一聲跌倒了。後邊的人們便馬上提高了自己的警覺性，把步子都放得較緩慢平穩了。

延水捲着很多的泥沙，滔滔地從北滾來，不知水有多少深，更沒有一種東西可以使這些人達到河水的彼岸，於是大家便不約而同的高高的捲起褲腿來，下了水。急流沖得身體一斜一歪的，好像快要倒下河去了；而上面的雨點又像密彈一樣打在他們的身上，傘上，帽子上……但是一顆堅定的熱烈的心却感不到這些阻難。

進了城，穿過幾條彎曲泥濘的街道，目的地——魯迅小學大課堂——便到了，從課堂的窗外望進去，裏面黑鴉鴉的人影裝滿了，王教員（文化協會的一位同志）也在那裏提高了聲音開始進行文法——名詞變格和規則的動詞變位……這不能不使人聯想到這個教室近來的情形。原來從五月下旬起，差

不多每天下午一時至三時都是裝滿着一些陌生的人，在那裏熱烈的學習語文工具——！每星期一，四兩日是新文字，每星期二，五兩日是俄文講習班，每星期三，六兩日是世界語講習班——都是邊區文化協會在紀念偉大的革命五月裏成立起來的。今天的俄文講習班，已經是開課以來的第三次了，然而人還是滿的一個不缺，大概是因為教材是較為實用的原故吧？

一時至三時的授課時間很快的過去了，在分析了一些文法，讀了一些內容是抗戰反侵略並合於實際需要的短句外，教員臨下課時又多是重複着他第一次上課時鼓勵大家學習的話：

「俄文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字，爲了提高我們學習能力，俄文的學習是萬分必要的。延安一個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物質缺乏，講俄文既無課本，又無講義，全靠大家寫筆記來學習，這固然困難一些，但對於練習書寫是很有益的……希望大家共同勉勵，貫徹下去……」

大家都很興奮的，彼此說個「達恩維達尼亞」（再見）散去了。

敏英五，二九於魯迅小學

我們決不背烏龜

中午的太陽正火辣辣地照着田野的山丘與河川，隨着陣陣的微風，把陽光下的熱氣帶進了我們的大石窰來——這是我們的救亡室，也就是我們的俱樂部。幾個人圍着乒乓球桌，正忙於編排「五卅專號」的牆報。是那樣的起勁，高興，分明與平日有點不同——明天是「五卅」紀念了，我們的牆報得送到政府俱樂部去參加這一次熱烈的比賽。

還是這個月的初頭，我們的俱樂部開始加入了政府的總俱樂部，加入了後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準備參加總俱樂部所發起的「五卅」紀念各種競賽：自衛軍檢閱，政治測驗，牆報比賽等，有軍事的，也有政治

的。

幾天以來，大家正積極進行了各種準備工作：自衛軍上操，對什務人員解釋「五卅」紀念意義，發動每個人寫牆報……誰也不願我們的競賽落於人後！

牆報的稿子都收齊了，足足卅六篇上到我們的主任，下到勤務員，炊事員，飼養員每個人都寫了一篇。今天是最後的一步工作，編排與裝飾了。

三個牆報編輯委員，是最近才新選的。（我是其中之一）「上任」後的第一個工作：正遇到這十三年前上海的大血案，也是全國同胞反日反帝而英勇犧牲的大紀念日——「五卅」，所以我們要出紀念專號。同時，我們來準備跟人家去比賽，這是個有意義的工作，也是個困難的工作。因為幾個「委員」既是第一次接上工作，又第一次遇到參加比賽，而且，幾天來有同志老愁着我們要落後，要「背烏龜」。

但是我們却並沒有失去了自信。今天才吃罷中飯，大家不待休息，幾個人就聚在俱樂部的大石竈裏，幫助完成這最後的工作——飾置與裝飾。劉同志，他對美術是愛好而有經驗的人，雖然病後不久，却忙着幫助剪字，刻花……煞是熱心。

牆報的裝飾是要合於「簡潔，鮮明，活潑，美麗」。在深藍的厚粉紙的下左角上，我們先用白粉彈出了一個中國工人高大的模型，握着鐵鎚，高舉了手臂，正大踏步地向前。一個小小的日本軍官，棄了他的指揮刀，正倒伏在我們工人的前面。「大日本」的旗幟，橫倒在他的身旁，那種狼狽的形狀，很清楚地刻畫在紙上。用紅紙剪成新文字的「五卅專號」作為報頭，粘貼在藍厚粉紙的右角上。底下是一個紅粉的中國士兵，荷槍實彈，揮着鐵臂向前沖鋒，在鮮明的青天白日光榮的旗幟之下，成千成萬的戰士跟着衝鋒，殺奔敵人去……幾十篇稿子，就排成斜行，粘在上下畫的中間。

「紀念「五卅」烈士英勇犧牲精神堅持抗戰到底。」

「紀念『五卅』擁護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在全國完全實現。」

「紀念『五卅』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紀念『五卅』要促成全國工人運動的普及和統一。」

「紀念『五卅』要爲獨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國而奮鬥。」等等紀念口號與標語，用漢字與新文字寫成了美術的字體，作爲稿子的封面——醒目而美麗！

費了半天的工夫，我們牆報的最後一步工作，終於「大功告成」了，大家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幾雙眼睛，用各種「角度」注視着新裝的牆報。

「我們決不背烏龜」范同志興奮地肯定地說着像在對人宣戰並誇耀我們成功的樣子。

幾天來就担心着我們去「背烏龜」的李同志也終於微笑了！

爲了防止被人模糊了畫像，范同志小心地把牆報撤回她的辦公室去，等待明天送到政府總俱樂部去評判！大家懷着一顆希望而興奮的心收拾起筆墨文具，走出救亡室，各自分頭去作他自己的工作，我們共同的信心是「絕不背烏龜！」

汪明廿九，五，一九三八延安

準備過『五卅』

忙過了「五一」節匆匆地又挨近了「五卅」，過「五卅」比過「五一」還要忙，準備在那天舉行武裝檢閱競賽，政治測驗競賽，牆報競賽，邊區政府準備了許多獎品給競賽的優勝者。邊區民衆抗敵後援會做了幾面旗子，準備獎給自衛軍的優勝者。

大家都爲要爭取第一，爭取革命的冠軍而努力，忙碌。

每天，在公共體育場上，天剛黎明，就有成隊的人羣在操練。平時是只有軍隊與抗大的學生，現在機關裏的工作人員，也組織了自衛軍，新的矛子，天天早晨出現在這個廣場上。延安市的民衆自衛軍，也經常到城外來，他們把所有的隊伍集中起來，城內的操場是嫌太小了。

下午五時以後，公共體育場上，又熱鬧着舞刀、背槍，使矛子的隊伍，又在活動着做他們的功課了。大家都準備到「五卅」那天獻出自己的本領。

我們——邊區抗敵後援會及邊區總工會工作人員，合編的一隊自衛軍，互相鼓勵，不願意落後背烏龜。起先排長教的不好，大家沒有勁，心裏很着急，即刻召開了救亡室會議，討論改良辦法。結果，重選了兩個排長，他們都懂得軍事，又能積極負責，大家馬上都起勁高興起來。大家心裏都在想：即使不能取得第一，也決不會落後背烏龜。

對於寫牆報，我們平時是不大看重的，比如我，過去就是隨便寫一些。這次我是思索了一下才鄭重其事地寫的。又如雜務人員，過去收他們的卷子，是不容易集齊。這次都是當堂交卷，一律寫紀念「五卅」一類的材料，卷子收齊，還要編排裝璜。過去牆報的佈置，只是平同志一人去做，誰也不幫忙。大家稱贊一句好就是了。這次呢，可以說是集體合作，佈置得精緻而有意義。汪同志有把握的對大家說：「一定可以得冠軍，領獎品！」我就向他開玩笑：「要是得不到第一，你就得吐血而死。」陶同志插口說：「還是去自殺吧！」說的大家都笑起來了。

廿五號那天，我們的救亡室主任范同志，到抗戰劇團去測驗他們的雜務員同志，關於各機關雜務人員的測驗，是各機關救亡室主任互相交換測驗的項目，是政治與識字二種。廿六號下午，教育廳救亡室主任來測驗我們機關的雜務同志。他們都用心地做試題，我站在旁邊看着，心裏希望着，都能做的對。政府對他們有獎品哩！

工作人員的試題廿七號拿來。晚飯後，范同志把它分給每個同志。大家拿了紙片細細地研究。房子裏的空氣，是緊張着。題目是關於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與共產黨救國十大綱領一類的材料，這是測驗我們平時對這些問題的注意程度如何。每一個人却不肯落伍，病在床上的王同志，她看別人都做了，心裏不安，難爲了她的身體，支撐起來也把測驗做好交卷。

一切都準備好，只等「五卅」節日到臨。大家心裏都希望着，能領得獎品，爭取革命競賽的冠軍。

平民一九三八，五，廿八。

一個文書的報告

澤如

從早晨就下雨。

在陝北特有的山間——下面是雄偉的石層，上面是肥沃的黃土。遍處生着密茂的草和灌木，被雨淋的特別青葱。濕重的雲，被風吹着，烟一般的，裹着每個山頭，飄浮着，流到迴合環境的山谷，顯得特別美麗。

每天早晨慣做的功課，在山崖的石上，或在河岸伴着灘間激湍奔騰的流水，朗讀着自己中意的書。今天是間斷了。在早晨清新的空氣中，這裏，那裏，一簇一簇的自衛軍的早操，到處飛揚着。河裏水黃又黃，東洋鬼子太猖狂……及其他各式各樣的雄壯的歌聲。今天是停息了，清寂的，只有門外的闊葉植物，被雨打響着，變成了「豆棚瓜架雨如絲」的田園風味。

「文書！」從山崖下面就直起聲喊着的小鬼，冒着雨，從崎嶇的路上跑來了。「這個，教印二百份。」親密地依在桌旁。「昨天學的那個字我忘記了，你看這樣寫對不對？」這裏少了一筆。「我編了一個歌，你給我寫一寫吧！」「參加牆報比賽麼？」「不！」天真的笑着跑走了。

這是我們的勤務員，是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小英雄。

工作開始了。

鋼筆在鋼板的急急移動下嘶嘶作響着，烟雨在窗外飛着。

油印機急忙掀動着，瀾散着油墨的氣息。

「送我哥哥當八路軍，勇敢上前打日本，不要留戀我一人呀！去打日本最光榮。咳呀咳呀我的哥哥，去打……」

哄地笑了。

這幾個人是匆忙，活潑，放縱，高聲地唱，大聲地笑。激烈地辯論，有時也靜靜地讀書，沉沉地深想。

他們不是僱工，是自願地高興地參加着革命工作的一羣生氣勃勃的青年。

他們沒有拘束，工作忙了，連夜的做，工作少了，閒暇了，爬到山頭，散步在河岸的草原，檢來些美麗的卵石，折來野生的花草，堆積着，插滿案頭。

他們生活在這樣自由的氛氳裏，又是遠離市塵的山間。

吃中飯的時候，××縣×會的主任來了，下了馬，水點從衣上向下滴。

「我們動員了四千多自衛軍來了，他們在後面走着哪……」

「這樣大雨都老遠地來了麼？」

「是的，還有一百多女自衛軍哪！」高興地笑着。

小米飯，青菜湯，招待了這位健壯英勇的客人。

雨下得更猛了，打在山下平地上，泛起白烟，大操場的水潦，一片一片的瀝集着，擴大着。

自衛軍走來了，這裏，那裏，一隊一隊的走來了。有的開着跑步槍，矛子，刀，排成了整齊的，嚴肅的林。瀝水環繞着，烟雨籠罩着。

「保衛邊區……」的歌聲，一陣一陣地在大雨滂沱中飛揚着。主席台上激昂的致詞，羣衆的雄渾的口號，叫操的嚴肅的命令，槍，矛，子的林，在移動着，變化着。在急忙地刻着臘紙的每次停手時，吸引你不得不從窗間望一望，使人興奮，使人神往。同事的×同志，談着他們在一個大雨的拂曉，作戰的故事。天是漆黑的，出手不見掌。命令下來了，要去攻擊一個山頭。山是滑陡的，衝上去，又滾下來，槍裏灌了水，人成了泥的豬，終於衝上了，勝利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萬歲！」

「萬歲！」

散會了。

隊伍在移動。雨傾盆的下，水從峻削的崖間流瀉。鋼筆在急促地移動，嘶嘶地響着。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3151B

\$0.80